

续英烈传[明]徐渭 著

第一回 幸城南面试皇孙 承圣谕阻止传贤

诗曰：

治世从来说至仁，至仁治世世称淳。

谁知一味仁之至，转不如他杀代神。

又曰：

称帝称王自有真，何须礼乐与彝伦。

可怜正统唐虞主，翻作无家遁逸人。

尝闻一代帝王之兴，必受一代帝王之天命，而后膺一代帝王之历数，决无侥幸而妄得者。但天命深微，或揖让而兴，或征伐后定，或世德相承，或崛起在位。以世俗论之，或惊以为奇，或诧以为怪。不知天心之所属，实气运之所至耳。必开天之圣主，名世之贤臣，方能测其秘密，而豫为之计，若诸葛孔明未出茅庐，早定三分天下是也。远而在上者，凡二十一传，已有正史表章，野史传诵，姑置勿论。单说这明太祖，姓朱，双名元璋，号称国瑞。祖上原是江东句容朱家巷人，后父母迁居凤阳，始生太祖。这朱太祖生来即有许多征兆，果然长大了，自生出无穷的帝王雄略，又适值元顺帝倦于治国，民不聊生，天下涂炭，四方骚动，这朱太祖遂纳结英雄豪杰，崛起金陵，破陈友谅于江右，灭张士诚于姑苏，北伐中原，混一四海，遂承天命，继了大位。开基功烈，已有《英烈正传》记载，兹不复赘。惟即位之后，兴礼乐，立纲常，要开万世之基。后来生了二十四子，遂立长子标为皇太子，次子为秦王，三子为晋王，四子为燕王，其下诸子，俱各封王。这长子标既立为皇太子，正好承继大统，为天下之大主，不期受命不永，到了洪武二十五年四月，竟一病而薨。太祖心甚悼之，赐溢号为懿文太子，遂立懿文太子的长子允炆为皇太孙。这皇太孙天性纯孝，居懿文太子之父丧，年才十有余岁，昼夜哭泣，木浆具不入口，形毁骨立。太祖看见，甚是怜他爱他，因对他说道：“居丧尽哀，哭泣成礼，因是汝为人子的一点孝心，然此小孝也。但我今既已立汝为皇太孙，上承大统，则汝之一身，乃宗庙社稷臣民之身，自有事我之大孝。况礼称：‘毁不灭姓’，若不兢兢保守，以我为念，只管哭泣损身，便是尽得小孝，失却大孝也。”皇太孙闻言大惊，突然颜色俱变，哭拜于地道：“臣孙孩提无知，非承圣训，岂识大意。今当节哀，以慰圣怀。”太祖见了大喜，因用手搀起道：“如此方好。”又将手在他头上抚摩数遍，细细审视，因见他头圆如日，真乃帝王之相，甚是欢喜；忽摸到脑后，见微微扁了一片，便有些不快，因叹息道：“好一个头颅，可惜是半边月儿。”自此之后，便时常踌躇。又见第四子燕王棣，生得龙姿天表，英武异常，举动行事皆有帝王器度，最是钟爱，常常说

：“此儿类我。”

一日，春明花发，太祖驾幸城南游赏，诸王及群臣皆随侍左右。宴饮了半日，或献诗，或献颂，君臣们甚是欢乐。忽说起皇太孙近日学问大进，太祖乘着一时酒兴，遂命侍臣，立诏皇太孙侍宴。近臣奉旨而去，太祖坐于雨花山上。不多时，远远望见许多近臣，簇拥着皇太孙骑了一匹御马，飞一般上岗而来。此时东风甚急，马又走得快，吹得那马尾，飏飏拂拂，与柳丝飘荡相似。太祖便触景生情，要借此考他。须臾，皇太孙到了面前，朝见过，太祖就赐坐座旁，命饮了三杯，便说道：“诸翰臣皆称你近来学问可观，朕今不暇细考，且出一对与你对，看你对得来么？”皇太孙忙俯伏于地，奏道：“皇祖圣命，臣孙允炆敢不仰遵。”太祖大喜，因命侍臣取过纸笔，御书一句道：

风吹马尾千条线；写毕，因命赐与皇太孙。太孙领旨，不用思索，一挥而就，书华献上。太祖见其落笔敏捷，已自欢喜，乃展开一看，见其对话道：

雨洒羊毛一片毡。太祖初看，未经细想，但见其对话精确，甚是欢喜，遂命传与诸王众臣观看，俱各称誉，以为又精工，又敏捷，虽老师宿儒，不能如此，真天授之资也。太祖大喜，命各赐酒，大家又饮了数杯。太祖也欲自思一对，一时思想不出，因问诸臣道：“此对，汝诸臣细思，尚有佳者否？”诸臣未及答，只见诸王中早闪出一王，俯伏奏道：“臣子不才，愿献一对，以祈圣鉴。”太祖定睛一看，不是别人，乃第四子燕王棣也，因诏起道：“吾儿有对，自然可观，可速书来看。”燕王奉旨，遂写了一句献上。太祖展开细视，却是：

日照龙鳞万点金。太祖看了，见其出语惊人，明明是帝王声口。再回想太孙之对，虽是精切，却气象休雄，全无吉兆，不觉骇然道：“才虽关乎学，资必秉于天。观吾儿此对，始信天资之学，自不同于寻常，安可强也。”因命赐酒，遍示群臣。群臣俱称万岁。君臣们又欢饮了半日，方才罢宴还宫。

正是：

盛衰不无运，帝王自有真。

信口出天语，应不是凡人。

一日，太祖坐于便殿，正值新月初见，此时太孙正侍立于旁，太祖因指新月问太孙道：“汝父在日，曾有诗咏此道：

昨夜严滩失钓钩，是谁移上碧云头？

虽然未得团圆相，也有清光追九州。此汝父诗也。今汝父亡矣，朕每忆此诗，殊觉惨然。今幸有汝，不知汝能继父之志，再咏一诗否？”太孙忙应奏道：“臣孙允炆，虽不肖不才，敢不勉吟，以承皇祖之命。”遂信口长吟一绝道：

：

谁将玉甲指，掐破青天痕。

影落红湖里，蛟龙不敢吞。太祖听了，虽亦喜其风雅，但觉气象近于文人，不如燕王之博大，未免微微不畅。自是之后，每欲传位燕王，又因见太孙仁孝过人，不忍舍去；况又已立为皇太孙，一时又难于改命，心下十分狐疑不决。

忽一日，众翰臣经筵侍讲，讲毕，太祖忽问道：“当时尧舜传贤，夏禹传子，俱出于至正至公之心，故天下后世，服其为大圣人之举动，而不敢有异议。朕今欲于传子之中，寓传贤之意，尔等以为何如？”言未毕，只见翰林学士刘三吾，早挺身而出，俯伏于地，厉声奏道：“此事万万不可！”太祖道：“何为不可？”刘三吾道：“传贤之事，虽公而易涉于私。只有上古大圣人，偶一为之，传子传孙无党无偏，历代遵行，已为万世不易之定位矣，岂容变易。况皇太孙青宫之位已定，仁孝播于四海，实天下国家之大本也，岂可无故而动摇！”太祖听了，心甚不悦，因责之曰：“朕本无心泛论，汝何得遂指名太孙，妄肆讥议。”刘三吾又奏道：“言者，事之先机也。天子之言，动关天下之祸福，岂有无故而泛言者。陛下纶音，万世取法。今圣谕虽出于无心，而臣下狗马之愚，却不敢以无心承圣谕。故私心揣度，以为必由皇太孙与燕王而发也。陛下如无此意，则臣妄议之罪，乞陛下治之，臣九死不辞；倘宸衷有为而言，则臣言非妄，尚望陛下慎之，勿开国家骨肉之衅。”太祖含怒道：“朕尝无心，即使有心，亦为社稷灵长计，为公也，非为私也。”刘三吾哭奏道：“大统自有正位，长幼自有定序，相传自有嫡派。顺之，则公；逆之，虽公亦私也。先懿文太子，长子也，不幸早薨，而皇太孙，为懿文嫡子，陛下万世之传，将从此始。如必欲舍孙立子，舍子立贤，无论皇太孙仁昭义著，难于废弃，且将置秦晋二王子何地耶？”太祖听之，默然良久道：“事未必然，汝何多言若此耶？”刘三吾又哭奏道：“陛下一有此言，便恐有人乘间播弄，开异日争夺杀伐之端，其祸非小。”太祖道：“制由朕定，谁敢争夺？”刘三吾道：“陛下能保目前，能保身后耶？”太祖愈怒道：“朕心有成算，岂迂儒所知也，勿得多言！”刘三吾再欲哭奏，而太祖已艷然还宫矣。刘三吾只得叹息出朝，道：“骨肉之祸已酿于此矣。”次日有旨，降刘三吾为博士。

正是：

只有一天位，何生两帝王？

盖缘明有运，变乃得其常。

太祖由此，心上委决不下，一日坐于便殿，命中官单召诚意伯刘基入侍。只因这一召，有分教：天意有定，人心难逆。欲知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刘基就人论兴衰 太祖顺天传大位

却说太祖单召刘基入侍。你道这刘基是谁？他是处州府青田县人，表字伯温，幼时曾得异人传授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前知己往，后知未来，推测如神。在周可比姜子牙，在汉不让张子房、诸葛孔明，在唐堪与李淳风、袁天罡作配。元末曾出仕，做过知县，后见元纲解组，金陵有天子气，遂弃职从太祖创成，一统天下，受封诚意伯之爵。真足称明朝一个出类拔萃的豪杰。

这日闻太祖钦召，即随中官而入。朝见过太祖，赐坐赐茶毕。太祖因说道：“今天下已大定矣，无复可虞，但朕家事尚觉有所未妥，故特召先生来商之。”刘基道：“太孙已正位青宫，诸王俱分封有地，有何不妥，复烦圣虑？”太祖蹙了眉头道：“先生是朕股肱，何得亦为此言！卿且论皇太孙为何如人？”刘基对道：“陛下既以股肱待臣，臣敢不以腹心报陛下。皇太孙纯仁至孝，继世之令主也。”太祖道：“仁孝能居天位否？”刘基道：“仁则四海爱之，孝则神鬼钦之，于居天位正相宜。”太祖听了，沉吟良久，道：“卿且说四子燕王为何如人？”刘基道：“燕王龙行虎步，智勇兼全，英雄之王也。”太祖道：“英雄亦能居天位否？”刘基道：“英雄才略能服天下，于居天位又正相宜。”太祖道：“负帝王之姿，亦有不居天位者乎？”刘基道：“龙必居海，虎必居山。帝王不居天位，是虚生也。从来天不生无位之帝王。”太祖道：“帝王并生，岂能并立？”刘基道：“并立固不可，然天既生之，自有次第。故未陈希夷见了宋太祖与宋太宗，有一担挑两皇帝之谣，安可强也。”太祖道：“废一兴一，或者可也。”刘基道：“天之所兴，人岂能废。”太祖道：“细听卿言，大有可思，但朕胸中，尚未了然。国家或废或兴，或久或远，卿可细细为朕言之。朕当躬采成法，以教子孙。”刘基道：“陛下历数万年，臣亦不能细详。”太祖道：“朕亦知兴废，古今自有定理，但虑长孙不克永终，故有此问。先生慎勿讳言。”刘基见太祖属意谆谆，因左右回顾，不敢即对。太祖知其意，即命赐羊脯汤、宫饼。

刘基食毕，太祖乃屏退左右近侍，道：“君臣一体，出卿之口，入朕之耳，幸勿忌讳。”刘基道：“承圣恩下问，愚臣焉敢隐匿？但天意深微，不敢明泄。姑将图识之要，以言其略。陛下察其大意可也。但触犯忌讳，臣该万死，望陛下赦之。”太祖道：“直言悟君是功也，何罪之有？即使有罪，亦当谅其心而赦之。卿可勿虑。”刘基乃于袖中取出一册献上，道：“此柬明历也，乞陛下审视，自得其详。”太祖接了，展开一看，只见上写着：

戊申龙飞非寻常，日月并行天下光。  
烟尘荡尽礼乐焕，圣人南面金陵方。  
干戈既定四海晏，成施中夏及他邦。  
无疆大历忆体恤，微臣敢向天颜扬。

谁知苍苍意不然，龙子未久遭夭折。  
良孙嗣统亦希奇，五十五月遭大缺。  
燕子高飞大帝宫，水马年来分外烈。  
释子女子仍有兆，倡乱画策皆因劫。  
六月水渡天意微，与难之人皆是节。  
青龙火裹着袈裟，此事闻之心胆裂。

太祖看罢，艴然不悦道：“‘五十五月’，朕祚止此乎？”刘基道：“陛下圣祚绵远，此言非关圣作，别有所指也。”太祖道：“‘燕子’为谁？‘释子’又为谁？”刘基道：“天机臣不敢泄，陛下但就字义详察，当自得之。”太祖沉思半晌，道：“天机亦难细解，但观其大意，必有变更之举。朕日夜所忧者此也。先生道德通玄，有何良策，可以为朕消弭？”刘基道：“杀运未除，虽天地亦不能自主，神圣亦不能挽回，况臣下愚，有何良策？惟望陛下修德行仁，顺以应之，则天心人事，将有不待计而自完全矣。若欲后事而图，非徒无益，必且有害。”太祖长叹不已，道：“天道朕岂敢违，但念后人愚昧仁柔，不知变计，欲先生指迷，庶可保全。”刘基道：“陛下深虑及此，子孙之永佑。”太祖道：“朕思‘青龙’者，青官也；‘火里’者危地也；袈裟者，僧衣也。此中明明有趋避之机，先生何惜一言，明可指示乎？”刘基忙起立道：“臣蒙圣谕谆谆，敢不披沥肝胆。”（反回头，左右一看，见四傍无人，因趋进一步，俯伏于圣座之前，细细密奏。语秘人皆不闻，只见太祖又加叹息。君臣密语半晌，刘基方退下就坐。太祖乃传旨，敕礼部立取度碟三张，又敕工部立取剃刀一把，僧衣鞋帽齐备。又叱退左右，君臣们秘密缄封停当。又敕一谨慎太监王钺，牢固收藏，遵旨至期献出、又赐饮数杯，刘基方谢恩退出。

正是：

天心不可测，圣贤能测之。

祖宗有深意，子孙哪得知。

太祖自此之后，便安心立皇太孙为嗣，遂次第分遣诸王，各就藩封。诸王受命，俱欣然就道，唯燕王心下不服。原来这燕王为人智勇绝伦，自幼便从太祖东征西战，多立奇功。太祖深爱之，燕王亦自负其才，以为诸王莫及，往往以唐朝小秦王李世民自比。自见皇太孙立了东宫，心甚不悦，只因太祖宠爱有加，尚望有改立之命。不料一时竟遣就落封，心下愈加不服，然圣旨已出，焉敢有违，只得快快就封燕国。这燕国乃古北平之地，自来强悍，金元皆于此而发。这燕王又是一北方豪杰；况且地灵人杰，适然凑合，自然生出许多事来，谁肯甘休老死。故燕王到了国中，便阴怀大志，暗暗招纳英豪，只候太祖

一旦晏驾，便思大举。国中凡有一才一略之人，皆收养府中。但燕地终是一隅，不能得出类拔革的异人，因遣心腹之人，分道往天下去求。只因这一求，有分教：熊飞渭水明王梦，龙卧南阳圣主求。不知访出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回 姚广孝生逢杀运 袁柳庄认出奇相

大凡天生一英武之君以取世，必生一异能之臣以辅佐之。且说南直隶长洲地方有一人姓姚，双名广孝，生得姿容肥白，目有三角，为人资性灵警，智识过人。幼年间父母早丧，只有一个姊姊，又嫁了人。因只身无依，便祝了发，在杭城妙智庵为僧，改个法名，叫做道衍，别号斯道。他一身虽从了佛教，却自幼喜的是窥天测地，说剑谈兵。常以出身迟了，不及辅太祖取天下成造命功臣为恨。因此出了家，各处去邀游。

一日游于嵩山佛寺，同着几个缁流，在大殿上闲谈。忽走进一个人来，无意中将道衍一看，再上下一相，忽然惊讶道：“天下已定矣！为何又生出这等一个宁馨胖和尚来？大奇，大奇！”因叹息了数声，便走出殿去了。道衍初听时，不知他是何人，不甚留心，未及回答。及那人走去了，因问旁人道：“此人是谁？”有认得的道：“他就是有名的神相袁柳庄了，名字叫做袁珙。”道衍听知，方心下骇异，便辞了同伴，急忙出寺赶上袁柳庄，高叫道：“袁先生，失敬了，请暂住台驾，还有事请教，不可当面错过。”袁柳庄回转头来，见叫他的就是他称赞的那个胖和尚，便立住脚，笑欣欣说道：“和尚来的好，我正要问你一个端的。”携了手同到一个茶馆中坐下。袁柳庄先问道：“你这等一个模样，为何做了和尚？且问你是何处人，因甚到此？”道衍道：“贫僧系长洲县人，俗家姓姚，双名广孝，只因父母早亡，因此出家，法名道衍，贱号斯道。不过是个无赖的穷和尚，有甚奇异处，劳袁先生这般惊怪？”袁柳庄笑道：“和尚，你莫要自家看轻了。你容色皙白，目有三角，形如病虎；后来得志，不为宰相，则为帝王之师，盖刘秉忠之流也。但天性嗜杀，不像个佛门弟子。奈何！奈何！”道衍笑道：“天有杀运，不杀不定。杀一人而生万人，则杀人者正所以生人也，嗜杀亦未为不可。但宰相、国师，非英雄不能做，先生莫要轻易许人。”袁柳庄道：“和尚须自重，我袁柳庄许了人，定然不差。但愿异日无相忘也。”道衍道：“异日若果应先生之言，无论是人，虽草木亦当知报。”袁柳庄又道：“这样便是了。只是还有一件要与你说，你须牢记，不可忘了。”道衍道：“先生金玉，敢不铭心。”袁柳庄道：“得意之后，万万不可还俗。”道衍连连点头道：“是，是！”仍又谈了半晌，方才作别。

正是：

破衲尘埃中，分明一和尚，  
不遇明眼人，安能识字相。

道衍自闻袁柳庄之言，心下暗暗喜欢，因想道：“要为宰相、国师，必须有为宰相、国师之真才实学，方能成事。这些纸上文章，口头经济，断然无用。”遂留心寻访异人，精求实用。由此谢绝交游，隐姓埋名，独来独往。一日偶然到郊外闲步，看看日午，腹中觉饿，足力疲倦，就在一个人家门首石上坐下歇息。才坐不多时，只见门里一个白须老者，领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学生走了出来，口里说道：“日已午了，怎么还不见来？”忽抬头看见道衍坐在石上，忙定睛将道衍看了两眼，遂笑嘻嘻的拱拱手道：“姚师父来了么？我愚父子恭候久矣。”道衍听了，忽吃一惊，忙立起身来道：“老居士何人，为何认得贫僧俗家之姓？”那老者又笑笑道：“认得，认得。请里面坐了好讲。”道衍只得随着老者，人到草堂之上。分宾主相见过，道衍忍不住又问道：“贫僧与老居士素昧平生，何以认识，又何以知贫僧今日到此？莫非俗姓相同，老居士错认了？”那老者道：“老师俗讳可是广孝，法讳可是道衍么？若不是便差了。”道衍听了，愈加惊骇道：“老翁原来是个异人！我贫僧终日访求异人，不期今日有缘，在此相遇。”遂立起身来，要向老人下拜。那老者慌忙止住道：“姚老师，不可差了！我老汉那里是甚异人，因得异人指教，正有事要求老师，故薄治一斋，聊申鄙敬。”原来斋是备端正的，那老者一边说，家下人早一边拿出斋来，齐齐整整摆了一桌。道衍道：“既蒙盛意，且请教老翁高姓？”那老者道：“我知老师已饥，且请用过斋，自当相告。”道衍见老者出言如神，不敢复强，只得饱餐了一顿。斋罢，那老者方慢慢说道：“我老汉姓金，祖籍原是浙江宁波勤县人，因进军籍，逋逃至此。”因指着那小学生道：“我老汉今年六十三岁，止生此子，名唤金忠，才一十三岁。去年九月九日，曾有一个老道士过此，他看见了小儿，说他十年后，当有一场大灾，若过得此灾，后面到有一小小前程。老汉见他说得活现，再三求他解救。他说道：‘我不能救你。你若要救时，除非明年三月三日午时，有一个胖和尚，腹饥到此，他俗名姚广孝，释名道衍，他是十年后新皇帝的国师，你可备一斋请他，求他救解。他若许你肯救，你儿子便万万无事了。’故老汉今日志诚恭候。不期老师果从天降，真小儿之恩星也，万望垂慈一诺。”道衍听了，又惊又喜，因说道：“挂袖贫僧，那能有此遭际？若果如老翁之言，令郎纵有天大之灾难，都是我贫僧担当便了。”金老听说，满心欢喜，遂领着儿子金忠，同拜了四拜。拜罢，道衍因说道：“万事俱如台命矣。但这老道姓名居住，必求老翁见教。”金老道：“那老道士姓名再三不肯说，但曾说小儿资性聪明，有一种数学要传授小儿，叫小儿过了十八岁，径到桐城灵应观，问席道士便晓得了。”道衍听了，心中暗暗惊讶道：“桐城灵应观席道士，定是席应真了。此人老矣，我时常看见，庸庸庸腐不像有甚奇异之处，全不放他在心上，难道就是他

？若说不是他，我在桐城出家，都是知道的，那里又有一个席道士？或者真人不露相，心胸中别有些奇异，也不可不知。不可轻忽于人，等闲错过。”遂谢别金老爷子，径国桐城来寻访。

正是：

明师引诱处，往往示机先；

不是好卖弄，恐人心不坚。

道衍回到桐城，要以诚心感动席道士，先薰沐得干干净净，又备了一炷香，自家执着，径往灵应观来。原来这灵应观，旧时也齐整，只因遭改革，殿宇遂颓败了，徒众四方散去。此时天下才定，尚未修葺，故甚是荒凉。道衍走入观中，四下一看，全不见人。又走过了大殿，绝无动静。立了一回，忽见左边一间小殿，殿旁附着两间房屋，心中想道：“此内料有人住。”遂从廊下转将入去。到了门边，只见门儿掩着，就在门缝里往内一张，只见一个老道士，须鬓浩然，坐在一张破交椅上，向着日色，在那里摊开怀，低着头捉虱子。道衍看明白，认得正是席应真。遂将身上的衣服抖一抖，一手执香，一手轻轻将门儿推开，捱身进去。走到席道士面前，低低叫一声：“席老师，弟子道衍，诚心叩谒。”席道士方抬起头来，将道衍一看，也就立起身来，将衣服理好，问道：“师父是谁？有甚话说？”道衍道：“弟子就是妙智庵僧人，名唤道衍。久仰老师道高德重，怀窥天测地之才，抱济世安民之略。弟子不揣因陋，妄思拜在门下，求老师教诲一二，以免虚生。”席道士听了，笑起来道：“你这师父，敢是取笑我？一个六七十岁的老道士，只晓得吃饭与睡觉，知道甚么道德，甚么才略，你要来拜我？”因同进小殿来让坐。道衍双手执着香，拱一拱就放在供桌上。忙移一张交椅，放在上面，要请席道士坐了拜见。因说道：“老师韬光敛采，高隐尘凡，世人固不能知。但我弟子，瞻望紫气，已倾心久矣。今幸得与老师同时同地，若不依傍门墙，则是近日月而自处暗室也，岂不成千古之笑。”说罢，纳头便拜。席道士急忙挽住道：“慢拜，你这师父，想是认差了。”道衍道：“席老师天下能有几个，我弟子如何得差？”席道士道：“你若说不差，你这和尚，便是疯子了。我一个穷道士，房头败落，衣食尚然不足，有甚东西传你？你拜我做甚？快请回去！”道衍道：“老师不要瞞弟子了。弟子的尘缘，已蒙老师先机示现，认得真真在此，虽死亦不回去，万望老师收留。”说罢，遂恭恭敬敬拜将下去。席道士挽他不住，只得任他跪拜。转走到旁边一张椅子上坐了，说道：“你这和尚，实实是个疯子。我老人家，哪有许多力气与你推扯，只是不理你便了。你就磕破头，也与我无干。”道衍拜完四拜，因又说道：“老师真人，固不露相，弟子虽愚，然尚有眼，能识泰山。望老师垂慈收录。”席道士坐在椅子上，竟不开口，在道衍打恭叩拜时



，他竟连眼也闭了，全然不理。道衍缠了一会，见席道士如此光景，因说道：“老师不即容留，想是疑弟子来意不诚，容弟子回去，再斋戒沐浴三日，复来拜求。”因又拜了一拜，方转身退出。只因这一退，有分教：诚心自然动人，秘术焉能不传。欲知后来如何，再听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四回 席道士传授秘术 宗和尚引见英君

道衍拜完，出了观门，走在路上，心中暗想道：“我看此老年纪虽大，两眼灼灼有光，举动皆有深心，定然是个异人，万万不可当面错过。”回到庵中，志志诚诚又斋戒了三日。到第四日凌晨，便照旧执香，走到小殿来。只见殿旁小门已将乱砖砌断，无路可入；立在门边往里细听，静悄悄绝无人声。道衍嗟叹不已，要问人，又无人可问，只得闷闷的走了出来。刚走出观前，忽见个小道童，坐在门槛上玩耍。道衍有心，就也来坐在门槛上，慢慢的挨近前，问道：“小师父，我问你句话：里面席老爷，门都砌断，往哪里去了？”那小道童将道衍瞅了又瞅，方说道：“席老爷前日被一个疯和尚缠不过，躲到乡下去了。你又来问他怎的？你莫非就是前日缠他的那位师父？”道衍笑道：“是不是你莫要管，你且说席老爷躲在乡里甚么地方？”那道童道：“你若是前日的师父，我就不对你说，说了恐怕你又去缠他。”道衍又笑笑道：“我不是，我不是。说也不妨。”小道童道：“既不是，待我说与你：

东南三十里，水尽忽山通；

一带垂杨路，斜连小秘宫。”道衍听了，因又问道：“如何‘水尽’？如何‘山通’？毕竟叫甚地名？”小道童道：“我又不曾去过，如何晓得？但只听见席老爷常是这等说。你又不去，只管问他怎的？”说罢，遂立起身来，笑嘻嘻走了开去。道衍听了又惊又喜，暗想道：“此皆席师作用。此中大有光景。席师定是异人。”因回庵去。

又斋戒沐浴了三日，起个早，出山南门，沿着一条小溪河，往东南曲曲走来。走了半日，约有二三十里，这条溪河弯弯曲曲，再走不尽。抬头一望，并不见山，心下惊疑道：“他说‘水尽’、‘山通’，如今水又不尽，山又不见，这是何故，莫非走差了？我望‘东南’而来，却又不差。欲要问人，却又荒僻无人可问。”只得又向前走。又想道：“莫非这道童耍我？”正犹豫间，忽远远望见一个牧童，骑着只牛，在溪河边饮水。道衍慌忙走到面前，叫喊道：“牧童哥，借问这条溪河走到哪里才是尽头？”牧童笑道：“这条溪河，小则小，两头都通大河，如何有尽头之处？”道衍又问道：“这四面哪里有山？”牧童道：“四面都是乡村原野，哪里有山？”道衍听得呆了半晌，因又问道：“这地方叫甚名字？”牧童道：“这边一带只接着前面杨柳湾，都是干河地方。”道衍心下想道：“‘水尽’，想正是于河了。但不知如何是‘山通

’？”听得前面有杨柳湾，只得又向前走。走不上半里多路，只见路旁果有许多柳树，心下方才欢喜。又走得几步，只见柳树中又闪出一座破寺来，走到寺门前一看，这寺墙垣虽多塌倒，却喜扁额尚存，上写着“山通禅寺”四个大字。道衍看得分明，方才大喜道：“席老师真异人也！颜渊说‘夫子循循然善诱人’，恐正谓此等处也。”一发坚心勇往，又向前走。

走不上二三箭路，早望见一座宫观，甚是齐整。再走到面前，只见席道士坐在一株大松树下一块石上。看见道衍，便起身迎说道：“斯道来了。我在此等你，你果然志诚，信有缘也。”道衍看见席道士，已不胜欢喜；又见席道士不似前番拒绝，更加畅快，慌忙拜伏于地道：“蒙老师不弃，又如此垂慈引诱，真是弟子三生之大幸也。”在地下拜个不停。席道士忙挽起，就叫他同坐在树下道：“我老矣，久当隐去。但天生一新君以治也，必生一新臣以辅之，斯道正新君之辅臣也，故不得不留此以成就斯道。今日斯道果来从吾游，虽人事，实天意也。”道衍道：“老师道贯大人，自有圣神之才，详明国运。但弟子愚蒙，窃谓我太祖既能混一天下，又有刘青田名世斡旋；今日天下大定，若有未了之局，岂不能先事而图，何故隐忍又留待新君？”席道士道：“天下有时势，势之所重，必积渐而后能平。天地有气运，运之所极，必次第而后能回。戎衣一着，可有天下；而胜残去杀，必待百年。太祖虽圣，青田虽贤，也只好完他前半工夫；后人之事，须待后人为之，安能一时弥缝千古。”道衍听了，因又离席再拜道：“老师妙论，令弟子心花俱开，谨谢教矣。但还有请。”席道士道：“你坐了好讲。”道衍坐下，又问道：“定天下非杀伐不能，若今天下已定，自当舍杀伐而尚仁义。”席道士道：“仁义为圣贤所称，名非不美，但用之自有时耳。大凡开创一朝，必有一朝之初、中、盛、晚，初起若促，则中盛必无久长之理。譬如定天下，初用杀伐，杀伐三十年，平复三十年，温养三十年；而后仁义施，方有一二百年之全盛，又数十年而后就衰。此开国久远之大规模也。若杀伐初定，而即继以仁柔，名虽美，吾恐其不克终也。”道衍听了大喜道：“老师发千古所未发，弟子方知治世英雄之才识，与经生腐儒相去不啻天渊。”席道士见道衍善参能悟，也甚欢喜，就留在观中住下。日夕讨论，又将天文地理、兵书战策，一一传授。道衡又坚心习学，一连五年，无不精妙。

正是：

名世虽天生，学不离人事。

人事合天心，有为应得志。

一日，席道士对道衍说：“汝术已精，可以用世矣。今年丙子天下机括将动，汝可潜游四方，以观机会。他日功成，再得相会。”道衍道：“弟子闻隆

中有聘、莘野有征贤者之事，弟子虽不肖，岂宜往就？”席道士道：“彼一时，此一时。况征聘也不一道，有千金之聘，不如一顾之重者。存其意可也，不可胶柱而鼓瑟。”道衍道：“老师吩咐，敢不佩服。即此行矣。”

又过了数日，道衍果别了席道士，又向四方邀游。但这番的道衍，与前番的道衍大不相同。

正是：

当日才华俱孟浪，而今学已贯天人。

从来人物难皮相，明眼方能认得真。道衍胸中有了许多才略，便觉眼空一世，每每游到一处，看的世人都不上眼，难与正言，遂常作疯癫之状。一日游到帝阙之下，见许多开国老臣，俱已凋谢，而后来文武，皆白面书生，不知事变。天下所畏者，太祖一人耳。太祖若一旦不测，而诸王分到太多，岂能常保无虞？遂逆流而上，游三山二水；又乘流而下，遂于金焦北固。历览那些山川形胜，因浩然长叹道：“金陵虽说是龙蟠虎踞，然南方柔弱，终不能制天下之强。”一日坐在金山寺中亭子上，偶赋览古诗一首，遂书于壁上道：

樵櫓年来战血干，烟花犹自半凋残。

五州山近朝云乱，万岁楼空夜月寒。

江水无潮通铁瓮，野田有路到金坛。

萧梁事业今何在，北固青青眼倦看。

道衍题罢，甚是得意，不提防亭子背后，走出一个人来，将道衍劈胸扭住道：“好和尚，你在此鄙薄南朝，讥消时政，将欲谋反耶？”道衍听了，吃了一惊，吓得面如土色。忙忙回头一看，原来不是别人，却是一个老和尚，法名宗泐，是太祖敬重的国师。看他道容可掬，不像是个坏人，心下方才放了一半，因说道：“弟子无心题咏，有何不到之处，老师便以谋反二字相加，莫非戏乎？”宗泐道：“你这和尚，还要嘴强！我说明了，使你心服。你首二句，战血干、花凋残，说杀伐虽定，而民困未解，是也不是？第三句山近云乱，明明讥刺江南浅薄，而王法无序。第四句夜月寒，明明讥消时政，而王纲不振。第五句至末句，明明是慕北平形势，胜江南浅薄，无乃有意于北乎？你不要瞒我，我心亦与你相同，何不与我共商之。”道衍道：“实不瞒老师说，关中气竭，伊洛四冲，当今形势，实在北平。但不识燕王何如王耳？”宗泐道：“燕王龙行虎步，大类当今皇上。你若不放心，我打听得他，只在这些时该来朝。我同你候他一见，便知道了。”道衍道：“如此甚好。”

二人商量定了，遂同到金陵。恰好燕王来朝见过，就要回国，有敕大小群臣，护送出城。这日，燕王起驾，群臣俱纷纷送出龙江关外。宗泐与道衍见迟不得，只得也就混在众臣中，只说是奉旨护送。众臣都知道宗泐是太祖敬重的

国师，皆让他先见。燕王素亦深知，便先宣他进去。宗泐见宣，就领道衍，一同入去。宗泐先进朝见，燕王道：“寡人还国，维蒙圣恩，敕诸臣护送，怎好劳重国师。”宗泐道：“贫袖一来奉旨护送，二来有一道友，愿见殿下，故领来一朝。”说罢，就叫道衍，也过来朝见。道衍一面朝见，一面就将燕王细视，见燕王龙形凤姿，瞻视非常，自是帝王气象，满心欢喜，便疯疯癫癫拜了四拜。燕王看见道衍形状奇古，不象和尚的举动，分明是个异人，便留心问道：“你这和尚，一向做何事体，今日要来朝见寡人？”道衍戏着脸答道：“贫僧朝见殿下，也没甚事，只要送一顶白帽子与殿下戴。”此时百官俱在门外察听，左右近传又多，燕王心知道衍话中有因，欲要再问，恐怕他又说出甚么不逊之言，被人察听不便，只得转作含怒道：“原来是个疯和尚！看国师面上，既朝见过，去了罢！”道衍道：“去，去，去！”遂下阶走出。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驱将猛虎归去，引得神龙出来。不知燕王再说何话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五回 姚道行借卜访主 黄子澄画策劝君

当时燕王见道衍去了，然后宣宗泐上殿，赐坐赐茶，又宣近前，密语道：“国师，这位道友哪里人氏？是何法号？甚不寻常。但此间属国之地，寡人不便领教。敢烦国师，为寡人道意，得能辱临敝国，则厚幸矣。”宗泐道：“此人俗家姓姚，名广孝，法名道衍，长洲县人。实抱经济之才，可备顾问。既蒙殿下令旨，当图机会，送至贵国。”燕王喜道：“如此则国师之赐也。是必留意，不可忘了。”宗泐领了令旨，起身辞出。燕王也就发驾去了。

宗泐回来就将燕王旨意细细与道衍说了。道衍欢喜，因又叹息道：“老师在上，不是弟子好为倡乱。因看燕王天生一个王者，如何教他不有天下！”宗泐也叹息道：“天心气运如此，你我只好应运而行，岂可强勉？此事当图一个机会为之。”

过了数日，恰好太祖夙病初起，坐在便殿，有旨召宗泐入侍。宗泐奉旨入朝，赐坐殿上，讲谈许多佛法。太祖大喜，因说道：“治天下，固有圣人之道，然佛法微妙，亦不可不闻。朕诸子俱分封在外，虽贤愚不等，未有不教而善者。卿秉教沙门，如有高僧能助教者，可荐数人来，待朕分遣诸王，使他们闻些佛法也好。”宗泐领旨退出。过了数日，就将几个高僧，分荐各地，因将道衍荐作北平庆寿寺住持，入侍燕王。

不数日，奉了圣旨，道衍拜谢宗泐，扬扬得意，竟往燕地而来。到了燕国，便报名来朝见燕王。燕王闻知大喜，但因想：“这和尚疯疯癫癫，有些自恃。如今若厚意待他，恐他一发狂妄，且挫他一挫，看他如何。”遂宣他进见，并不加礼。道衍也不放在心上。虽然做了住持，全不料理佛事，只疯疯癫癫

，到处游戏。

却说燕府有一个心腹指挥，姓张名玉，是河南祥符人。在元时曾做过枢密知院。后元君北遁，归顺太祖。生得虎头燕颌，智勇兼备。太祖爱之，因燕王分封北平，与胡相近，边防要紧，故赐与燕王，练兵防守。燕王知其为人，遂待以心腹。一日，有酒在庆寿寺请客。客散了，张玉问道：“我在这寺里半日，住持是谁，何不来见我？”管事僧答道：“住持法名道衍，有些疯癫，每日只是游行，寺中应酬之事，全不管帐。因他是皇帝差来的，无人敢说他。”张玉道：“就是皇帝差来，不过是一个和尚，如何这等大？可叫他来见我。”管事僧道：“如今不知往哪里去了。”说完，只见道衍偏袒一领破衣，歪戴一顶僧帽，高视阔步，走进寺来。管事僧看见，忙迎着说道：“燕府张爷在此，老爷礼当接见。”道衍道：“燕府张爷，想是张玉了。他是个豪杰，我正要见他。”遂走进殿来，对着张玉拱手道：“张老先请了。”张玉此时听见叫他名字，又说他是豪杰，心下已有几分耸动，因假怒道：“你大则大不过是一个和尚，文不能安邦，武不能定国，如何这等放肆？”道衍笑道：“你这老先儿，也算是一个人物，怎么不达世务？我虽是一个和尚，若无隆中抱负，渭水才能，也不到这里来做住持了。”张玉听了，忙离席施礼道：“老师大才，倾慕久矣。此特戏耳。”说罢，二人促膝坐谈。道衍文谈孔孟，武说孙吴，讲得津津有味。把一个张玉说得心花都开，连连点头道：“我张玉阅人多矣，从未曾见如老师这等学问。明日当与千岁说知，自有优待。”

张玉别了道衍，到次日来见燕王，说道：“殿下日日去天下求访异人，如今有一个异人在目前，怎不刮目？”燕王道：“谁是异人？”张玉道：“庆寿寺住持道衍。臣昨日会见，谈天说地，异人也。”燕王道：“此僧寡人向亦知他，故招他到此。但他疯疯癫癫，恐他口嘴不稳，惹出事来，故暂时疏他。”张玉道：“此人外虽疯癫，内有权术，非一味疯癫者，决不至败事。殿下不可久疏，恐冷贤者之心。”燕王点头道：“是。”燕王因命人召道衍入内殿相见。燕王问道：“张玉说你有文武异才，一时也难验较。寡人闻古之圣贤，皆明易理。你今既擅才艺，未知能卜乎？”道衍道：“能卜。臣已知殿下要臣卜问，现带有卜问之具在此。”随即于袖中取出三个太平铜钱，递与燕王道：“请殿下自家祷祝。”燕王接了铜钱，暗暗祷祝了，又递与道衍。道衍就案上连掷了数次，排成一卦，因说道：“此卦大奇！初利建侯，后变飞龙在天。殿下将无要由王位而做皇帝么？”燕王听了，忽然变色，因叱道：“你这疯和尚，不要胡说！”道衍又病癫癫答道：“正是胡说。”也不辞王，竟要出去。燕王道：“且住！寡人再问你，除卜之外，尚有何能？”道衍笑道：“三教九流诸子百家，无所不知，任殿下赐问。”此时天色寒甚，丹墀中积雪成冰，燕

王因说道：“你这和尚专说大话，寡人且不问你那高远之事，只出一个对，看你对得来否？”道衍又疯疯癫癫的道：“对得来，对得来。”燕王就在玉案上亲书两句道：

天寒地冻，水无一点不成冰；书毕，赐与道衍。道衍看见笑了笑道：“包含着水字加一点方成冰字，这是小学生对句，有何难哉！”因索笔即对两句，呈与燕王道：

国乱民愁，王不出头谁是主？燕王看见，王字上加一点，是个主字，又含着劝进之意，心内甚喜。但要防闲耳目，不敢招揽，假怒道：“这和尚一发胡说，快出去罢。”道衍笑道：“去，去，去！”遂摇摇摆摆，走出去。

张玉暗暗奏道：“殿下心事，已被这和尚参透。若只管隐讳，不以实告，岂倾心求贤之道？”燕王道：“参事已至此，料也隐瞒不得。”遂于深夜，悄悄召道衍入内殿，对他实说道：“寡人随皇上东征西战，立了多少功劳。若使懿文太子在世，他是嫡长子，让他传位，心也还甘；今不幸薨了，自当于诸子中择贤继立，如何却立允炆一小子为皇太孙，寡人心实不平。皇上若不悔，寡人决不能株守臣子之位。贤卿前在京，初见时即说以白帽相赠，寡人细思，今已为王，王上加白，是一皇字。昨又卜做皇帝，未知贤卿是戏言，还是实意？”道衍因正色道：“国家改革，实阴阳升降一大关，必经几番战戮，而后大定。唯我朝一驱中原，而即归命，于理察之，似有一番杀戮在后，方能泄阴阳不尽之败气。今观外患，似无可虞，故皇上不立殿下，而立太孙，正天心留此以完气运也。故臣敢屡屡进言。若以臣为戏，试思取天下何等事，殿下何如主，臣何如人，焉敢戏乎！”燕王听了，大喜道：“贤卿所论，深合寡人之心。但恐寡人无天子之福，不能上居天位耳。”道衍道：“以臣观殿下，明明是天子无疑。殿下若不信，臣荐一相士，殿下试召他来一相，便可决疑矣。”燕王道：“相士是谁？”道衍道：“相士姓袁名珙，号柳庄，风鉴如神。”燕王道：“寡人亦久闻其名，但不知游于何地，召之未必肯来。”道衍道：“这不难，目下国中逃军最多，只消命长史出一道勾军文书，差几个能事人役，将文书中串人袁珙名字，一勾即来，谁敢阻挡。”

燕王大喜，遂命长史行文，差人往南方一带去勾掇。原来袁柳庄名重天下，人人皆知，差人容易访问。去不多时，即将袁柳庄勾到燕国。燕王想到：“道衍既荐袁柳庄，自是一路人；我若召他相见，他自然称赞，如何辨得真假。莫若我私行，去试他一试，看他如何？”遂先命一个心腹侍臣，引袁柳庄在酒肆中饮酒。又在宿卫军士中，选了九个体格魁梧的。自家也取军士的衣服穿了，与九人打扮做一样，共凑成十人，一同步行到酒肆，就坐在袁柳庄对面吃酒。袁柳庄忽然抬头看见，吃了一惊，忙起身看着燕王道：“此相，帝王也

。如何在此，莫非是燕王么？”因拜伏于地道：“殿下他日贵不可言，不宜如此轻行。”燕王假惊道：“你这人胡说，我十人皆宿卫长官，甚么殿下！”袁柳庄又抬头一看道：“殿下不要瞒我。”燕王笑一笑，就起身去了。不多时，即召袁柳庄入见，因问道：“寡人之相，果是如何？汝当实言，不可妄赞。”袁柳庄道：“殿下龙形凤姿，天高地阔，额如圆壁，伏犀贯顶，日丽中天，五岳附地，重瞳龙髯，五事分明，二肘若玉，异日太平天子也。”燕王道：“汝之称许，虽不尽妄；但天子之言，则未足深信。”袁柳庄道：“殿下若果应天子之相，请自看脚底有两黑痣，文尽龟形，方知臣言不妄。”燕王喜道：“寡人足底，实有两黑痣，从无人知。卿论及此，真神相也。但寡人如今守王位，何时能脱？”袁柳庄道：“必待年交四十，须过于脐，方登大宝。”燕王大喜道：“若果如卿言，定当厚封。”赏赐千金，命出不题。

且说燕王原有大志，时时被道衍耸动，又经袁柳庄相得如神，便满心欢喜，决意图谋。因命心腹臣张玉、朱能，暗暗招兵买马，聚草屯粮。只候太祖晏驾，便行好事。时时差人入京察听。

此时天下太平。太祖虽则虑皇太孙不能常有天下，却见他仁孝异常，十分爱他，竟为他图谋万全。一日视朝，因问各边将官名姓。兵部对答不来，太祖又问道：“诸臣中也有知道的么？”只见礼部主事齐泰出班，将各边名姓，一一奏明，不遗一个，又且随并方略陈之。太祖大喜，就升齐泰为兵部尚书。因顾谓皇太孙道：“朕事事都为你处置停当，你只消安享太平。但要修身齐家，敬承天命。”

皇太孙叩头谢恩退出。因思皇祖之言，不觉忧形于色。就坐在东角门踌躇，适遇太常卿黄子澄走过。这黄子澄，曾为皇太孙侍读过。看见了，遂问道：“殿下为何在此，有不悦之色？”皇太孙道：“适才皇祖圣谕，说事事为孤处置停当，遗孤安享，真天高地厚之恩。但孤思之，尚有一事未妥，孤又不便启奏。”黄子澄道：“何事？”皇太孙道：“方今内外，俱安无事，独诸王分封太多，又拥重兵，加以叔父之尊，倘不肯逊服，何以制之？”黄子澄道：“昔汉文帝分封七国，亦过于太多，太傅贾谊痛哭流涕上书，言尾大不能掉，后来必至起衅。文帝不听，至景帝朝，吴王濞果警蹕出入，谋为不道。赖晁错划策，渐渐消夺浸弱。后虽举兵，便易制也。此前事也，异日若有所图，当以此为法。此时安可言也！”皇太孙听了，方欢喜道：“先生之言甚善，孤当佩之于心。”说罢，各各回去。只因这一语，有分教：君亲无仁义之心，骨肉起嫌疑之衅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回 建文帝仁义治世 程教谕术数谈兵

话说太祖在位三十一年，享年七十一岁，忽一日寝疾不愈。皇太孙日夜侍

奉，衣不解带，饮食汤药，俱亲手自进。太祖病了两月，到闰五月一日，鼎湖上升。皇太孙口踊哭泣，哀毁骨立。群臣百姓，望见其毁瘠之容，深墨之色，与哭泣之哀，莫不举手加额，喁喁有至德之思。到十六日，始遵遗诏，登了大宝，改元建文。大赦天下，并颁孝诏于天下。诏颁去后，忽闻诸王皆来会葬。建文帝因诏百官商议道：“诸王各拥重兵，借会葬之名，一时齐集京师，恐有不测。奈何？”太常卿黄子澄出班奏道：“诸王齐集，诚为可忧，陛下虑之良是。但陛下颁诏止之，诸王必不肯服，且示疑畏。须早草遗诏一道，称地方为重，诏诸王唯在本国泣临，毋得奔丧。则会葬之举自然止矣。”建文帝道：“卿言有理，然既称遗诏，何不更于诏尾添一条，令王国所在吏民，悉听朝廷节制。”黄子澄道：“圣谕允合机宜，宜速为之。”建文帝因命翰林草诏，即刻颁行。

诏到各国，诸王开读了，皆大怒道：“父王殡天，何等大事！即庶民父子，也须抚棺一恸；况诸子备居王位，哪有不奔丧会葬之理，这还说地方为重！如何叫王国吏民，悉听朝廷节制！殊与丧礼之遗诏无关，这明明是怕我们会葬生事，故假遗诏以弹压耳。”诸王虽怒，却也没奈何，只得于本国泣临罢了。

唯燕王有心窥伺，一闻太祖驾崩，即走马奔丧。及遗诏下时，早已到了淮安。燕王接了遗诏，不肯开读，道：“诏书原敕孤到本国开读，孤已先出境，今虽路遇，却不敢违旨路开。烦钦使先至本国，容孤走马到京会葬过，然后回国开读，便情礼两尽了。”赍诏官听了，哪里敢强他开；又知诏书是止他会葬，若放他到京，岂不获罪，只得奏道：“殿下大孝所感，既已匆匆出境，又匆匆而回，自非殿下之心；但适与遗诏相遇，若弃而竟行，亦似不可。乞殿下少缓数日，容臣遣人，星夜请旨定夺，方两不相碍。”燕王不得已，只得在淮安住下。不数日，只见朝廷差了行人，赍了敕书，勒令燕王还国。燕王见敕，起怒道：“望梓官咫尺不容孤一展哭泣之诚，是断人天伦也。既无父子，何有君臣！”遂恨恨而归。还到本国，即与道衍商议道：“父皇新逝，孤欲亲到京中，看他君臣行事如何。无奈一诏两诏，勒令还国，殊可痛恨。”道衍道：“遗诏但止殿下暂时不会葬，未尝止殿下终身不入朝。请待葬期已过，殿下悄悄去入朝，看他们行事，未为不可。他难道又好降诏拦阻？”燕王听了大喜道：“汝言有理！”

到了建文元年二月，竟暗暗发驾入京。到了关外，报单入城，朝中君臣，方才知。果然不好拦阻，只得宣诏入朝。燕王原是个英雄心肠，横视一世。此时建文帝是他侄子，素称仁柔，谅不能制他，又看得两班文武，如土木偶人，全不放在心上。故进了朝门，径驰丹陛，步步龙行虎跃，走将上去。到了



殿前，又不山呼万岁，行君臣之礼，竟自当殿而立，候旨宣诏。忽左班中闪出一人，执简当胸，俯伏奏道：“天子至尊，亲不敌贵，古之制也。今燕王擅驰御道，又当陛下不拜，请敕法司拿下究罪。”燕王听了大惊，忙跪奏道：“臣棣既已来朝，焉敢不拜。但于路伤足，不能成礼，故鹄立候旨。”建文帝传旨道：“皇叔至亲，可勿问说不了。”又见右班中闪出一人，俯伏奏道：“天子伯叔，何代无之！自古虎拜朝天，殿上叙君臣之礼；龙枝拂地，宫中叙叔侄之情。今燕王骄蹇不法，法当究治。”建文帝又传旨道：“皇叔至亲，朕为屈法，可勿问也。皇叔暂退，容召入宫相见。”燕王奉旨趋出。早有户部侍郎卓敬，俯伏奏道：“燕王智虑绝人，酷类先帝；况都北平，乃强干之地，金元所兴也，不如乘其有罪，早除之以绝后患。若陛下念亲亲之谊，不忍加诛，当徒封南昌，以绝祸本。”建文帝大惊道：“燕王至亲，卿何论至此！”卓敬道：“杨广、隋文，非父子耶？”建文帝听了，默然良久道：“卿且退，容朕细思。”卓敬退出不题。

却说燕王趋出，忙问左右道：“此二臣为谁？”左右道：“右班乃御史曾凤韶，左班乃侍中许观。”燕王叹道：“莫谓朝中无人！”候宫中朝见过，恐怕有变，忙忙还国去了。

再说齐泰、黄水澄密奏于帝道：“燕王名虽入朝，实是窥伺动静。又当陛下不拜，藐视朝廷。既经御史、侍中弹劾，就该敕法司拿下，以绝祸根，不宜纵虎还山，以贻后患。”建文帝道：“燕王为先帝爱子，今山陵骨肉未寒，即以小礼治之，不独失亲戚之义，而亦非孝治天下之道，朕不忍为也。”齐泰又奏道：“陛下以仁义待人，真尧舜之心也！但恐人不以尧舜之心待陛下。今闻燕王以张玉、朱能为心腹，招军买马，聚草屯粮，又造人招天下异人，以图不轨。今不剪除，必有后患。”建文帝道：“燕王既所为不法，当徐图之，决不可因其来朝，辄加谋害，以生诸王之心。”因顾黄子澄道：“先生尚记东角门之言乎？”黄子澄道：“臣安敢忘！但事须渐次图之，不可骤也。”建文帝道：“渐次当从何国为先？”黄子澄道：“燕王预备已久，一旦削之，彼或不反，是促其反也。今闻周工与燕王，相与甚密，结为唇齿。若是先削周王，使燕知警；燕不知警，再加削夺，则势孤而可取矣。”建文帝道：“容朕熟思而行。”

到了次日，建文帝览表，竟然见四川岳池教谕程济一本，奏道：“臣夜观乾象，见荧惑守心，此兵象也。臣以术数占之，明年七月，北方有大火起，侵犯京师，为害不小。乞陛下先事扑灭，无贻后悔。”建文帝见了，甚是忧惧，因下其章，命群臣合议。群臣奉旨会议，奏道：“程济以一教谕，无故出位，妄言祸福。且事关落主，大逆不道，罪当斩首。”建文帝见奏，暗想道

：“北平燕王，谋为不轨，已有形迹。这程济一小官，而敢于出位进言，必有所见。今其言妄与不妄，尚未可知，而无端先斩其首，岂不冤哉。”次日设朝，召程济入朝，而叱之道：“你多大官儿，有何才能，辄敢妄言祸福！可细细奏明。”程济道：“臣子官阶，虽有大小，而忠君爱国之心，则无大小也。出位言事，固有大罪；然知而不言，则其罪不更甚于出位乎！臣济幼年，曾遇异人传授，善天文术数之学。今观荧惑守心，久而不退，且工气见于朔方，不但明年北方兵起，而弑夺之祸，有不忽言者。陛下躬尧舜之仁，以至诚治世；文武群臣，又皆白面书生，但知守常，而不知驭变，恐一旦噬脐，悔之晚矣。臣明知其故，岂敢惜一死，而不为陛下陈之。”一面奏，一面痛哭失声。建文帝听了，殊觉动情，尚不忍加罪，当不得左右朝臣，一齐跪下，奏道：“今治国有道，臣子论事有体。今天下太平，国家全盛，而程济借术数荒唐之说，敢痛哭流涕，而妄言祸福，以耸动人主，当与妖言惑众同罪。陛下若不明正典刑，则讖纬之学进，而仁义道德之政微，何以治世？何以示后？”建文帝闻奏，心虽知程济之忠，但屈于群臣交论，无可奈何。正要传旨拿人，忽视程济又叩头奏道：“臣罪至大，固不敢求赦。但求陛下缓臣之死，将臣系狱，候至明年七月，北平若无兵起，臣到那时，虽被斩首亦甘愿矣。”建文帝道：“此时斩汝，殊觉无名，到明年斩汝未迟。”因传旨将程济下狱，候至期定夺。武士领旨，就将程济押入狱中监禁。只因这一事，有分教：今日触怒皇上之日，异日可显忠臣之日。毕竟后来如何应验，欲知端的，请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七回 葛诚还燕复王命 齐黄共谋削诸藩

诗曰：

帝王立国最难论，治到亲亲更失伦。

大赦无加谁见德，严纶才及便伤恩。

仁柔寡断终非圣，惨刻由人亦是昏。

览史不须三叹息，枝柯虽异实同根。

话说建文帝将程济下了狱，群臣退出，遂驾至便殿，遣人密召齐泰、黄子澄入殿，说道：“程济之言，虽未足深信；然燕王之心，路人知之，亦不可不备。”齐泰奏道：“燕王久蓄异谋，但未发动，若以春秋无将之义诛之，亦未为不可。但陛下存心仁义亲亲，又不欲以隐罪加兵。若不预备，恐一旦有警，猝难图也。”建文帝道：“备固不可少，但何以备之？”齐泰道：“臣已思之熟矣。目今北平缺布政，臣举工部侍郎张口。此人忠直，有心计，改他为北平左布政使。圣上直谕其事，使他时时察访燕王举动。倘有异谋，即可扑灭。”黄子澄道：“张口文臣，恐不济事，莫若再升谢贵为都指挥使，同守北平，则万无一失。”建文帝听了大喜，遂传旨吏兵二部，着升张口为北平左布政

使，谢贵为都指挥使，二臣临行，建文帝诏人便殿，面谕同察燕王之事。

二臣领旨趋出，即时上任。报到北平，燕王忙召道衍商量道：“朝廷差张口、谢贵来，明明是疑我，预作防御之计，但不知是谁人起的衅端？又闻有一人奏称明年北平兵起，现今监候，不知此是何人，有此先见？寡人欲差一人前去打探。你道何如？”道衍道：“打听固好，但得心腹机密之人方妙。”燕王道：“长史葛诚，寡人素待之厚，况其人谨慎可用。”因召葛诚入内，面谕道：“寡人本高皇帝嫡亲第四子，先懿文皇兄既已早薨，秦晋二王，又相继而逝，承大统者，舍寡人而谁？今允炆小子，僥倖得国，不思笃亲亲之义，尊礼诸叔，乃当太祖晏驾之初，就假传遗诏，不许诸王会葬，断人父子之恩。今又铨选官吏，监察人国，全无叔侄之情。推其设心置虑，不尽灭诸王不已也。此虽允炆小子不知世故所为，当必有奸臣为他图谋，故至此也。今遣汝入朝，只说奏报边情，并防御之功，实欲汝细细访明：朝中当国者何人？用事者何人？朝廷意欲何为？寡人好为防备。汝若能打听详明，归来报命，寡人异日得志，定有重赏。”葛诚道：“臣既蒙殿下委用，敢不尽心图报。”燕王大喜，赐宴遣行。

葛诚领了王命，赴京而来。一路想道：“孔子尊周，尊天子也。我虽燕臣，然燕、王也，建文、天子也。即我之臣燕，实受天子之命，以臣燕也；若受燕王之命，而图建文，是尽小忠而失大忠也。岂孔子尊周之意哉。”主意定了，及到京师，报名朝见。建文帝正要问燕国消息，随即召入。葛诚朝见过，一一将燕王要他奏报边情并防御之事，数陈明白。建文帝道：“燕王为朕坐镇北平，使边疆无虞，非不劳苦功高，但君臣有分，各直安之。朕既承先帝传位，年虽冲，君也；燕王职列藩位，分虽叔，臣也。前入朝时，擅驰御道，当陛不拜，藐视朕躬，廷臣交论。朕念亲亲，置之不问，自宜洗心涤虑，安守臣节。奈何北来之人，尽道燕王屯集军马，招致亡命，以图不轨。廷臣皆劝朕先事扑灭，朕思欲以仁孝治天下，先于骨肉摧残，岂齐家治国之道。故中外有言，朕俱不信。汝真诚之士，燕王所为，果系何如？可细细奏知。”葛诚因俯伏奏道：“臣蒙陛下圣恩，拔为燕府长史，则燕王、主也，臣、臣也，以臣言主之过，罪团当死。然陛下又天下主也，臣若讳而不言，则是以臣下之臣，而欺天下之主，罪尤当万死。故臣宁甘受负燕王之罪，而不敢当负天子之罪，故不得不实言。燕王近日所为，实如陛下所闻。即臣今日之朝，亦欲臣打探消息，非真为奏报边情也。”建文帝听了，叹息道：“汝一小臣，能斟酌大义，不欺朕躬，真忠义臣也。朕当留汝大用。但燕王既如此设谋，将来必有不测，朕若欲更遣人打探，未必忠义如卿。莫若暂屈卿，仍委身燕国，就以燕王之耳目，作朕之心腹。虽曰小就，实为朕之大用也。异日事定，当有重报。”葛诚道

：“陛下既诚心委用，臣敢不竭其犬马？臣还国之后，凡有闻见，即报陛下。”建文帝大喜。又细细问燕王举动，葛诚俱一一奏知。建文帝长叹道：“燕王与朕同本同枝，何不相忘如此！”留葛诚数日，恐燕王动疑，即赐宴遣还。

葛诚回到燕国复命，燕王问道：‘曾召见否？’葛诚道：“臣到之日，即蒙召见。臣将边情叵测，并殿下防御之功，细细陈说。皇上大喜，甚称殿下劳苦功高。”燕王又问道：“曾问寡人有异志否？”葛诚道：“竟不问及。”燕王又问：“你访得前日张口、谢贵，是谁之意遣来？”葛诚道：“是兵部尚书齐泰，大常寺黄子澄二人之意。”燕王又问：“前日有人奏北平兵起者是谁？”葛诚道：“是教谕程济。皇上不听其言，今已监禁狱中，只待过期斩首。”燕王又问：“有人议论欲加兵于寡人否？”葛诚道：“时时有人，皇上都不深信，决不允行。”燕王道：“据你说来，他竟相忘于寡人矣。”葛诚道：“纵不相忘，亦实无苛求之意。殿下不必疑之。”燕王道：“既如此，寡人可无忧矣。”遂命出。因召道衍商量道：“吾观葛诚言语支离，似怀二心，以后有谋，不可使知。”道衍道：“葛诚腐儒，但知小忠，而不知开国承家之大计，宜有如殿下所虑者。但未可说破，留彼讹以传讹可也。”燕王点头称是，按下不题。

却说建文帝自闻葛诚之言，方信燕王阴谋不轨是实，日夜忧心。到了元年四月，忽有人告周王口与燕、湘、代、岷四府通谋，建文帝因召齐泰、黄子澄商议道：“二卿前言削周使燕知警，朕非不即举行，因念无实迹可据，而辄加废削，非亲亲之道。今既有人告周王与四国通谋，则废之削之，不为无辞矣。朕意欲降诏，削周王爵为庶人，迁之他方，使他彼此不相顾，庶可无忧。”齐泰道：“陛下念及此，社稷之福也。若明明降诏削爵，则周王必不奉诏，即连合四国，而兵起矣。莫若密遣一武臣，提兵暗至其地，执之到京，然后削之迁之，方无他变。”黄子澄赞赏道：“齐泰之言甚善。”建文帝道：“二卿如此尽心谋国，何忧天下不治。但此举谁人可遣？”黄子澄道：“曹国公李景隆，实有文武全才，陛下遣之，当不辱命。”建文帝依奏，即传旨，令李景隆暗领兵马，擒捉周王并家属到京回话。

李景隆领了密旨，悄悄带了一千甲士，潜至河南，将周王府围住，一一捉出周王并世子阖宅眷属，不曾走了一个，尽解至京师复命。朝廷发下旨意，说周王大藩，不思卫关，乃交结诸王，谋为不道，本当加法，笃念亲亲，姑削王爵，废为庶人，改迁云南，涤心易虑，以保厥终。周王奉旨有屈无伸，只得领了世子眷属，迁往云南而去。

正是：

九重龙种高皇子，一旦迁为滇庶人。

王法无情乃如此，算来何贵又何亲。

周王迁废之后，各国亲王闻知，俱大惊疑，各不自安。山东齐王，恐怕朝廷议己，因轻身入朝，留住京师数月。看见朝廷举动，一味仁柔，全无重兵防御，心下想道：“京师重地，疏虞至此，若有精兵一支，可袭而得也。”因悄悄差一心腹归国，密令护卫柴真，训练兵马，以图袭取。不料差的心腹，一时不密，为青州中护卫军曾深探知，竟入京告柴真练兵从工谋反。有旨拿柴真赴京师典刑，废齐王博为庶人还国。

过不多时，又有人告湘王伪造宝钞，及残虐杀人等事。廷臣议欲加罪。建文帝念其事小，但降诏切责，令其修省。原来湘王名柏，是太祖第十一子，生得丰姿秀骨，具文武全才，好结交名人贤士。自分封到荆州，造一景贤阁，以延揽四方俊彦，一国士民皆称为贤王。今忽被诏书切责，心甚不平，因口出怨言，谢恩表又词多不逊，朝廷大怒。发兵至荆州围其城，又围其官，欲执之京师，削夺迁徙。湘王愤恨，便欲自尽。左右劝解道：“殿下无罪，到京自有辩处，何苦乃尔。”湘王道：“寡人非不自知无大罪。但思寡人是太祖之子，今上之叔，南面为王，尊荣极矣。如今为小人离间，遣兵相逮。若至京师，自当听一班白面书生、刀笔奴吏妄肆讥议，心实不堪；况太祖不豫，寡人不及视疾；太祖殒天，寡人又不能会葬，使寡人抱恨且痛，何乐为人！而犹欲向奴吏之手，苟求生活，寡人不愿也！”因痛哭，呼“太祖父皇”不已，洒泪满地，泪尽继之以血。左右见者，皆唏嘘不胜。湘王又道：“寡人王者，仓卒效庶民自裁，殊失大体。”因命宫中纵火，聚妃妾于大殿，自具衣冠，向北拜辞宗庙。拜毕说道：“寡人文武才也，苟为乱，孰能当之！”遂乘马执弓，跃入火中而死。阖宫妃妾，尽皆赴火焚死。使者细细回奏，建文帝听了，惨然不乐。

过不多时，又有人告岷王凶悖，有旨削其护卫。过不多时，又有人告代王贪虐，将为不轨。朝廷议要发兵讨之，侍读方孝儒奏道：“治民者当以德化，不当以威武，况诸王至亲乎？诸王有过，若尽用兵，则存者无几，枝叶尽而根本孤，岂立国亲亲之道哉？”建文帝道：“朕亦知威武不如德化，但诸王骄肆异常，非德化所能人。朕之用兵，不得已也。”方孝儒道：“人生有贤有不肖，贤者，不肖之师也。臣闻蜀王好善乐道，四海钦其贤哲。今代王不肖，与其发兵执之，莫若下认，迁之于蜀，使与蜀王相亲，则不肖者，将渐积而为贤矣。”建文帝闻奏大喜：“卿言是也，惜朕不早闻此佳谋，令骨肉多惭。”因诏迁代王于蜀。只因这废削五个亲王，有分教：衅起朝廷，祸生藩国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徐辉祖请留三子 袁忠彻密相五臣

话说周王、齐王、湘王、岷王、代王，不上一年，尽皆废削。报到燕国

，燕王大怒道：“允爇小子，如此听信奸臣，杀戮诸王，如同草芥。今我若不发兵制人，后将渐次及我矣！”遂欲举兵。道衍忙止住道：“举兵自有时，此时若动，徒费刀兵，未能成事。”燕王道：“若不举兵，目今太祖小祥，例当人祭。寡人不往，朝廷必疑；寡人若往，朝廷奸臣甚多，又恐不测，却将奈何？”道衍道：“殿下不可往，宜遣世子代之。”燕王道：“遣世子代往固妙，倘拘留世子为质，又将奈何？”道衍道：“臣已算定，彼君臣不知大计。我以礼往，彼留之。畏我有辞，必不敢留。”燕王道：“既不敢留，单遣世子高炽一人，莫若并遣次子高煦、三子高燧同往之，更为有礼，愈也使朝廷不疑。”道衍道：“殿下之言是也。”燕王遂遣三子，备了祭礼同往。

到了京师，朝见过，齐泰密奏道：“燕王不自来，却遣三子来，当拘留他。拘留三子，亦与拘留燕王无异。乞陛下降诏拘留之，以系燕王之心。”黄子澄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前日废削五王，皆五王自作之孽，非朝廷无故加罪。今燕王遣三子来行祭礼，是尊朝廷，无罪也；无罪而拘留之，则燕王之举兵有辞矣。莫若遣还，以示无知。”建文帝道：“拘留非礼，子澄之言是也。”

原来燕王之妃，即魏国公徐辉祖、都督徐增寿之妹，燕王三子，即辉祖之甥。三子到京，就住在舅舅徐辉祖府中。辉祖见次甥高煦，勇悍无赖，因暗暗入朝密奏道：“燕王久蓄异志，今遣三子来，实天夺其魂。陛下留而剪除之，一武士力耳；若纵归回，必贻后患。”建文帝道：“留之固可除患，但恐无名。”徐辉祖又奏道：“臣观三子中，次子高煦，骑射绝伦，勇而且悍，异日不独叛君，抑且叛父，陛下拘留无名，乞且遣世子并高燧还国，单留高煦，亦可剪燕王之一臂。”建文帝踌躇不决，命辉祖退出。召徐增寿问之，不期增寿与燕王相好，力保其无他。建文遂不听辉祖之言。俟太祖小祥，行毕祭礼，竟有旨着三子还国。辉祖闻旨，忙忙入朝，犹欲劝帝拘留。不期又被增寿得知消息，忙通知高煦。高煦大惊，此时旨意已下，遂不顾世子与高燧，悄悄走入厩中，窃辉祖一匹良马，假说入朝，竟驰马出城而去。辉祖候了一会，见建文帝无意拘留，因暗称道：“朝廷虽不拘留，我即以舅舅之尊，留他些时，亦未为不可。”忙归府中。早有人报知高煦窃马逃去之事，辉祖大惊，忙差人追赶。去远追不及了，心下想道：“高煦既遁，留此二甥何益？”遂奉明旨送二甥归国。

正是：

忠臣虽有心，奸雄不无智；

岂忠不如奸，此中有天意。

却说世子高炽并高燧，赶上高煦，一同归见燕王，将前情一一说了。燕王大喜道：“吾父子相聚，虽彼君臣所谋不臧，实天赞我也，何忧大事不成

！”因问道：“近日朝廷有何举动？”世子道：“亦无甚举动，但闻要册立皇子文奎为皇太子。”燕王笑道：“先皇兄既号懿文，他又自名允炆，改年号又曰建文，今太子又命名文奎，何重复如此！使臣民呼年与呼名相同，无乃不祥乎？且文奎二字，乃臣下儒生之常称，岂有一毫帝王气象？小子吾见其败也。”过不多时，忽闻有旨，以都督耿(王献)掌北平都司事，以左金都御史景清署北平布政司参议，又遣都督宋忠，调缘边各卫马步军三万，屯开平备边，燕府精壮，悉选调隶于宋忠麾下。燕王闻报大怒，因与道衍说道：“前遣张口、谢贵二人来，明明为我；又今遣耿(王献)、景清、宋忠三人来，亦为我也。朝廷如此备我，我其危矣。”道衍笑道：“殿下勿忧。臣视此辈正如行尸耳。莫说这五人，即倾国而来，有何用处？”燕王道：“寡人闻人说，景清、宋忠，皆一时表表人物，汝亦不可轻视。”道衍道：“非臣轻视，彼自不足重耳。殿下若不信臣言，有神相袁柳庄之子，名唤袁忠彻，相亦称神。待三司官来谒见，例当赐宴。赐宴时，可令袁忠彻扮作股役之人，叫他细相五人，便可释大王之疑矣。”燕王道：“如此甚妙。”

不数日，景清等俱到，朝见过，燕王择了一日，令一同赐宴三司官。这日景清、宋忠、耿(王献)，并张口、谢贵，一齐都到，照官职次第坐定饮宴。燕王叫袁忠彻假作斟酒人役，杂于众人中，执着一把酒壶，将五个大臣细细相了。不多时，宴毕散去。燕王问袁忠彻道：“五人之相何如？”袁忠彻道：“朱忠面方头阔，可称五大，官至都督至矣，然身短气昏，两眼如睡，非大福今终之人。张口身材短小，行步如蛇。谢贵臃肿伤肥，而神气短促。此二人不成大事，目下俱有杀身之祸。景清身矮声雄，形容古怪，可称奇相，为人必多深谋奇计，殿下当防之，然亦必遭奇祸。耿(王献)颧骨踵鬓，色如飞火，相亦犯凶。以臣相之，此五臣皆不足虑也。”燕王闻言，大喜道：“若果如此，寡人无忧矣。”只因这一相，有分教：今日评论术士之口，异日血溅忠臣之颈。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回便知。

### 第九回 避诏书假装病体 凑天时暗接龙须

话说五臣在燕府宴毕散去，到了次日，宋忠即奏诏旨，要调选燕府精壮兵马，隶守开平。燕王因问道衍道：“如此奈何？”道衍道：“任他调去不妨。”燕王道：“府中精壮，能有几何，若被他调去，明日谁人为用？”道衍笑道：“调是凭他调去，用是终为我用，殿下勿忧。”燕王犹不深信，然无可奈何，只得开了册籍，听宋忠选调。不期这护卫中有两个官旗，一个叫做天谅，一个叫做周铎，俱是精壮，大有勇力，恰恰宋忠选调中有他二人名字。他二人商量道：“我二人皆燕王心腹，异日燕王举义，我二人在阵上一刀一枪，博得个封妻荫子，也不枉一身本事。今若调去守边，混杂行伍中，何日能出头？”遂

用银子，在管事人手中，买脱名字，又另签两个。那两人不服，访知于谅、周锋密议之言，就告在百户倪谅处。倪谅闻知，见事有关系，就星夜奔到京师关下告变。建文帝即传旨，将于谅、周锋二人，拿至京师，付法司审问。法司严刑拷打，审出真情，遂将二人斩首。因二人口称“异日燕王举义”等语，遂降诏切责燕王，诏曰：

天下一家，国无两大。朕系高皇帝嫡孙，既承大统，王虽尊，属臣也。前入朝不拜，擅驰御道。朕念亲亲，屈法赦王。王宜改过，作藩王室。奈何蓄谋叵测，致及士卒有异日举义之词。其为大逆不道甚矣。姑念暧昧不究，诏书到日，宜尽削护卫，以尊朝廷。特诏。

诏书将到之日，燕王先已探知，忙与道衍商量道：“朝廷有诏来，迫我甚矣。此时若不举事，尚待何时？”道衍道：“此时尚早，王须耐之。”燕王道：“非寡人不耐，诏书一到，何以对之。”道衍道：“这也不难，殿下只托疾，不开读便了。”燕王点头解意，遂假装中恶之病，忽然佯狂起来，也不带人，也不冠履，竟跑出宫来，满街乱走。宫门近侍，谁敢拦阻，只得紧紧跟随。燕王走入市中，看见各店饮食，便取来乱吃。哭一回，笑一回，口中胡言乱语。走得倦了，看见街上土堆，便睡在上面，全不怕汗秽。近侍慌了，只得抽入宫去，遍召医生下药。或说中疾，或说中风，俱不知其故。

过了数日，诏书到了，因王病狂，不省人事，只得将诏书供在殿中，候王病好开读，写表申朝廷。布政张口，都司谢贵，每日入宫问疾。此时夏月，天气炎热，见燕王拥着烘炉而坐，犹寒战不已。张口退出，与谢贵说道：“燕王何等英雄，今一旦狼狈如此，真朝廷之福也。我欲飞表，将燕王实病消息，报知朝廷。”谢贵道：“你我外臣，纵然体察，不过得其大概，内中发病详细，必须会同葛长史，共同出本详报，方见你我做事的确。”张口道：“有理。”遂密遣心腹吏李友直，请葛长史来议事。葛城被请至，问道：“二位大人，有何见谕？”张口因叱退左右，邀入密室，说道：“我等奉命，来守兹土，实为监制燕王。若有差池，我等罪也。今幸燕王大病，昨见他这等炎天，尚拥炉称寒，料不能痊矣。就使好了，也难图大事。故拟会同贵司，将燕王病状，细细奏闻，使朝廷得以安枕。你我责任，也可以少些。”葛诚道：“二位大人若如此轻视燕王，我等不久皆为燕王戮矣。”张、谢大惊道：“何以至此！”葛诚道：“燕王之疾，诈也。就其诈而急图之，使彼不暇转圜，庶可扑灭。若信以为真，防守一懈，彼突然而起，则堕其术中矣。”张口道：“贵司何以知其诈，莫非有所闻见乎？”葛诚道：“非有闻见，以理察之。盖国让责诏书将到，不便开读，故作此病态，固不可知。然夏月非拥炉之时，而故拥炉



，拥炉非有寒可言，而特特言寒，非诈而何？”张、谢二人听了，连连点头道：“若非贤长史才智深微，几乎被他瞒过。但此事如此区处？”葛诚道：“如今可乘其诈病，人心解体之时，急急请旨，夺其护卫，拿其官属，然后系之逮之，一夫之力耳。”张口大喜道：“承教，承教！即当行之。”

葛诚、谢贵辞出，张口就在后堂，叱退书吏，写下表章稿儿，报说燕王之病是诈，乞速敕有司削夺护卫，并拿有名官属等事。做完本稿，又亲自写成表章，密封印停当。犹恐怕内中有甚差讹，拿着本稿，只管思察。不料一时腹痛，要上东厕。本稿不敢放下，就带到东厕上，重复审视。看了半晌，觉无差错，便将本稿搓成一团，塞在厕中一堵破墙缝内，料无人知。上完厕，走了出来，将封印好的本章，差人星夜送往京师去了。不料这事被那心腹吏李友直看在眼里。原来这李友直，最有机智，久知燕王是个帝王人物，思量要做个从龙功臣，时常将张口的行事，报知燕王，以为入见之礼。燕王甚是欢喜，吩咐管门人说：“这人来，即时引入见我，不可迟缓。”这日，恰恰李友直看见张口叱退书吏，自坐后堂，写下表章。知与燕府有些干碍，便留心伏在阁子边，悄悄窥看。看见张口写完表章，封印停当，又看见他将本稿带到厕上，去了半晌，及出来，都是空手，步到堂上，发过本，自回私衙去了。李友直放心不下，走到后堂，细细搜寻。不见有甚踪迹，又走到厕上来寻。也是合当有事，那厕边破墙缺中，露出一些纸角来。他信手扯出来，理清一看，恰正是参燕王的本稿，谢贵、葛诚，俱列名在内。遂满心欢喜，以为此本稿，又是一个进身好机会，忙忙拿了，即去报知燕王。走到燕府，管门人认得李友直，是燕王吩咐的人，即时引他入见燕王。李友直将张口之事，说了一遍，就将本稿呈上。燕王看了，大怒道：“这等好臣，怎敢如此害我，我必要先杀他！”就对李友直说道：“你为寡人如此留心打探，异日事成，寡人自然重重赏你。”李友直叩谢，退出去了。

燕王就召道衍，将本稿与他看，又说道：“寡人诸事已备，如今时势又急，正直发动，不可迟缓。”道衍道：“大王独不记袁柳庄神相之言乎？他许大王年交四十，髯过于脐，方登大宝。今大王年虽才交四十，似乎可矣，但臣窃观大王，髯尚未过于脐，则犹未可也。”燕王听了，不悦道：“年可坐待，而髯之长短，却无定期，如何可待？若必待髯长过于脐，方登大宝，寡人恐大宝之登，又成虚望了。”道衍道：“大福将至，鬼神自然效灵，非可寻常测度。愿大王安俟之，髯生不过旦暮事耳。”燕王似信不信，无可奈何，只得退入内宫，时时览镜，自顾其髯，或拈弄而咨嗟，或抚视而叹息。

徐王妃见了，问知其故，暗想道：“髯乃气血所生，必积渐而后长，怎能顷刻便过其脐。王情急切，何以得安，必须如此如此，方可稍慰王怀。”算计

定了，因治酒，苦功王饮。燕王被班，多饮几杯，不觉大醉，就倒在榻上睡下。徐妃乘王睡熟，因将自己头发，检选了数百根，摘下来，悄悄用手将一根根都打一个结儿，结在燕王龙须之上。接完了，再用手细细拂拭，竟宛然如生成一样。及燕王酒醒，坐起身来，徐妃贺道：“恭喜大王，美髯得时乘运，已长过于脐矣。”燕王听了，低头一看，用手一捋，果然黑沉沉一缕香髯，直垂过脐，不觉又惊又喜。因看着徐妃笑说道：“我只睡得片时，为何须忽长如此？虽鬼神栽培，亦所不及。贤妃忙忙贺我，定知其故。”徐妃笑而不言。燕王再三盘问，徐妃方奏道：“此妾之发也！因见王情不悦，妾心正忧，故将妾发，戏接工须，以博大王之一笑。不期天假妾手，竟若生成，实大王之洪福也。”燕王听了，大喜道：“此乃凤毛接龙须也。”因挽徐妃同坐道：“贤妃有如此灵心，又有如此巧手，异日同享富贵，是贤妃自得，非寡人所及也。”二人甚喜。只因这一事，有分教；天心有定，人事凑合。欲知后事，请看下文。

#### 第十回 北平城燕王起义 夺九门守将降燕

再说张口疏到了京师，朝廷果差一个内官赍诏来，坐名捉拿护卫官属。又敕张口、谢贵协同捉拿，不许走漏一人。张口、谢贵得旨，便将北平城中护卫兵马，并屯田军士，俱调来布列城中，暗暗围着王府。又恐怕王城中有兵突出，复于端礼等门，尽将木栅塞断，甚是严谨。但未奉诏擒王，不敢逼入王宫，只日夜提防。而燕府中，只称王病，不开读诏书，内臣不敢拿人。捱了数日，见燕府只是如此，内臣急了，只得与张口、谢贵商量道：“诏书原敕王自拿官属付我，而王只托病，不开读诏书，我辈岂敢妄动。”三人只得又共同飞疏，奏报朝廷。

朝廷又降下密敕与卫官张信，敕他乘人卫之便，手执燕王。张信接了密敕，大惊道：“朝廷殊无分晓，燕王何人，我一卫官，怎能手执？”又系密敕，不敢与人商量，只得告知母亲。其母甚是贤智，因说道：“此事断不可行。汝父在日，常说天下的王气，在于燕分。故今燕王所为所行，豁达大度，有王者气象。妾闻王者不死，岂汝所能手执？若从密敕，轻举妄动，徒自取灭亡耳。”张信道：“若不执王，何以缴此密敕？朝廷问罪，祸亦不免。”其母道：“不如转视为福，密告于王。王无祸，则汝亦无祸矣。”张信细细忖度，知母言为是。遂暗怀密敕，走到燕府，要见燕王。府中人辞以王病，不敢通报。张信道：“我之要见王，非我私自要见，乃奉朝廷密敕要见。就病在床，也须一面。”府中人只得通报，就引他入去。燕王见张信奉敕来见，不知何意，愈加装出许多病态。张信见了，拜伏于地道：“微臣犬马之诚，实在殿下。殿下不必瞒臣，有事当与臣商之。王若必以臣为不诚，过加疑忌，则臣奉有密敕，在此执王，王须就执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怀中就取出密敕，呈与燕王。燕王看

了，真是密敕，忙忙起来，用手挽扶张信道：“贤卿救我一家性命，何以报德？”张信道：“君臣何言报也。但事急矣，愿大王早为之计，迟则恐有变。”燕王肯首道：“卿言是也。可暂退，即当举义，决不使朝廷累你。”张信因退出去。

燕王召道衍入宫，将密敕与他看了，遂问：“今用何计？”道衍道：“今大王不必问矣，年至四十，髯已过脐，将士聚集，兵马训练，钱粮充足，七月交秋，天时已至，朝廷一诏二诏，人事又迫，此时不举义，更待何时！”燕王大喜，遂召张玉、朱能入宫，谕以举义当从何起。朱能道：“士卫兵马，虽布满城中，不过虚张声势而已。大王起义之日，只消臣带护卫一二百人，先擒张口、谢贵来，斩首祭旗，则其余自惊散矣。”道衍道：“将军以兵擒之，不如以计捉之。”朱能道：“国师有何计策？”道衍道：“只须依诏书将所逮官属收下，命谢贵、张口入宫付之。彼一入宫，须如此如此擒之。”燕王大喜，遂传出命旨，称说病愈，约壬申日亲御东殿，将所述护卫官属，照坐名拿下，召谢贵、张口入宫，查明交付内宫，以复明诏。正传旨间，忽殿之前檐，堕下一片瓦来，跌得粉碎。燕王见了，不悦道：“莫非此举不祥？”道衍道：“此大吉之兆，非不祥也。”燕王道：“何以言之？”道衍道：“旧瓦碎，欲殿下易黄瓦耳。”燕王方才大喜。

到了壬申这日，燕王清晨出来，坐于东殿，暗暗埋伏精兵于殿旁之两庑，然后大集王府官僚，传出令言，召布政张口、都指挥谢贵入宫，交付朝廷所逮官属。张口、谢贵以为兵马围绕王府甚众，燕王计穷，诈病不能了局，故不得已而交付所逮官属，遂信为实情，昂然而入。走到殿前，望见殿上燕王，虽然病愈，却尚倚杖而坐，只得朝见。朝见过，因奏道：“前奉朝廷明诏，坐名逮护卫并官属人等，今又奉殿下令旨，捉拿交付臣等，故臣等特来朝见领去。”燕王道：“你要拿人么？这个容易。”将头一举，近侍就大呼道：“护卫何在，有旨拿人。”殿上只传得一声，两庑下早涌出二百精兵来。有许多跑到殿前，将张口、谢贵绑缚起来；又有许多走到殿上，将长史葛诚拿将下去。三人被擒，忙大叫道：“此系朝廷明诏所为，与臣等何干？今殿下加罪臣等，莫非殿下之病尚未痊愈？”燕王大怒，因将所倚之杖，投于地上，大骂道：“我有何病，不过为你一班奸臣所逼耳！”张口道：“殿下今日倚着伏兵，诱杀臣等，但恐朝廷闻知殿下擅杀钦命大臣，怎肯干休！那时大兵临门，恐大王悔之晚矣。”谢贵道：“一时之怒，终身之祸，大王须三思而行。莫若姑留臣等，尚可挽回。”燕王道：“寡人大兵，就要南下，朝廷救死不暇，焉敢加予。今先斩汝三奸人之首，悬之藁街，晓谕满城奸人，使他知警。留之何用！”因叱校尉，把三人推出斩首。

就要发兵去夺北平城九门，忽官僚中闪出一人，俯伏殿前，大声痛哭道：“大王斩此三人，祸不久矣。”燕王视之，乃伴读余逢辰也。因骂道：“迂儒！寡人今日起义，乃大吉之期，为何哭泣，说此不祥之语！”余逢辰道：“臣见大王所为非礼，又有三大不可，故一时激切言之。至于吉不吉，祥不祥，不暇计也。”燕王道：“有甚么‘三大不可’？”余逢辰道：“嘲廷，君也；大王，臣也。以臣杀君之臣，名分必有伤，此一大不可也。朝廷所有，天下也；大王所据，不过一隅。以一隅而欲抗衡天下，势力不敌。此二大不可也。朝廷不加兵，而以诏敕劝戒，仁义也；大王不谢过，而擅杀命臣，暴虐也。以暴虐而欲加仁义，人心必不服，此三大不可也。有此三大不可，故臣但见为取祸，不见为举义，乞大王加察。”燕王听了，又骂道：“腐儒！只知死泥虚名，不知深思实义。寡人乃高皇帝嫡亲第四子，以上三皇兄皆薨，则高皇帝之天下，原寡人之天下，孰当为君，孰当为臣。天下虽大，而一小子与两班书生，岂能用之？寡人一隅纵小，明日兵出，不异汉之席卷三秦，势力又安在哉？若其不一年而废削五皇叔，今又兵围寡人，仁义乎？暴虐乎？寡人遵祖训，今日先诛此三奸，明日再举兵向关，尽除君侧之奸，使朝堂肃清，迹虽似乎暴虐，实大圣人之真仁义也。汝腐儒拘谨固执，安能知之！此等腐儒，留在世间，误天下苍生不少。”因命校尉，亦推出斩首。

随即令张玉、朱能，领兵擒捉围绕王城将士，并分夺省城九门。二将奉旨领兵突出，正要擒捉围城将士，不料围城将士，听见燕王杀了张口、谢贵，大家心慌胆碎，一齐散去。及二将领兵突出王城，已不见一人。正欲分夺九门，忽见一将，领着千余人，竟奔府城而来。原来来的这将叫做彭二，也是一个都指挥，与谢贵同一营。听得谢贵被燕王诱去要杀，不胜愤怒，忙传号令，招呼兵将，要攻入王城去救。不料将士不齐心，一时招呼不来，招得半晌，只招得千余人，遂领了竟奔王城而来。恰遇着张朱二将领兵而来，彭二一马当先，大叫道：“燕王藩臣，敢于擅杀天子命吏??已犯大逆之罪。汝臣下之臣，复助纣为虐，其罪更当何如？”朱能大怒道：“燕王举义靖难，汝等一辈为难奸臣，不杀何为！”因举枪劈面刺来，彭二忙侧躲过，亦举枪还刺。朱能初出王城，正要卖弄英雄，斗了数合，就乘空大喝一声“着”，将彭二刺死于马下。众兵见彭二刺死，早纷纷逃散。及张、朱分夺九门，九门将士，早有八门自知力不能敌，皆拱手而降。唯西直门守将坚持不下，有人报知燕王。燕王复遣指挥唐云，传谕守将：“汝毋自苦，朝廷已听燕王自制一方矣，汝为谁守？”守将信之，遂亦降燕。燕王一举义，诛了五臣，夺了九门，满心欢喜，遂与道衍商量后事。只因这一商量，有分教：征诛得计，仁义抱惭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一回 攻王城马俞败走 夺居庸二将成功

却说燕王既遣张玉、朱能、唐云，夺了省城九门，便要捉拿三司众官，道衍因说道：“凡举义必须有名。今大王举义，若不倡一举之美名，则人必以为是夺建文之天下，则有或符或违，非为全算。”燕王道：“然则将何为名？”道衍道：“臣读祖训，见内有清君侧之恶训。今齐泰、黄子澄，是君侧之恶。朝廷之难，乃彼而作。大王何不以靖难为名，请诛二人，使天下知大王非私天下，则举义之名正言顺矣。”燕王听了大喜，遂命内臣为文，以誓师道：

于太祖高皇帝之子也，今为奸臣谋害。祖训有云：“朝无正臣，内有奸恶，必训兵诛之，以清君侧之恶。”况今祸迫于躬，义与奸邪，不共戴天，故率尔将士讨之。罪人既得，则当法周公以辅成王。尔将士其体予心，毋违命！文未止书二年七月，竟削去建文年号。

燕王誓师毕，又出榜于通衢道：“三司奸臣张口、谢贵、彭二，及长史葛诚，伴读余逢辰，同恶相济，今已擒诛。其兵从正者，速赴府报名，照传供职。”不一日，布政司秦政、郭资、按察司副使墨麟、都指挥同知李睿、陈恭，并府县各官，俱次第到王府报名人册。唯都指挥使马宣、俞（王真）二将不服，竟统领麾下兵将，来攻王城。朱能、张玉闻知，便率兵抵敌。大家在城中，或大街，或短巷，东边赶到西边，南头杀到北头，竟混战了一日。马宣、俞（王真）毕竟众寡不敌，被张玉、朱能杀败了。马宣逃走，往蓟州去；俞（王真）逃走，往居庸关去，按下不题。

却说朱能、张玉，见马俞二人败走他方，也不追赶，忙收拾兵马，查点捉获兵卒。直乱三日，然后城中大定，百姓安靖如故。此时燕王雄踞北平，以为根本，竟自署官属，遂以邱福、张玉、朱能，为指挥僉事，统领合城兵马。又耀布政司吏李友直，为本司右参议，掌管府郡政事。凡有关系军务，不论大小，皆奏请燕王亲自裁夺。

城中既定，众将报功毕，遂将当阵擒获从乱士卒，册籍呈上，候旨梟首。不期燕王未出，适值道衍入见，偶将册籍一看，见内中有金忠名字，打动他十年前的心事。因叫长随去查问：“这金忠系何处人，为何在此从马宣、俞（王真）作乱？”长随问了，来回复道：“这金忠说是浙江宁波郭县人，为因有罪，遣戍到马宣卫所。马宣作乱，不得不从。”道衍问明，候燕王出殿，即奏道：“臣有一故人，叫做金忠，今犯从乱之罪，乞大王赦之。”燕王问故，道衍遂将十年前席道士指点之事，细细说了。燕王听了，喜道：“原来尘埃中，原有异人。”因传令旨，将从乱尽行梟首，单赦金忠，召入殿来。金忠承召，叩首谢恩，燕王因问道：“姚国师说，你受了席道士一种数学，可为寡人细细一

卜，看靖难师出，胜负何如，几时能成大事？”金忠领旨卜完，因奏道：“此卦乃潜龙升天，大吉大卦。靖难师出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但遇大木穿日，小不利耳。若问成事，只候水拥马来，便登大宝矣。”燕王问道：“何谓‘大木穿日’？何谓‘水拥马来’？”金忠道：“此系天机，臣不敢泄，时至自知。”燕王大喜，遂令金忠为府中纪善，随侍帷幄。

金忠谢恩退出。燕王问道衍道：“北平自城，既已定矣，靖难之师，亦已起矣，为今之举，当取何地？”道衍道：“南征为缓，北伐为急。若不先清北地，必有内顾之忧。今宋忠拥兵居庸，意在图燕。既闻口、贵受诛，其谋愈急；又兼俞（王真）败走，与他合党，宜急攻之。”燕王深以为然，遂召集诸将，说道：“居庸关路隘而险，乃北平之咽喉。我师必得此，方可无北顾之忧。今为宋忠、俞（王真）所据，非我之利。又闻宋忠退保怀来，单留俞（王真）守关，须乘其初至，众心未定，急往攻之，则易取也。若稍稍迟缓，彼部署一定，必增兵坚守，再欲取之，则未免费力。”诸将皆应道：“是！”燕王就令指挥徐安为将，千户徐样为先锋，率兵先行，自帅大兵在后压阵。徐安兵到关下，徐样看见关前，并无准备。因领一队兵马，大呼杀入。俞（王真）见了，慌忙招呼将士迎敌，仓促中怎挡得燕兵奋勇而来，左冲右突，杀得马倒人翻。俞镇支持不住，只得弃关，领了残兵，逃往怀来，报知宋忠而去。

燕王兵到，见得了居庸要地，满心欢喜，就要发兵袭取怀来。诸将道：“宋忠调集沿边的兵马甚众，今尽在怀来，我师若往袭取，不过数千，恐彼众我寡，难与争锋。况居庸一关，乃彼必争之地，俟彼来争，则破之易耳。”燕王道：“凡用兵当以智胜，难以力论，宋忠拥兵虽众，然无才胆小，又轻躁寡谋。闻我诛了张口、谢贵，今又夺了居庸，彼心已碎，焉敢出兵。今乘其无措，潜师而往，破之必矣。”遂亲帅八千兵马，倍道而进。只因这一进，有分教：兵称有制非关众，将贵先机亦在谋。欲知后来胜败，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十二回 设奇计先散士卒 逞英雄杀入怀来

却说宋忠奉旨来调集沿边兵马，又选燕府精壮，隶于麾下，一时兵多将广，可以压住燕王的邪谋。若使宋忠果有忠君之志，定乱之才，一闻燕王起义，杀了张口、谢贵，便当率沿边将士，杀入燕府，可一时扑灭。不期宋忠果然无才胆小，忽闻燕王起义，恐祸及身，早退保居庸。及俞（王真）败走居庸，他见势头不好，又退保怀来，单留俞（王真）坐守居庸。不料燕王又夺了居庸，俞（王真）逃到怀来，二人正慌张无措，忽又报燕王亲帅大兵，来取怀来。宋忠闻报，这一惊不小。因心生一计，聚集调选燕府的精壮，说道：“燕王反叛朝廷，谋为不轨，汝等知道否？”众兵道：“已知道了。”宋忠道：“前日朝廷旨意，选调你们到我麾下，是爱你们精壮，可以边上立功名。故着你们家小，原

住北平，异日立了功名，封妻荫子。不期燕王反了，道你们归顺朝廷，不助他为恶，一时恼怒，遂将你们家小都杀了。你们知道么？”众兵听了尽吃一惊道：“这事小的们全不知道，只怕信还不确。”宋忠道：“我已见报，怎么不确。”众兵见是确信，皆放声大哭道：“朝廷调选我们，我们原不情愿，因被燕王送出册子，故无奈何，抛弃父母妻子而来，为何转说我们归顺朝廷，杀我们家眷。这冤屈何处去伸？”宋忠见人心已动，因说道：“你们父母妻子，已被他杀了，哭也无用。莫若抖擞精神，与我去擒燕王，与你们去报仇。”众兵厉声答道：“莫不致死！”宋忠大喜，遂命指挥彭聚、孙泰，率领众精壮为前部，先渡河迎敌。自领众兵在城，为阵以待。

早有细作探知其事，报与燕王。燕王因命军中查出选去精勇的子侄来，叫他张用旧时旗号。又叫众精壮的亲戚、朋友、乡邻，同聚一队，向前厮杀。又立起一面招降旗，招呼精壮归降。不多时，两军相遇，各各射住阵旗。众精壮远远望见燕阵中的旗帜，倒有一半是他们旧时名号。有眼快的说道：“那个少年拿枪的，不是我儿么？”又有看见的，指说道：“那个中年骑马的，不是我叔么？”这个认出家人，那个认出朋友；这边呼名，那边答应；那边招手，这边点头。大家看得明白，尽欢喜道：“原来是主将骗我们！我们家眷俱各无恙。”又看见燕营竖着招降旗号，早纷纷过去了一半。彭聚、孙泰哪里禁压得住。

忽见燕阵上张玉提刀跃马，冲过阵来。彭聚忙提枪迎敌，两将并不答话，即时交战。战了数合，彭聚当不得张玉力大，渐渐要败，孙泰见了，只得把马冲出，提刀来攻，两下混战，张玉全无惧怯，愈觉精神。燕阵上朱能见两将夹攻，遂提枪跃马冲出，大喝道：“我来也！”那马冲到彭聚面前，照左助下一枪刺来。彭聚措手不及，早被枪尖刺着，挑下马来。那孙泰正与张玉苦战，忽见彭聚被朱能刺死落马，惊得魂魄全无，策马退后便走。张玉放马赶上，把刀砍来，孙泰躲闪不及，早已被砍为两段。合营将士看见两个主将阵亡，精勇又招去一半，谁敢守阵，只得抛旗弃鼓而走。

燕王看得分明，将鞭鞘一举，指挥将士渡河追赶。赶到城下，见宋忠将数万人马，摆成阵势，列于城外。他见自家的败兵涌至，早已冲动阵脚。又听说燕兵勇不可当，虽奉军令不许擅动，心下实是慌张。及燕师赶到，诸将还打算与他对垒。燕王忙召张玉、朱能，并诸将激之道：“兵不在多而在精。我观宋营无头无尾，无正无变，阵不成阵；孰偏孰里，将不成将；东西散乱，兵不成兵。人马虽众，不过蜂蚁耳。众将军若奋勇直冲，自不战而鸦鹊乱矣。不乘此时擒捉宋忠、俞(王真)，更待何时！”张玉、朱能与众将听了，齐应道：“燕王详审兵势，有如观火，已明示臣等功名之路。臣等敢不效力！”燕王见众将

齐心，大喜，因各赐酒三杯，命军中擂鼓发炮。众将一齐上马，带领精兵，乘着震天鼓炮，竟如一阵猛虎直往宋营杀来。宋忠看见，急合众将迎敌。众将虽有百余员，却你推我，我推你，无一将敢奋勇当前。宋忠见了大怒，遂挥剑临阵，要一一斩首。众将慌了，遂一齐拥出阵前。恰值燕将冲到，只得倚着人众，一齐上前混战。怎奈人虽多，却非惯战之将。战不多时，张玉早刀砍了两个，朱能早枪挑了三个，邱福早鞭打了一个，唐云早枪刺了两个，直杀得众将胆战心慌，这个东边闪开，那个西边遁去，一霎时杀得一个将官也不见了。众燕将看见宋营，果然将不成将，兵不成兵，阵不成阵，遂一齐呐喊，杀入阵中，横冲直撞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宋忠看见势头不好，只得从后营飞马遁入城中去了。合营军士虽有数万，但见主帅已逃，哪个还立得住脚，遂一哄都往城里乱窜。

此时俞(王真)正守城门，见宋忠逃走入城，恐燕兵乘势赶人，急令关闭城门。怎奈数万败兵一涌入城，几乎连城门都要挤破，怎容得你来关闭。败兵入城尚未一半，后边燕兵乘胜赶来，杀开一条血路，已冲入城中矣。俞(王真)在城上看见燕兵入城，知守不住，慌忙下城，奔到宋府，要约宋忠同逃往宣府去。遍寻宋忠不见，乃要自逃，而燕兵已围住宋府，不能得出。燕兵拥入宋府，看见俞(王真)，先捉了。遍搜宋忠，只是不见。直寻到东厕中，方才将宋忠捉出，就乘势夺了怀来城池。

此时燕王也飞马入城，出榜文，招降兵马，安抚百姓。不多时，宋忠沿边调来的三万兵马，都随着燕府选去的精壮来投降。燕王大喜，因谓张未二将道：“前日宋忠调选精壮时，姚国师就说，‘调是凭他调去，用是终为我用’，今果然矣。”遂命张未二将，将三万兵马，分隶各部。不多时，众将把宋忠、俞镇解来，燕王因笑问道：“二位将军，为国防制寡人，可谓劳苦矣。然不知天命，劳而无功，却将奈何！”宋忠、俞(王真)一言莫对。燕王又说道：“留汝不如杀汝，以成汝名。”因命军士推出斩之。

正是：

尽忠自恨无才，甘死方知臣节。

未知燕王又取何方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燕王定计取两城 炳文战败回真定

燕王即得了怀来，斩了宋忠、俞(王真)，又传檄山后诸州，而开平、龙门、上谷、云中诸守将，皆来归附，一时兵威大震。探马报到朝廷，朝廷闻知北平兵起，因命延臣议计之。廷臣皆荐长兴侯耿炳文老将知兵。建文帝因降诏，命耿炳文佩征北大将军印，帅兵三十万北伐。耿炳文奉诏，忙下教场，点齐三十万人马，选都指挥杨松为先锋，都督活忠、徐凯为左右翼，择吉出师，星



夜往北进发。一日兵到真定，耿炳文探知燕兵已到涿州，相去不远，因命驻师，待燕王兵至好接战。又想兵聚一地，不足张威。就合先锋杨松，领兵九千，进据雄县，以为前部；又遣都督徐凯，领兵驻河间；又遣都督潘忠，领兵驻莫州，三路以为声援。自以为分拨有方，连络合法。

早有细作打探明白，报知燕王。此时正是八月十五，燕王因命众将，潜师屯于娄义。候至日晡，乃谓诸将道：“用兵有机，机不可失。今夕中秋，南将贪饮为乐，必不设备。此破之一机也，愿众将军努力。”众将道：“大王神机妙算，自无遗策，敢不效命！”燕王大喜，遂命秣马会食，乘着黄昏时候，带领三千甲士，渡过白沟河，行到半夜方抵雄县。果然静悄悄，竟无准备。遂一声炮响，众将引军，竟破城而入。此时杨松已醉，听见炮响连天，吓得胆战心摇，急披挂上马，招呼麾下迎敌。众军皆在醉中，而燕兵已涌入营来，刀枪齐下，竟如砍瓜切菜，不独自身战死，而九军俱不能生还。

燕王遂取了雄县，诸将皆称大王用兵之妙，孙吴不及也。燕王笑道：“不独此也，诸将军若不惜劳苦，寡人还有一计，可乘此生擒潘忠。”众将惊讶道：“潘忠在莫州，去此百里有余，大王何计可以生擒？末将不解也。”燕王道：“寡人今夜破雄县，潘忠未必知，可遣一人装做杨使，乘夜到莫州报与潘忠，只说燕兵围城，求他来救。耿炳文分他在莫州，原为声援，他闻报自然速来。来时伏兵断其归路，两处夹攻，未有不成擒者。”众将听了，皆称奇计。燕王就差人装做杨使，去报潘忠。又命谭渊领兵一千，伏于月漾桥水中，候潘兵过后，听号炮一响，即起据桥，以断归路。分拨已定，然后自率众将，在雄县以待。果然潘忠闻报雄县被围，即时领兵飞奔而来，以为救援。过了月漾桥，将到雄县，前哨探马来报道：“杨松被杀，雄县已失。”潘忠听了大惊，方悔来差了，急急传命回兵。忽见城上金鼓齐鸣，炮声震地，燕将一齐拥出城来，喊杀连天。潘忠见退不及，只得指挥众将，上前迎敌。众将既传令要退，又指挥迎敌，便觉人心不一，虽勉强交锋，毕竟疲惫，怎当得住。燕王以为得计，更加猛勇。潘兵战不多时，阵脚立不住，只管挫将下来。潘忠看见势头是个败局，遂令后营改作前营，速速退过月漾桥，以为接应。不期后营退到月漾桥，又被谭渊领水中的伏兵，排列于月漾桥之两岸，伏弩齐发，炮声震地。稍若近前，矢石如雨。潘兵见了，忙去报与潘忠道：“不好了，归路已被燕兵阻断。”潘忠大惊，因传令道：“前有劲敌，后无归路，为今之计，唯有舍命力战而已。”令虽传下，怎奈军心已乱，哪里禁约得定。前营战败，逃到后营，后营无路，又奔前去。前后一齐乱窜，燕兵四面围袭，只叫要拿活的，不许走了潘忠。潘忠主张不定，只得弃了众兵，策马往小路而逃。不期小路中又有埋伏，把挠钩套索将潘忠捉住绑缚，解去见燕王了。潘兵进退无路，又听见主将被

捉，只得四散逃生。逃不去的，不是被杀，就是投降，还有许多淹死在月漾桥水中。燕王料莫州城空虚，乘胜进兵，取了莫州。众将皆进贺道：“大王妙算，真有鬼神不测之机。如此取天下，不啻摧枯拉朽矣！”燕王道：“此小敌耳，何足言奇。耿炳文虽称老将，实不知兵。今大队在真定，闻杨松之死，潘忠之擒，必不敢妄动。众将军不趁此时破之，更待何时？”众将道：“大王胜算，自合兵机，末将敢不效力！”燕王遂点起精兵三万，命张玉、朱能领了前部，先去与耿炳文对垒，自率大兵在后压阵。

再说耿炳文兵马驻扎真定，指望杨松前进一步，然后自进。不期驻扎不久，早已报杨松战败而死，心内犹想尚有徐凯兵在河间，潘忠兵在莫州，相为犄角，燕兵或未敢深入。不期隔了一日，又报潘忠领兵救援雄县，已被生擒，心内十分惊惧。暗想道：“久闻燕王善于用兵，我还不信；今我尚未与他接战，他竟袭破二军，取了两城，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。但恐他乘胜突至真定，我须要严阵以待，使他知我有备，方不敢轻觑。”因命左副将李坚，右副将宁忠，与左都督顾成，列营于滹沱河，准备炮石，埋伏弓弩。知燕兵必由西北而来，遂将西北一带，守得铁桶相似。

燕王领兵乘胜而来，离真定还有二十里，不知耿兵屯于何处，因叫前哨，去捉了几个城中出来采樵的百姓，问他耿兵屯于何处，百姓道：“耿元帅大兵，俱在真定城中。今间得大王兵从西北来，遂命李、宁、顾三将军，列阵在滹沱河北岸，以待大王。雄兵战将，密密排布，七八停都聚于此。”燕王又问道：“东南也有营阵么？”百姓道：“营阵虽有，但守卫单薄，料大王不从此来包。”燕王问得明白，厚赏百姓遣去。就命张玉、朱能，领众兵鸣锣击鼓，从西北向直奔耿营作正兵，与之交战。自带邱福，暗暗领三千精骑，绕过城西，直逼东南的营阵作奇兵。

正是：

兵有奇正，所以能胜。

单奇不正，全无把柄；

单正不奇，只好听命。

奇正不知，如坐陷阱。

奇正之用，虽有万端。

奇正之理，则唯一定。

却说张玉、朱能，奉燕王令旨，领了大兵，向真定来到了耿炳文阵前。耿炳文打探燕兵将到，恐三将有失，亲自出城，临阵督战。张玉、朱能恐燕王的奇兵未曾绕到，不敢逼近耿营。见他矢石坚守，便也扎住营盘，休息兵力。到了次早，方同众将，跃马出阵前。南阵上耿炳文也领众将。立马门旗之上，请

燕王答话。张玉厉声道：“燕王乃高皇帝嫡子，今皇上之叔。汝何人，敢请答话！”耿炳文道：“叛逆何尊之有？吾奉命讨燕，非不能战，而请燕王答话者，盖有善言奉劝，欲保全燕王也。”张玉大怒道：“燕王举义是遵祖训，以靖难诛奸，何为叛逆？汝既奉命为将，而用兵之大义，尚且未知，更有何善之可言！”耿炳文道：“皇上以仁义治天下，而天下安如磐石，有何难可靖！朝廷文武，尽皆忠良，有何奸可诛！若要靖难，除非自靖；若要诛奸，除非自诛。”张玉道：“周、齐、湘、岷诸王，皆高皇帝之子，有何罪过？而听齐泰、黄子澄之谋，削之、夺之，迁之、死之，非难而何？非奸而何？今又屡诏，削夺燕王之护卫。燕王何如主，而肯受奸人之播弄！故举兵诛之若罪人。斯得自效周公之辅成王，非有他也。汝不达大义，摇唇鼓舌，以惑三军，真奸人之尤也。我若不先把你这老好诛之，谁肯知警。今日汝来，是送死也。”因举刀纵马，直冲过阵来，要擒炳文。炳文因命李坚出战。李坚忙挺枪冲出阵前，大叫道：“反贼慢来，认得我李将军么？”张玉道：“我认得你是替耿炳文搪刀！”一面说，一面就举刀照头砍来。李坚忙用枪拨开，劈面相还，这一场好杀。但见战鼓齐鸣，阵面上征云滚滚，枪刀并举；沙场里杀气腾腾，一往一来，一上一下。两人直战了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耿炳文恐怕有失，忙令宁忠助战。宁忠马才到阵前，燕阵上朱能早飞马接住厮杀；耿炳文又令顾成助战，燕阵上谭渊又接着厮杀。六个将军作三对，正杀到龙争虎斗之时，耿炳文只顾立在阵前，催军督战，不提防燕王暗暗的从小路绕过城西，将东南二营袭破，转从东南直杀到耿炳文西北的营后而来。忽有东南的败卒报知耿炳文，炳文吃了一惊，急急分兵救应。而燕王与邱福的三千精骑，已从营后突入，横冲直撞，如一群猛虎。耿炳文营中，兵将虽多，今突然受敌，出其不意，便心下惊慌，把持不定。及听得燕兵喊声震地，杀将近来，部伍东西乱窜，自料是个败局。又闻燕兵个个大叫，要活捉耿炳文。炳文听见，十分慌张，哪里能顾得众将，竟带了一队亲兵，从右营突出，逃回真定城中去了。只因这一逃，有分教：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不知后来如何抵敌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十四回 李元帅奉诏北征 康御史上疏直言

诗曰：

为将虽然拥节旄，威名却在弓刀。

奇功早定风云略，胜算先成虎豹韬。

六国势分亏借著，八千人散赖吹箫。

若无张玉轻来去，虽保头颅不被梟。

却说刘坚、宁忠、顾成三将，奉耿炳文之令，苦战张玉、朱能、谭渊等将，已讨不得半点便宜。忽听得东南二营破了，燕兵又从后营杀入，主帅已逃回

城中去了，心下十分慌张，哪里有心恋战，要退入营中。见营中兵将，已鸦飞鹊乱，料难镇定，只得望斜刺里，各自逃生。李坚虚晃一枪，奔往西山，要逃入城去。不期转过山嘴，忽山凹里冲出一将，手持铁棒，劈头打来。李坚急用枪招架，那铁棒却不落下来，早掣回着地一扫，将马脚打断。马倒了，将李坚掀下马来。这将是薛禄，忙用铁棒按定，叫跟随用绳索缚了解回。这边李坚被擒，不料那边宁忠、顾成要逃过河，亦被燕将捉住。其余兵将莫不受伤。这一阵斩首三万余级，获马二万余匹，尸横满地，溺死于滹沱河中者无算，逃入城中者，不及十停之二三。此时耿炳文逃在真定城中，收拾残兵，紧守四门，不敢再战。燕王挥兵围城，攻打两日不下，道衍因对燕王道：“燕之得天下，不在此城。请还师北平，以休养兵力。”燕王以为然，遂收兵舍之而去，按下不题。

且说耿炳文兵败之信，报到朝廷，建文帝听知大惊。因问群臣道：“耿炳文宿将，领兵三十万，征进北平，不过一隅，为何一败至此。”黄子澄道：“胜败兵家之常，偶然失利，陛下不必深忧。若再调兵五十万，以天下之力，巢制一方，众寡不敌，燕王自成擒也。”建文帝道：“耿炳文既败，不可复任。不识谁堪为将？”黄子澄道：“曹国公李景隆，文武全才，可当此任。陛下前日若用李景隆去，必无今日之败矣。”建文帝深信之，遂召李景隆陛见，赐他斧钺，使得专征伐。师行之日，亲饯之江干。自北平起兵之时，已赦教谕程济出狱。以其言验，升为翰林院编修。今遣景隆为将，遂诏充军师，护诸将北征。程济辞道：“臣之术数，不过前知祸福，实非有经济之才。恐滥处师中，无济于用。乞陛下另选贤能，以当大任。”建文帝道：“祸福既能前知，则胜败自在掌握之中。卿幸勉为之勿辞。”程济只得受命而去。又传诏镇守北边诸将，各发兵征北平。

有人告大宁宁王，潜与燕王合谋，有事成中分天下之约，因降诏削宁王护卫。监察御史康郁因上疏奏道：“臣闻亲其亲，然后可以及于疏。此语陛下讲之有素，奈何辅佐无人，遂令亲疏莫辨。今夫诸王，以言其亲，则太祖高皇帝之遗体也；以言其贵，则懿文太子之手足也；以言其尊，则陛下之叔父也。彼虽有罪可废，而太祖之遗体可残乎？不可残乎？懿文之手足，可缺乎？不可缺乎？叔父之恩，可亏乎？不可亏乎？况太祖身为天子，而一旦在天，遂不能保其诸子，使迂儒苛求，以致受祸，则其心宁不怨恫乎？臣每念及至此，未尝不为之流涕。此岂陛下不笃亲亲哉？皆残酷竖儒，持惨刻之偏见，昧一本之大义，病藩王之太重，谋削夺之，所以至此也。吾其进言，不过曰六国反叛，汉帝未尝不削；二叔流言，周公未尝不诛。一言耸动，遂使周王流离播迁，有甚于周公之诛管蔡。况周王既窜，湘王自焚，代王被迁，而齐王又废为庶人，为燕

计者，必日兵不举，则祸必加。则是燕之举兵，皆朝廷激变之也。及燕举兵，至今两月，前后调兵，不下数十万，乃日闻丧师，并无一夫之获。何谋削夺则有人，谋残骨肉则有人，及谋应敌除患则无人？谋国如此，谓之有谋臣可乎？当今之时，将不效谋，士不效力，徒使中原无辜赤子，困于道路，迫于转输，民不聊生，日甚一日。而帷幄大臣，反扬扬得意，竟以削夺藩王为得计者，果何心哉？陛下此时，若再不悟削夺之非，异日必有噬脐之悔矣。俗语云：‘亲者割之而不断，疏者续之而不坚。’伏愿少垂洞察，兴灭继绝，释齐王之困，封湘王之墓，还周王于京师，迎代王于蜀郡，使其各命世子，持书劝燕，以罢干戈，以敦亲戚，则天下安，而国家靖矣。”建文帝览表，虽则感动，然行之恐燕王未必便退，故置之不问。

次日，都督府断事高巍，亦上表奏道：“昔贾谊有言：‘欲天下治安，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。力少则易使，国少则无邪心。’此真制众侯之良策也。为今之计，莫着师其意，勿行削夺之谋，而行推恩之令。命秦、晋、燕、蜀四府子弟，分王于楚、湘、齐、衮；楚、湘、齐、衮四府子弟，分王于秦、晋、燕、蜀。其余比类皆然，则落王之权，不削而自弱矣。”建文帝见奏，以为奇，因降诏命高巍，参督李景隆军务。

却说燕王自还北平，日与道衍商量南征之计。道衍道：“朝廷不以北平为意者，以天下之兵众也。今欲以一方之寡，而往敌天下之众，是寡劳而众逸，非为胜算。莫若声言靖难，而且自展疆域。则彼必劳师而远来，师劳，则彼自就于弱；我展疆域，则地必广，地广，则我日就于强。然后一举而渡淮涉江，孰能当之？则大事成矣！”燕王大喜道：“此论甚妙！”但广地而大宁最要，不可不取，然取之无计。忽闻朝廷有诏，削宁王护卫，因又大喜道：“此天赞我也！”忽又闻朝廷拜李景隆为元帅，领兵五十万北伐，师已至德州。燕王因大笑道：“李九江膏粱竖子耳，寡谋而骄矜，色厉而中馁，伎刻而自用；况又未尝习兵，见战阵而辄怯。今朝廷以五十万兵付之，是自丧之也。”忽又报朝廷诏各镇守诸将，发兵征燕，故辽东守将江阴侯吴高，已发兵围永平。燕王听了，谓诸将道。“我欲取大宁以自广，但无故出师，而大宁将刘贞、卜万等，必惊而设备。今吴高来侵永平，吾欲借救永平之名，而便道暗袭大宁。不知诸将以为何如？”诸将道：“吴高之围永平，势非危也，而李景隆大兵，闻已至德州，其势必压北平。大王兵出而李师猝至，却将奈何？”燕王道：“李景隆虽奉诏而来，然中心实怯，闻吾在此，必不敢至；彼不至而吾往攻之，必不能覆其全师。莫若借援永平之名，吾率师自出，彼闻我出，必悉众来攻北平。俟其深入，吾回师击之。彼时坚城在前，大兵在后，彼虽欲走而无路，必成擒矣。”诸将道：“大王妙算固深得其情，但恐北平兵少，不足当景隆之众。

”燕王道：“城中之众，以战则不足，以守则有余。且世子能推诚任人，足以御敌，不必忧也。”诸将道：“北平纵无忧，而芦沟桥乃北平之要地，亦须命将守之。”燕王道：“今吾之出，欲诱景隆之深入，若守芦沟桥，则景隆何由顿兵于城下而受困哉。诸君勿忧，吾筹之熟矣。”遂吩咐世子守城方略，而已竟帅大兵出援永平矣。只因这一援，有分教：进得雄疆，退擒大敌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十五回 燕王智袭大宁城 刘贞误坠反间计

却说江阴侯吴高镇守辽东，今奉诏征燕，只以为李景隆大兵将到北平，燕王必无暇他援，故引兵来到永平。不期围不多时，忽闻燕王亲自率兵来援，自知不敌，遂引兵逃归山海。燕王探知，忙遣张玉率兵追之，斩首数十而还。

燕王既解永平之围，遂召诸将议取大宁。诸将道：“欲取大宁，必由松亭关而过。今松亭关有刘士亨率大兵守之，必破关然后得人。况此关险隘难破，倘迟留于此，而李景隆师至北平，北平兵少，恐城中惊恐，奈何？莫若且回师先破景隆，然后来取大宁，此万全之计也。”燕王道：“不然也。袭取之兵，妙乎神速，归遏之师，利其老顾。今由刘家口径取大宁，不数日便可至。况大宁城中精勇，俱调守松亭，守城者不过老弱军耳，兵到即可破。城破之日，因而抚绥守松亭将士家属，则松亭之众，若不迹，必自降也。大宁既得，则大宁之精勇，皆我之精勇。率兵而归击景隆，直摧枯拉朽。毋虑北平，北平深沟高垒，守备完固。纵有百万之众，未易敢窥。其师顿一日，老一日，诸君勿忧。”遂进兵往袭大宁。

却说大宁守将有四人。两个都督，一个叫做刘贞，一个叫做陈亨；两个都指挥，一个叫做卜万，一个叫做朱鉴。刘贞为人柔懦不断，易于欺瞒。陈亨小有才干，却怀二心，往往与燕府通谋。朱鉴一味朴实，却不知变。唯卜万智勇超群，一心护卫朝廷。此时燕王正虑卜万骁勇，欲思有以制之，未有计策。忽前军获大宁探卒十数人，解上帐来。燕王心思一计，因召一卒到面前，问道：“你叫甚么名字？”其车道：“小人叫做王才。”燕王道：“吾有一封紧要书，要寄与卜将军，你能替我悄悄送去，不但饶你之罪，且有厚赏。”王才道：“千岁爷告饶了小人之死，莫说送书小事，便蹈汤赴火，亦不敢辞。”燕王大喜，命赏他酒饭，吃得烂醉。遂写了一封书，叫人替他缝在衣襟之内。再三吩咐他，小心送去，不可遗失。又赏他十两银子，遣他去了。然后吩咐将众卒系了，叫人看守内中一卒。他叫做李代，为人甚奸，因问守者道：“这王才，为何千岁爷不系，又赏他酒饭银子？”守者道：“千岁爷要他送书与卜将军，故此赏他。”李代道：“千岁爷差错人了。这王才好酒，不小心，最要误事；若差他下书，定要弄出事来。你须禀知千岁爷，改差我去，方才谨慎细密。

我又不要赏赐。”守者道：“你若果有好心，待我与你禀千岁爷。”因走去半晌复来，说道：“我已禀明千岁爷。千岁爷说：‘王才既已遣出，不便又改。他既不要赏，又肯出力，就遣他同去，候事成一总赏罢。’”李代听了大喜，遂辞守者，赶上王才，同回大宁。

李代要与王才分赏，王才不肯，道：“这是燕王赏我的，为甚我分与你？”李代怀恨，遂悄悄报知刘贞、陈亨道：“王才因探事被获，私受燕王之赏，替燕王传书与卜将军。”刘贞道：“如今书在何处？”李代道：“现在王才穿的衣内。”刘贞忙叫人将王才捉来，也不问长短，竟将他衣服剥下来。内中一搜，果然有书，密密的缝在衣内。拆出来打开一看，只见书中一半是褒奖卜万，并谢他通好的言语，一半是低毁刘贞，叫他周旋之意。遂大怒道：“原来卜万与燕王相通，怪道他屡屡要取大宁。”因与陈亨商量道：“外有强敌，内有接应，此城危如垒卵矣。这事若待奏闻，你我性命必不能保。”陈亨道：“兵法云：‘先发制人，后发制于人。’况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今事在危急，先发后闻也。”刘贞以为然，遂伏兵两廊，着人请卜万议事。卜万不知，竟只身而来。刘贞因喝伏兵拿下。卜万惊问道：“为何拿我？”刘贞道：“不必问我，你自做的事，岂有不知！”因取燕王之书与他看。卜万看了，急辩道：“此燕王之反间计也，将军为何误信之，以自伤羽翼！”刘贞道：“是真是反间，一时也难辩，但城池为重，既有通书，岂敢复以地土托将军。将军且请狱中坐一坐，候皇上裁酌可也。”因叫人押至狱中。卜万苦苦分辩。刘贞终是不听，竟置于狱，又将卜万的家私抄了。就写疏飞奏朝廷。又把王才监候，做个证见，不题。

却说燕王打听得卜万拿了，满心欢喜，遂发兵从刘家口暗袭大宁。大宁虽然设备，然精勇俱调往松亭守关。大宁不过老弱，闻知燕兵到了，慌做一团。报与刘贞，刘贞虽是都督，但武艺平常，临不得大敌。只有卜万善战，却又下在狱中，不便复委。陈亨又东西推脱。只差朱鉴一人出城迎敌。朱鉴虽奋不顾身，直杀向前，怎当得燕兵个个猛勇。战了半日，后无接济，竟被张玉斩了。朱鉴既死，众兵支持不住，竟败走入城。燕王遂乘胜夺了城池。刘贞闻知大惊，只得自负敕印，单人独马，走出东门，逃往辽东，浮海以归京师去了。

燕王入城，忙着人到狱中去请卜万。不期卜万在狱中，已被众兵杀了。燕王闻知，不胜叹息。一面出榜安民，一面在都督府取出册籍，查点调往松亭守关将士之家，皆开仓厚加存恤。初时报到松亭，众将士闻知大宁被燕王夺了，皆以为家属未免受伤，尽惶惶不宁，思量要图报复，不料过了两日，纷纷信来，皆传说燕王厚恤之事，众将皆感激道：“燕王既厚恤吾家，则吾等皆受燕王之惠矣，如今何不降燕！”于是守关都督陈友，都指挥房宽，指挥徐理、陈

文、景福，皆相率骁勇来降。燕王大喜，俱优礼厚赏，待以心腹。原来这大宁，城居辽东宣府之中，在喜峰口外，俯视北平，实一雄镇。太祖不轻托人，故分封宁王于此，作东北一大藩。不意朝廷疑宁王与燕王合谋，因诏削他护卫，故宁王无权，一任燕王袭取。

燕王虽得大宁，恐留宁王于此，终非己有，因将大营扎在城外，亲自单骑入城，到宁府来见宁王。宁王闻知，忙出来相见。行礼毕，燕王就执宁王手而大恸道：“吾与王皆高皇帝之子，纵不能传位为天子，封列藩王，亦礼之自然。奈何建文小子，听信奸臣，苦苦见逼。周、齐、代、湘、眠五王，既已相继受祸，今又命李景隆以大兵五十万，直加于我。使我进不能陈情，退不能守位，万不得已而用兵以救命。其穷蹙为何如，王弟得不怜我乎？”宁王道：“建文一味仁柔，但凭齐、黄作恶。前日有诏，说我与王兄通谋，将弟护卫削去，殊可痛恨。今王兄既穷蹙如此，弟应上表，细诉此情，自然有个处分。”燕王致谢道：“得王弟用情，感激不尽。”彼此欢喜，留居数日，情好甚笃。燕王出入无忌，因得结交思归之士，并招致守边精勇，同归北平。临行之日，宁王不知燕王有谋，亲送之郊外。燕王已暗命众将，拥归北平。宁王大惊，问故众将，故众将道：“大宁将士，皆四方造戍之人，边地寒苦，实不愿居；今蒙燕王招归北平，尽乐从命。将士皆去，大宁城为之一空，大王独留于此，外临边地，岂不危乎？燕王有所不安，故命众将，启请大王，同至北平，共享富贵。”宁王道：“燕王既有此意，何不早言。”众将道：“燕王原欲早言，恐大王狐疑不决，故临行上请也。”宁王暗想事已至此，料难退去，只得说道：“既蒙燕王美意，但寡人无孤行之理。”道得令旨，着王府官吏奉世子妃妾，将府中所有资财，悉装载明白，随向北平去。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疆域广而兵威盛，精勇多而攻战克。不知后事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十六回 李元帅屯师北地 瞿都督保帅南奔

却说李景隆大兵驻扎德州，闻燕王在北平，不敢进逼。后打听得燕王率众去救永平，就要进兵，袭取北平，心下犹恐燕王有诈。过了数日，又打听吴高逃归山海，永平之围解了，燕王就乘便去袭大宁，心下想道：“燕王只贪袭人，不顾自家非为妙算。此时北平只一空城，若不引兵去取，更待何时？”遂率全师，竟往北平而来。

到了芦沟桥，料必有人把守，不期兵到桥边，竟无一人。景隆喜道：“燕兵不守此桥，则城中将帅，吾知其无能为矣。”遂令兵马直奔城下，高筑营垒，将九门紧围。又遣一将去攻通州；又恐燕兵从大宁一时突至，因结九营于郑坝村，以待之。时时亲督兵将攻城，见九门紧闭，不能得破，遂令兵将放火烧城。燕府李让，及燕将梁铭等，奉令守城，见李兵放火烧门，随令军士汲



水扑灭。景隆又命用炮打城，又命架云梯攻城，又命穴地道入城。外面百般攻打，内里百般扼守，并不能人。燕世子选募勇士，乘夜坠下城来，鸣锣击鼓惊搅，各营将士，睡不能安。景隆无奈，只得将营退下来。

忽一日，张仪门偶然守得单薄，被都督程能父子，借云梯之力，奋勇登城。守城军士敌他不住，遂被他砍开城门，领千余人，要杀入城。又恐城中宽大，千余人攻不入王府，又恐城外无兵接济，转被燕兵围住，不得脱身，因立在城门，招呼后兵接济。众兵看见，忙报景隆道：“瞿将军父子，已夺了张仪门，立在城门，招呼后兵。元帅须速速发兵接应，便立刻破此城矣。”景隆听了，暗想道：“我统五十万兵攻城，怎破城之功，到被瞿能夺去？况此城已在垂危，既瞿能今日可登，则他将明日亦必可登。”因发令箭一枝，叫人飞马传与瞿能，叫他千余孤军，万万不可轻易入城，恐被人暗算。俟明日率领大队，一齐杀入，未为迟也。瞿能得了令箭，不敢违他，只得退出。

正是：

小人别自具心胸，不望成功只忌功。

朝不识人用为将，江山那得不成空。

瞿能既退，燕世子吃了一惊，亲自临城审视。见城土于硬可登，忙督士卒汲水灌湿。时正天寒，一夜西北风起，早已水冻成冰，滑如油矣。景隆次日带领兵将，亲到张仪门，再要登城。见城上之冰，已冻成一片，哪里有容足之处。瞿能看了，深叹失了机会。李景隆全不追悔，竟想这城，破在旦夕。

不多时，忽探马来报道：“燕王将大宁得胜之兵，已回至会州。”景隆听了，心下着急，急忙令都督陈晖，领兵一营，渡过白河迎敌。又令郑坝村九营兵，紧守要害，不许放燕兵过来。自却列成一大阵，命将士昼夜防守。时正苦寒，将士昼夜立在大雪中，不得休息，冻死者甚多。燕王兵到会州，探知其事，因对众将道：“景隆违天时，自毙其众，我等可不劳而胜矣。”因检阅将士，分立五军，命张玉将中军，朱能将左军，李彬将右军，徐忠将前军，房宽将后军。五军又各置副将，把大宁归附强兵，分隶其中，连环而进。兵马正行，忽报南将陈晖，领兵在前面拦住归路。五军即欲并进，燕王道：“此小敌也，何必动众。”因自率精骑薛禄等击之。薛禄早一骑马，冲至阵前，陈晖挺枪迎敌。战未三合，燕王早挥精骑，一齐冲突过来。陈晖只一营兵马，如何抵挡得住，早马倒人翻，尽被践踏。陈晖看见一营兵马尽覆，怎敢恋战，忙在败军中逃出，只剩一个身子，飞马报与景隆道：“燕兵一大半是边关勇壮，锐不可当。小将一营兵将，被他铁骑冲突尽了。元帅须急准备。”景隆道：“你一军或者抵他不住，吾于郑坝村，已结连九营，用重兵把守。燕兵纵勇，恐一时也难比过。”陈晖道：’ ‘燕兵势大，恐九营兵也拦他不住。”说尚未了，忽见

探马来报道：“郑坝村九营兵已被燕兵破了七营，那二营也怕难保，元帅须发兵急救。”景隆听了，着惊道：“燕兵有限，为何如此厉害？”探马道：“燕兵也不知有多少，但是人强马壮，杀到面前，就似猛虎一般，谁敢与他对敌。”景隆还踌躇裁划，忽又探马来报道：“燕兵分做五军，连络而进。郑坝村九营兵俱被他破了，只在时刻，就逼近大营了。”景隆听了，十分着急，只得聚集众将，齐列辕门外，准备厮杀。但南兵虽众，俱是照策点来，未经选练。今忽闻燕王兵还，不一日之间，早杀了陈晖一军，又连破了郑坝村九营，今又逼近老营，先声赫赫，早使人惕怯，只思退避。唯瞿能父子猛勇，又因景隆忌功，不敢向前。

不多时，金鼓连天，炮声动地，燕王率领精兵，直压李营。张玉在阵前高叫道：“李景隆，纨绔匹夫，膏粱竖子，怎敢妄领大兵，擅自围城，暗袭王府！早早出来授首，使齐泰、黄子澄知警。”李景隆出阵应道：“吾奉诏讨叛逆，不知其他！”张玉大怒道：“谁是叛逆？你要讨谁？今且拿你来与千岁爷自问。”遂提刀跃马，冲过阵来，要捉景隆。景隆忙挥众将迎敌。众将看见张玉，俨若天神，俱皆退缩，不敢上前。还是瞿能看不过，就纵马出阵，喝道：“叛贼不要侥幸，得了小利，便眼底无人。你认得我霞将军么？”张玉道：“且待我割下你头来，细细看，自然认得。”二人刀对刀，一搭上手，真是一双蛟龙，两只猛虎，直杀得天惨惨，日昏昏，云霭霭，雾腾腾。两人斗到四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燕阵上朱能看见，大叫道：“五十万兵，如此俄延，杀到几时？我且先杀了李景隆这奸贼！”遂挺枪跃马，飞过阵来。邱福看见，也挺枪跃马，飞过阵来，大叫道：“偏你会杀李景隆，难道我不会杀李景隆？”景隆在阵前，看见二将冲来，忙挥一班二十员将，一齐出阵迎敌。二十员将，见主帅催战甚急，只得一齐拥出来，迎着二将厮杀。战不上三四回合，朱能早左一枪，右一枪，挑了两将下马；邱福也一枪，刺死了一将。瞿能正战张玉，看见朱能、邱福，连刺三将下马，恐主帅有失，因丢了张玉，来与二人交战。张玉看见瞿能去战朱能、邱福，便乘空飞马，直奔李景隆。景隆远远望见，只倚人多，忙又挥一班众将来迎敌。谁知众将虽多，皆非惯战之人，看见阵上杀得山摇地动，早已慌张，及令他出战，未免胆怯。当不得军令催促，只得一齐出来，接着张玉厮杀。燕王在阵前，看见燕将只三人，南将倒有四五十。虽如虎人牛群，时时斩将落马，犹恐寡不能夺众之气，遂鞭鞘一举，挥喝五军并进。这五军人强马壮，一时并进，就似山岳一般压来。李景隆看见，恐怕冲入营来，忙吩咐排列炮石、弓弩，紧守阵脚。吩咐未完，忽后营兵马，纷纷来报说：“城中九门大开，无数兵马，杀了出来，势甚猛勇。元帅快分兵去迎敌。”李景隆又吃一惊，主张不定。张、朱、邱三将，在阵上看见本营中五军齐出

，一发有势，枪刀到处，只见马倒人翻，直杀得南军人人害怕，个个胆寒，只管退缩下来。

李景隆看见内外夹攻，势头不好，思量要逃走，却又见燕兵四围合来，无个去路，只在营前立马观望。瞿能苦战多时，见众将渐败，主帅又无变通，料想独力难支，遂将枪一摆，回马对李景隆说道：“兵势已如破竹，元帅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？”景隆道：“非不欲走，奈无去路！”瞿能遂叫儿子，领了数百家将，保护李景隆在后，自却一马当先，杀开一条血路，向南而奔，回德州去了。燕将见瞿能父子英勇，便也不敢拦阻。南营将士，闻知元帅已逃，哪里有心坚守，便逃的逃，躲的躲，被杀的被杀，投降的投降，一时鼎沸。只因这一败，有分教：主帅掩饰托言，廷臣隐讳不奏。毕竟后事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十七回 掩败迹齐黄征将 争战功南北交兵

燕王既破景隆之师，又解北平之围，又得大宁的雄镇雄兵，兵威一发大震。这日得胜回城，众将俱来称贺道：“臣等前日见景隆兵到德州，皆请大王先破景隆，而后攻大宁。大王不从，要远袭大宁，而诱景隆深入，然后以归师遏之。臣等初以为危，然自今观之，一一皆如圣算，真睿计神谋，高出孙吴万万。”燕王道：“寡人想景隆柔懦无谋；又想大宁有可乘之机，偶为之，赖诸君之力，得以成功。然诸君前言，自是万全之策。不可以此为常，后有所商，不妨直言。”诸将逊谢，按下不题。

再说李景隆败回德州，收拾残兵，不肯明明认败，见人只说天气严寒，进战恐苦士卒，故退回德州休养，以待来春大举。然败走之信，纷纷传到京师。黄子澄与齐泰，打听的确，皆吃一惊。欲要奏闻，又奈是黄子澄自家力荐的，只得隐忍住了。此时齐、黄二人得君宠任，二人不言，也无人奏闻。当不得外人传说的多，早有中官传到建文耳朵里。建文因召黄子澄问道：“闻得外边传说李景隆兵战不利，不知果然否？”黄子澄奏道：“此信不确。但闻得与燕兵相持一月，不分胜败。近因冬残，北地寒冷，恐士卒不堪，只得暂回德州休息，俟来春更图大举。外面闻知退回德州，故有此乱传。”建文帝道：“既北地严寒，将士劳苦，李景隆督师于外，深为可怜，朕当遣使赐赉，使将士知感。”就遣中使资貂裘文锦，以及美酒赐之。其余将士，俱各颁赏。李景隆得了此赐，知北平之败，弥缝过了，心方放下。又招集人马，以图掩饰。

燕王打探得知，因与诸将议道：“??景隆虽然败去，然士卒实无大伤，使之安坐德州，以养锐气，殊非算也。”众将道：“唯有发兵攻之，彼方不安。”燕王道：“发兵去攻他，则我劳而彼逸，亦非算也。”道衍道：“大王莫若领兵三千，去攻大同。大同必告急于景隆，景隆此时要整饰封疆，不得不往救

。俟其往救，大王然后退师。大同苦寒之地，南军脆弱，疲于奔命，则冻馁逃散者必多。兵法所谓‘逸而劳之，安而动之，不战而屈人之兵’也。”燕王听了称善，遂亲领兵三千，出居庸关，围蔚州。蔚州守将王忠、李远，自知不敌，遂以城降。燕王得了蔚州，就进取大同。大同守将紧守关隘，飞骑告急于李景隆，景隆道：“大同雄镇，安可失守！”欲遣诸将往救，诸将皆以天寒推托。景隆大怒，遂亲自帅师，往救大同，众将士谁敢不从。大同连报燕兵围攻甚急。景隆急急率众出紫荆关，昼夜兼行，到了大同；而燕兵已由居庸关，退还北平矣。当此隆冬天气，紫荆关又道路崎岖，景隆驱众将士，星夜奔来，今燕兵已退，又要星夜奔回，南军柔脆，比不得北军生长北地，耐得岁寒，奔来奔去，早冻死了许多，饿死了许多，奔走了许多，驼负不起，销甲与衣粮，委弃于道旁者，不可胜算。及回到德州，景隆就夸耀于人道：“往援大同，击走燕兵。今奏凯而旋，劳赏称贺。”而不知损了朝廷多少资财，丧了朝廷多少士卒。

景隆外面虽然夸张，而心中却甚惧怯，又不敢明告于人，只得暗暗恳求黄子澄道：“燕王兵马虽寡，却有张玉、朱能、邱福、薛禄一班战将，与次子高煦，皆能争愤战，力敌万人。朝廷将士照册点名，虽有数百余员，及至临阵，却无一人能挺身力战。唯瞿能父子，方算得好汉，又独力难支，所以往往失利。明春大举，必须举选几员名将，搴旗斩将，方可成功。”黄子澄深以为然，因与齐泰商量，又荐武定侯郭英，安陆侯吴杰，越隲侯俞通渊，都督平安、胡观，请旨俱着会兵真定，以征燕。又请旨赐李景隆斧钺旌旄，加阶进级，使得一意专征，节制诸将。朝廷俱准了，例下旨来，各各奉行。中官领了敕书、斧钺旌旄，往赐景隆。不期渡到江中，忽然风雨大作，浪颠舟覆，将所赐之物，尽没于水。人人见了，皆知为不祥之兆，只得另备诸物，遣别官往赐。景隆见进阶太子太师，又受斧钺旌旄，得专生杀，一发骄恣起来。及过了新春，又交四月，不得住在德州观望，只得发兵。前至河间，遍传檄文，会郭英、吴杰等众将，期于白沟河，合势征燕。

燕王探知，因率兵将，进驻固安。道衍奏道：“燕虽连胜，却是宋忠、耿炳文、李景隆一辈无谋之人，故所向无前。今朝廷会集名将，合势同进，却非前比。大王须命众将，鼓勇励志，方能克敌。若轻觑之，必有小失。”燕王道：“国师之言是也。然据寡人看来，李景隆志大无谋，又喜自专，因是无用之物；郭英虽系名将，然今老迈，定退缩而不敢前；平安虽英勇善战，却刚愎自用，无人帮助，不足畏也；至于胡观，骄纵不治；吴杰、俞通渊，懦而无断，皆匹夫耳，无能为也。所以敢来者，恃其兵众耳。然兵众岂可恃战？不知兵众则易乱，击前则后不知，击左则右不应。既不相救，又不相闻，徒多何益。

欲如古人之‘多多益善’者，能有几人。况彼将帅不专，而政令不一，纪律纵驰，而分数不明，皆致败之由也。甲兵虽多，何足畏哉！诸君但秣马厉兵，听吾指挥，吾取之如拾芥耳。”众将皆踊跃道：“大王料敌如神，臣等敢不效命。”燕王大喜，遂进兵苏家桥，列营以待。

李景隆一向惧怕燕王，今见朝廷救命郭英等诸将相助，合兵进讨，不觉一时又胆大起来，竟领诸军，进次于白沟河。因命郭英、吴杰、俞通渊，各自分营，相为犄角；瞿能、平安、陆凉、滕聚众将，俱齐集麾下。朝廷又虑景隆轻敌，复令魏国公徐辉祖，率军三万，以为景隆之殿。一时聚会白沟河，合兵共六十万，连营数十里，旌旗耀日，金鼓震天。视彼燕军，直如泰山压卵。

不知燕王龙观虎视，全不放在眼里，竟列两营，一营列于河南，一营列于河北，亲自往来指挥众将出战。李景隆见燕王临阵，也建大将旗号，立马营前发令道：“燕王背负朝廷，系是反叛，谁能擒来，便算头功。”令还未曾传完，瞿能早飞马出阵应道：“待末将擒来，献与元帅。”就冲过阵来。燕阵上邱福看见，忙接住厮杀。二人战了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瞿能之子，看见父亲不胜，便一马冲出夹攻。燕阵李彬，早接住厮杀。平安看见杀得热闹，因大叫道：“无名小子，怎容他久战，我来也！”燕阵上陈忠看见，便纵马而出，接着厮杀。燕营将士见程能父子与平安勇不可当，邱福三将敌他不过，一时心惊，忙着入去报知燕王。

时燕王正在河北，与郭英等交战。郭英自恃老将英勇，阵上往来驰骋。忽燕阵上一个内官，小名叫狗儿，看见甚愤，因跃马挺枪，直刺郭英，道：“你自夸是老将，我偏要杀你。”千户华聚亦跃马冲出道：“老将不用汝杀，留与我杀罢。”两员将，两条枪，裹住郭英。郭英虽然英勇，果非少年，杀来杀去，只杀得个手平。燕王见了，率精兵从左右夹击，遂杀了数千人，生擒了都指挥何清。南阵上亏得吴杰、俞通渊两支兵护侍，郭英终是老将，久战不败，故不致大失。

燕王忽闻报河南失利，燕兵被杀甚众，忙忙率兵来救。奈天色已晚，日渐黄昏，分辨不出对手，只取巧便砍，乘空便杀，箭射来，撞着的受伤，炮打去，遇着的被害，你不肯休，我不肯罢，直杀到人夜，彼此俱看不见，方各鸣金收军回营。检点兵马，互相杀伤，两下相当，也算不得输赢。燕王因问道衍道：“今日杀伤相当，算不得胜负。南兵势大，明日一战，如何得成功，令他丧胆？”道衍道：“南兵不独势大，而瞿能父子与平安，皆系战将，欲一战而令他丧胆，也不容易。”燕王道：“若如此说，却将奈何？”道衍道：“吾闻朝气锐，暮气衰，兵家之常也。大王若能鼓舞将士，朝气暮气，始终不衰，则明日一战成功矣。”燕王听了，遂激励诸将道：“剑不利不能斩蛟，箭不力不能

穿杨。明日与南军血战，一日若不大破南军，誓不还营。”诸将皆应道：“愿效大王之命。”

燕王遂劳赏将士，秣马待旦。到了天明，令张玉将中军，朱能将左军，陈亨将右军，房宽为先锋，邱福为后继，共率马步十余万，尽渡过白沟河，直压南营。又令高煦率精奇左右策应。自却总兵督阵。南阵上程能见燕兵渡过河来，大怒道：“你是甚么英雄，敢逼近我营？不要走，叫你认得我瞿将军。”遂提刀杀去。房宽正遇着，忙接住厮杀。两将战了二十余合，房宽正难招架，忽平安与瞿能之子分做两翼，又夹攻将来。房宽还抖擞精神，要极力抵挡。当不得众将士，见南军势大，渐渐披靡下来，故房宽独力难支，遂败下来。瞿能父子与平安，乘势追杀了数百余人。张玉将中军兵正进，忽见房宽败阵，忙报知燕王。燕王即麾亲随精锐数千，直欲突入南军。张玉中军，并朱能左军，陈亨右军，见燕王先驰，忙督兵齐进。燕王突至阵前，见瞿能与平安、俞通渊、陆凉，列阵甚坚，未易冲突，遂先率精勇七骑，驰击以试之。瞿能见燕王轻身而出，恐有奇计，不敢出应，但以炮石御之。燕王以七骑驰击，见无动静，麾众前突，乃突至前，见炮石交下，又复退回。退回无恙，仍又挥众前突。且进且退，如此者数十次，两下杀伤甚众。南军飞矢如雨，燕王全不惧避，故飞矢每每射中燕王之马。战不半日，燕王换过了三次马。燕王被射中了三次，而回箭射之，已不知射倒了许多南军。再欲射时，而所带三服箭皆已射完，只得提剑刳击。此时燕阵众将，见燕王如此血战，谁敢不努力向前。故南阵战将，皆有对头厮杀。只杀得阵云滚滚，杀气腾腾。

瞿能看见燕王马经屡换，箭已射尽，所挥之剑，剑锋又已击缺，渐渐往后退出，因叫道：“燕王倦矣，不趁此时擒之，更待何时！”遂提刀纵马赶来，道：“背负朝廷的逆贼，哪里走？我程将军来也！”燕王看见，急呼众将，而众将皆在阵上酣战。欲要自战，而剑锋又缺，吃了一惊，只得策马绕着一带长堤而走。不期跑到堤尽头，那堤高有五尺，战马又乏，一时跳不上去，后面程能又紧紧追来，十分紧急。只因这一追，有分教：八面威风，不及百灵相助。欲知明白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十八回 燕王乘风破诸将 景隆星夜奔济南

话说燕王被瞿能追到堤尽头，奈堤高马乏，跳不上去。瞿能渐渐赶上，燕王事急，大叫道：“甚么小将，敢逼我至此！要天地鬼神何用？”叫声未绝，坐下的马，忽惊嘶一声，平地里一蹶，早蹶起五尺高，竟跳上堤去。瞿能赶到堤边，把马缰一提，也跳上高堤，随后赶去。忽见燕王次子高煦，领一队精勇来接应。看见瞿能追赶，因大骂道：“该死的贼，有甚本事，敢追逼我父王！”瞿能也不容话，就抢刀来战。高煦笑道：“你的威风，只好在别处去逞

，怎敢在我面前施展？”因举铁槊，劈面相还。二人在这边酣战不止。

那边阵上，平安正与陈亨对战，忽见瞿能追燕王下去，因大怒道：“他倒擒王去了！我怎一将也不能诛？”遂奋力一枪刺去。此时陈亨战久刀乏，躲闪不及，竟被平安刺死。朱能看见陈亨被刺，忙丢了别将，来与平安接战，道：“你能杀人，我岂不能杀你！”平安道：“来的好！叫你来一个，死一个。”二人苦力相持。陈忠乱战时，忽被刀伤了两指，已将断了。陈忠恨一声道：“身犹不惜，何况两指！”因自割断，裂衣包好，复向前大战。当不得南阵上将广兵多，俞通渊、胡观、陆凉、滕聚，见阵上瞿能与平安战得兴头，亦引兵围上来。瞿能见有兵接应，因挥众进前，大喊道：“今日誓死，必要灭燕！”

此时日已过午，燕王已战的精疲力倦，又见南兵众盛，诸将血战，不能成功，因大怒，向天道：“鲁阳尚能挥戈返日光武尚且坚冰渡河，我独不能乎？”说不了，忽旋风大作，一霎时沙土漫天，从北直卷入南营。战场上的将士，俱开眼不得。燕王见烟云里，隐隐有一位尊神，披发仗剑，乘着风势向前杀去。因大喜道：“此天赞我也！不乘此破敌，更待何时？”因传令众将努力，自引铁骑数千，乘着风沙迷目，人不留心，竟绕出南阵之后。又暗算道：“直突不如横冲。”遂从旁突入，喊声动地。南兵突然被冲，尽惊得乱窜。燕王冲来冲去，竟冲到瞿能之营。瞿能望见燕王冲破其营，心下甚慌，急欲回救，而高煦的铁架，紧紧缠住。欲与高煦苦战，而燕兵又在脑后冲来。再看各阵，俱被风沙卷得乱纷纷，竟不知谁胜谁败。正在着急，忽又听得燕兵乱喊道：“大王有令，不许放走了瞿能。”瞿能听了，不敢恋战，只得回马就走。不期燕兵裹紧，无路可走，只得往前。正要冲开夺路，早被高煦赶上，一槊打落马下。瞿能之子，见父亲被打死，惊得魂飞魄散，那里还能交战，亦被燕兵杀了。平安力战朱能，正讨不得便宜，忽风沙北起，卷到面前，迷目难开。朱能乘着顺风，只管杀来，平安见势头不好，回马便走。南营众将，见瞿能父子被杀，平安败走；又见一班燕将，如龙似虎，哪个还有斗志，尽皆奔溃。俞通渊与滕聚奔不及，皆被北兵杀死。燕王见南兵虽败，营垒尚固，一时冲突不动，遂命众兵，乘着上风，放起火来，将营垒烧得烈焰腾空。此时郭英尚据住西营，李景隆尚守住老营，欲收拾败兵，待风定再战。不意燕兵乘风纵火，风狂火猛，霎时烧到营前，心下大惊，只得也随众而奔。此时两不相顾，郭英遂奔而西，李景隆遂奔而南，遗弃的器械辎重，有如山积。被燕兵杀死者，不下十余万。燕兵乘势追至月漾桥，一时杀溺蹂躏死者，又不下数万，尸横百余里。李景隆见事急，只得单骑走入德州。唯有徐辉祖领京军三万，在后为殿。见诸将纷纷败走，欲上前救援，因风势甚猛，知救援不得，唯密排炮石，紧守营寨

。燕兵不敢犯，故得全军而还。燕王打探李景隆败走德州，因谕众将道：“追奔逐北，贵乎神速，不可令其停留长志。”遂检点兵将，来攻德州。

当时李景隆军中，有一个山东参政，姓铁名铉，朝廷命他督饷从征。他见景隆毫无才略，举动皆合败辙，心甚忿忿不平，每与参督军高巍谈论。今见景隆败走德州，自恨无兵权在手，不能出力支撑，只得随他奔到德州。又闻燕王追来，事势紧急。此时正值端午，铁铉置酒邀高巍同饮，饮到半酣，因慷慨涕泣道：“事有常变，不能守经，便当用权。我与你既为朝廷臣子，则朝廷之事，亦你我之事，岂可坐观成败？今燕兵乘胜追来，李元帅又半筹莫展，唯有败走。败走一城，遂失一城；败走一邑，又失一邑。自北而南，多少城邑，可尽供其败走哉！”高巍道：“明公所论最是。但兵权在他掌握，岂容明公作主？”铁铉道：“德州已为彼据，不必论矣。但我乃山东参政，济南乃山东地界，我当为朝廷死守也。”高巍大喜道：“此论是也！”因沥酒誓死同盟，协力共守济南，以待后援。遂不告景隆，趋还济南，一面招集义勇兵将，一面收集溃亡士卒，坚守济南，以待燕兵。

再说李景隆逃入德州，喘息未定，忽又报燕兵追至，惊慌无措，只得写一封书，叫人上与燕王，求他息兵讲和。燕王得书，看了笑道：“乃已至此，兵可息乎？和可讲乎？”道衍道：“虽然不可，宜缓之以懈其心，不可说破。”燕王点头道：“是。”回书道：“要息兵讲和，必得齐泰、黄子澄二奸人方可。”景隆得书，只得将书上与朝廷。朝廷见了，遂暂罢齐泰、黄子澄之职，以谢燕。不意燕王竟不肯息兵，而追来愈急。李景隆欲要又逃，却不知逃往何处去好，忽有人说道：“闻铁铉招集兵将，保守济南，可往依之。”景隆大喜。欲明明遁去，又恐燕兵追赶，只捱至夜间，方率兵逃往济南。只因这一逃，有分教：逃身有路，再战无功。欲知后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十九回 铁铉尽力守孤城 盛庸恢复诸郡县

却说李景隆率兵逃到济南，铁铉接了入城。李景隆就要归并其权，铁铉不肯，道：“元帅奉旨讨燕，屡屡失利，驻扎无定。至于守济南之城，乃铁铉地方之责。若元帅并去，倘一旦有失，则罪将谁归？”景隆道：“既如此说，你须坚守。”铁铉一力应承不题。

且说燕王到德州，见李景隆已走，城中空虚，遂入城出榜安民。一时官吏尽皆归顺，唯教谕王贵，闻知燕王破了城，因升明伦堂，召诸生齐集，大哭道：“此堂名明伦，今日君臣之伦安在？倘欲苟活立于此，岂不愧死！”遂以头触柱而死。诸生哀而厚葬之。

燕王既下了德州，闻景隆逃往济南，遂又引兵追至济南。此时景隆虽然屡败，尚有兵十余万。打探来追的燕兵，只三千人。一时胆又大，欲列阵城外



，候燕兵初至，人马困乏以击之。铁铉劝道：“燕兵精勇，不在疲劳；我师柔靡，实难取胜。莫若协同坚守，我主彼客，久之不利，自然退去。”景隆道：“三千人不能击走，倘后兵齐到，却将奈何？你不要阻我。”遂将十余万人马，都调出城，要列成阵势以待燕兵。不期阵尚未曾列定，而燕王早已追至。燕兵虽只三千人，却不与你将对将厮杀。但闻得金鼓连天，炮声动地，忽一队从东杀入；忽一队从西杀入；忽又一队从中突至。东边人的，忽杀到西边；西边来的，直杀往东去；中间突至的，又两头分杀，将南阵冲突得七零八落。景隆又没才于调度，一任兵将乱战。战不多时，当不得燕兵猛勇，逃的逃，躲的躲，早又败将下来。又听得燕王传令，要活捉李景隆。景隆慌了，早乘空单骑走入城去。铁铉知道景隆必败，单放了景隆入去，遂督兵排列炮石，紧紧守城。城外的胜败，他俱不管。南阵中没了主将，谁肯力战，都想要逃入城，又见城门紧闭，只得四散逃去。燕王也不追杀，但令兵将将济南的四门围了，按下慢题。

且说李景隆自白沟河大败，逃至德州；德州再败，又逃入济南；今济南大败，亏铁铉死守城池。先后俱有飞报，报到朝廷。建文帝闻知大惊，忙问齐、黄二人。二人隐瞒不得，黄子澄方伏谢误荐李景隆之罪，请召回诛之。齐泰因荐左都督盛庸，才勇过人，堪代其任，右都督陈晖大可副之。建文帝准奏，因降旨：诏李景隆回命，盛庸为征北大将军，以专其兵，陈晖副之，铁铉保守济南，升为山东布政使。命下，盛庸与陈晖星夜赶去督师。不日李景隆诏回，入朝请罪。黄子澄奏道：“李景隆辱国丧师，罪应万死，乞陛下正法。”建文帝道：“李景隆罪固当诛，但念系开国功臣之后，姑屈法效之。”黄子澄道：“法者，祖宗之法，行法者以激励将士也。今景隆奉皇命讨逆，乃怀二心；观望不前，以致丧师，虽万死不足以尽其辜，陛下奈何赦之？”建文帝道：“论法本不当赦，但彼原无力，误用在朕，诛之有伤朕心，故不如赦之。”因命释去。景隆蒙赦，忙谢恩欲退，忽有副部御史练子宁，忙出班来，手执景隆，哭奏道：“败陛下大事者，此贼臣也，断不可赦！”建文帝道：“为何不可赦？”练子宁又哭奏道：“受陛下隆恩，而拥节旋，专征伐者，此贼臣也；乃毫无才略，一败于北平，再败于白沟河，三败于德州，四败于济南，自南而北，疆界已失一半。今济南若无铁铉死守，不又引燕兵进犯淮上乎？臣备员执法，若法不行于此屡败之贼臣，则臣先受不能执法之罪，虽万死不辞。”建文帝道：“卿执法固是，但朕既已赦出，不容反汗。”因命退出。在延诸臣，无可奈何，唯有浩叹而已。

正是：

仁乃君之美，然而不可柔；

一柔姑息矣，国事付东流。

且说燕兵见燕王先引精锐围了济南，遂一时云集，将济南围得水泄不通。铁铉在城中，督率将士，分班昼夜坚守，亲自领数百精骑，四门驰视，若一门有警，便飞骑救之，故燕兵虽勇，不能近城。燕兵架云梯，铁铉即放火炮，烧其云梯。燕兵穴地道，铁铉即用槌杵，坍其穴道。燕兵百计攻城，铁铉即百计御之。燕王无奈，道衍因说道：“河高城低，何不决水以灌城？”燕王大喜，就令将士决河。铁铉探知，因与高巍商量，如此如此。就教几个能言的百姓，悄悄出城来，见燕王诈降道：“济南孤城，苦苦坚守者，乃铁布政不知天命，非百姓之意。千岁爷若决水灌城，铁布政不过一逃，则满城百姓，皆为鱼鳖矣。百姓皆千岁爷赤子，闻决水之令，甚是惊慌，故私自出城来见千岁爷。情愿瞒铁布政，开西门投降。请千岁爷切不可灌城，伤残百姓。”燕王大喜道：“汝百姓既知天命，开城迎降，我又决水灌城何为。但不知约在几时开城？”众百姓道：“铁布政守城甚严，今又闻朝廷差都督盛庸并陈晖领兵来帮手，只在早晚便到，若到了一发难下手。事急矣，只在今夜五鼓，便聚百姓开城。须求千岁爷亲自领兵入城接济，若是来迟，百姓便要受铁布政之屠戮矣。”燕王道：“汝等既输诚迎降，我自亲身入城，拿擒铁铉。但汝等切不可误事。”众百姓领命去了。燕王遂收回决水之令。张玉因说道：“小将闻铁铉足智多谋，今百姓来降，莫非是铁铉之计？”燕王道：“孤城被围了三月，百姓岂不困苦？今又闻决水灌城，自然慌张出降。多是实情。纵是铁铉之计，不过伏兵城门。若吾兵得人，纵有伏兵，何足畏哉。”因检点兵将，伺候五更入城。到了五更，果听得西门城上，喊声动地，又见灯火乱明。燕王知是百姓有变，恐去迟失了众百姓之望，遂不候齐将士，竟先带数十亲随精勇，飞马而去。到得城边，是众百姓皆伏于地，齐呼千岁，欲拥燕王入城。燕王国往城中一看，见城中点得灯火就如白昼，静悄悄，并不见有一兵一将。一时忘情，遂随众百姓跃马入城。不期到了月城边，众百姓呐一声喊，忽城楼上一声锣鸣，早豁喇一声响，城门中忽放下一块千斤闸板来。燕王吃了一惊，忙拽马往后退时，仅仅躲过身子，那马早已被千斤闸板闸做两半。燕王跌下马来。喜得亲随精勇，俱跳下马，扶起燕王，另上一马，奔出城外。而铁铉在城上，把炮石弩箭，如雨放下。燕王身中数箭，幸有护身铠甲，不致透入。后兵接着归到营中，不胜大怒。遂命将士，绕城四面，架起无敌大将军铁炮来打城。那铁炮打到城上，轰轰喇喇，就象雷响一般，东边打倒了几处垛子，西边又震坍了一带垣基。铁铉看见城崩只在旦夕，因心生一计，叫人将白术为牌，上写“高皇帝神位”五个大字，用绳子遍悬挂于城上崩颓处。燕兵看见，不敢放炮，忙禀知燕王。燕王听了，也无法处，只得缓攻。铁铉乘其缓攻，叫人连夜修城，心内想道：“如

此示弱，燕兵如何肯退？”因选募壮士，乘燕兵不意，突出击之。击了一处，忽又一处，燕兵虽不至大伤，也被他扰得不静。忽闻都督盛庸，与陈暉的救兵皆到了，道衍因劝燕王道：“凡用兵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；今围济南三月，顿师坚城之下，可谓老矣；纵胜亦不能长驱，莫若暂还，再乘机出。”燕王大悟道：“卿言是也。”因下令撤围，竟班师还北平去了。

铁铉就开城迎盛庸、陈暉入城，商量道：“燕兵虽退，非败也。还须紧守，不宜轻视。”盛庸道：“燕兵虽然屡胜，皆是李景隆毫不知兵之所致也。今遇明公才略超群，善于守御，仅一孤城，便不能破。今撤围而去，虽其知机，然用兵之妙，亦可见矣。何不乘其情归，恢复了德州，诸郡县也见得朝廷专天下之威命，虽暂败必复，非一隅之比。”铁铉以为然，遂与盛庸进兵北向。不月余，竟将李景隆所失的德州诸郡县，俱收复了。忙遣人报知朝廷。只因这一报，有分教：事动君心，谋生藩府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回 燕王托言征辽东 张玉暗袭沧州城

却说建文帝闻报铁铉与盛庸，恢复了德州诸郡县，龙颜大喜，遂升铁铉为兵部尚书，主理大将军兵事，都督盛庸进封为历城侯，仍掌大将军事，总平燕诸军北伐，又命副将吴杰屯兵定州，都督徐凯屯兵沧州，相为犄角，一时兵威又复大盛。

再说燕王既归北平，因问道衍道：“前番屡战屡胜，皆因是耿炳文、李景隆不知兵之将耳。今盛庸、铁铉等颇有才略，寡人欲再出破之，不知可能得意否？”道衍道：“大王之兴，上合天心，安有不得意之理。盛庸纵有才略，不过多费两日耳，他何足虑！”燕王大喜，因打听得盛庸北居德州，吴杰屯定州，徐凯屯沧州，遂佯为不知，竟自下令，要率将士往征辽东。将士听了，尽皆不悦，多有闲言。燕王闻知大怒，遂立即出师，违令者斩。众将士无奈，只得奉命启行。行到通州，张玉与朱能也自狐疑，因乘间问燕王道：“今敌兵已将压境，急思破敌为上，奈何远道征辽？况辽东严寒，士卒未免不堪。不知大王何故，定为此举？”燕王大笑道：“寡人之征辽，正思破敌，诸君有所不知耳。”张玉道：“臣等愚蠢，实不知征辽之为破敌，乞大王明示。”燕王道：“寡人下令征辽者，是因目今盛庸、铁铉屯德州，吴杰、平安屯定州，徐凯、陶铭屯沧州，相为犄角，皆吾敌也。既已压境，岂不思破之？但思欲破德州，而德州城壁坚牢，又为敌众所聚，破之不易；欲破定州，而定州修筑已完，城守悉备，欲破之亦殊费力；唯沧州乃土城，况倾圮日久，徐凯兵至，虽欲修葺，而天寒地冻，兼之雨雪泥淖，谅亦未能成功。我乘其不备，出其不意，急趋而攻之，必有土崩之势。若明往攻之，彼必提防矣。故今扬言往征辽东，示无南伐之意，以息其心耳。况往日李景隆兵至，吾下令征大宁，后实征大

宁。今率师征辽，彼必信之。乘其信不为备，因偃旗息鼓，由间道直捣沧州，则破之心矣。沧州破，而德州、定州，自不能守而移营矣。岂非征辽即破敌乎？但机事贵密，故不敢令众知耳。”张玉与朱能听了大喜，因叩头称赞道：“大王妙算，真鬼神莫测也。”因明言征辽，而暗袭沧州。

正是：

兵机妙处无端倪，明击于东暗击西。

笑杀父书徒读者，但能口说实心迷。

却说徐凯分守沧州，初到时，见城廓不完，也紧紧防燕。后来因探知燕王往征辽东，遂大喜，不为防备，竟遣军四出，伐木运土，昼夜修城，以为万万无虞。不期燕兵行到直沽地方，燕王因对诸将说道：“徐凯闻我征辽，必不防备，即能防备，亦不过但备青县与长卢二处，至于砖垛儿与灶儿坡数处，一路无水，必不知备。若从此急进，便可径至沧州城下，一鼓破之。”诸将以为然，遂率领土兵，于夜半起程，一昼一夜就行了三百里路。若撞着沧州的哨骑，皆尽杀之，故无人报信。第二日早饭时，燕兵已掩至城下，而徐凯不知，尚督军士运土筑城。及听得马嘶人喊，方知兵到，吃了一惊不小。急急再点兵，闭了城门，分守城堞。众军士皆仓皇股。栗，人不及甲，马不及鞍，且一时分拨不定，唯有东西乱蹿。燕兵见南兵惊慌，愈加鼓炮震天，四面紧攻。张玉见城东北一带坍塌，尚未修好，遂带了一队勇士，将盔甲卸去，肉袒了，爬将过去。南兵看见，喊一声道：“不好了，燕兵已入城了！”遂乱纷纷尽都跑散。张玉既到了城里，遂率众砍开了城门，放燕兵入去。燕王见城破了，知徐凯要走，先命兵将埋伏于归路之旁。候徐凯马到，一齐拥出捉住，解往北平。朱能等入城乱战，将士见主帅被擒，尽皆投降。燕王急传令止杀。而众将报功，已斩首万余级矣。只因这一事，有分教：胜在兼程，败于两日。欲知后来之事，请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 假示弱燕王欺敌 恃英勇张玉阵亡

诗曰：

兴亡既已回天数，杀代征诛，又是何缘故？若言战胜方遭遇，所卜天心无乃误。谁知一定者吾素，扰攘纷纭，无非乱其度。不然胜败顷刻中，何以先知早回护。

却说燕王既袭破了沧州，生擒了徐凯，报到德州，盛庸怒恨道：“朝廷用无能之将，不如无将！”因与铁铉商量道：“燕王出奇兵，暗袭沧州，必乘胜而骄，若与之战，恐难大破。莫若声言乏粮，移营东昌以示弱，诱其深入，然后伏兵合击之，未有不成功者。”铁铉道：“移营东昌，伏兵合击，因是妙算。但燕王善战，麾下将士，俱皆勇猛。伏兵必须多伏精锐，合击必须遍合英雄

，方能挫其狂锋。若突起不多，合围单薄，擒捉不住，令其冲驰而去，岂不反为所轻。”盛庸道：“公言是也。”遂一面移营东昌，一面会合众兵，一面聚集大兵，分到四境，只候燕兵入境交战之时，号炮一响，即四面围来，合击燕兵，生擒燕王，若有一路放走燕王者斩。分拨已定，因宰牛犒将士，誓师励众。然后又率精兵，皆城而阵，以待燕兵。

却说燕王袭取沧州者，原为要震动德州，今打探得盛庸移营东昌，因大喜，谓诸将道：“盛庸亦易取耳。”诸将问道：“大王何以知其易取？”燕王道：“今盛庸无故而移营，必乏粮草。彼既乏粮而就东昌，岂知东昌素无积蓄，其何所恃乎？吾乘胜掩攻，破之必矣。”众将军拜服，燕王遂挥众而进。燕兵恃其屡胜，不复提防，望见庸军，竟鼓噪而进。不期将近营垒，忽一声炮响，火器与矢石齐发，犹如雨打来。燕兵一时不曾准备，尽皆受伤。燕王看见，吃了一惊，忙令急退。而四面的伏兵，已一层一层紧紧围来。平安与吴杰的兵又到，与盛庸兵合做一处，就围了数重。燕王与张玉、邱福等一班战将，还认做是李景隆之师，一冲突便破。不期盛庸的令严法重，将士有进无退，任燕将左冲右突，战了半晌，竟冲突不开。燕王方才着急，因挥剑刀战道：“不努力破贼，不许生还！”张玉应道：“今日正英雄效命之时，谁敢不努力！”因跃马提刀，东西驰击。盛庸看见燕将被围，犹敢战不惧，恐怕战久走脱，复又督兵紧围急战。

张玉见南兵苦战，皆是盛庸督战，暗想道：“要脱此围，除非斩了盛庸，方才能够。”因大喝道：“盛庸奸贼，勿要逞雄，且吃我一刀！”遂舞刀直杀过来。不期盛庸贴身，皆有精勇弓弩护持，看见张玉突来，一齐放箭。张玉躲闪不及，左臂上早中了两箭。再欲回马，而盛庸挥众齐上，竟将张玉斩于马下。原来燕兵壮气，全倚张玉，忽见张玉被斩，尽皆惊慌。又见南兵喊声动地，炮矢如雨，受伤者众，欲要逃走，却又围在垓心，无路可逃。事急了，要保性命，只得解甲而降。

燕王战到此时，四围冲突不出，未免力疲。喜得朱能、周长兵在后队，未曾被围。闻知燕王因在围中，因率一队兵，从东北角上，奋击救援。东北围兵被击的凶猛，渐渐有分开之势，盛庸看见，因撤西南围兵，往救东北。邱福看见，忙对燕王道：“东北上兵马纷纭，想有外兵冲突，大王何不乘此时，率众往东北内外夹攻，则此围可脱。”燕王道：“东北被击，盛庸既调西南兵往救，则东北正其属意之地，虽夹攻之，亦未易破。莫若转从西南，乘其不意，突然冲击，自可出也。”邱福点头道：“是。”燕王进挥众兵，发一声喊，直攻西南。西南兵将早被撤去，围得单薄，竟被燕王率兵将冲开而去。盛庸听知，甚是懊恼，急急遣将来追。只杀了无数燕兵，而燕王已追之不及。盛庸心不

肯甘，犹络绎不绝的遣将来追。燕王此时人困马乏，不复交战，唯向北奔。

盛庸追兵将及，忽燕王次子高煦，领兵前来策应。看见追兵追赶燕王，迎着说道：“父王请先行，待儿擒斩追将。”因横槊纵马当先。追兵不知，竟拥上来，早被高煦挺槊打死了数将，又生擒了指挥常荣而去。追兵方知高煦之勇，渐渐退回。燕王勒马看见大喜，深加赞赏道：“此儿肖我！”遂引残兵回北平去。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虎离陷阱依然猛，龙脱深渊照旧飞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二回 闻捷报满朝称贺 重起义北平誓师

当时盛庸既战败燕王，遂与铁铉飞表奏捷。此时正是建文三年正月元日，正在设朝，而东昌捷至，建文帝亲览捷文，龙颜大悦，群臣称贺，遂降诏褒赏将士，一面入太庙告东昌大捷，一面诏回齐泰、黄子澄，仍预军国之事。又闻得燕王被围，几乎不免，因降诏谕众将道：“燕王虽然叛逆，然是朕叔父也，只可生擒，不可暗伤，使朕有杀叔父之名。”诏书下去不题。

且说燕王败回北平，因召道衍问道：“我前日去兵，你言无不得意，为何今日败还？”道衍道：“臣前已言之矣，特大王不察耳。”燕王道：“卿何曾言东昌之败？”道衍道：“臣言‘多费两日’，‘两日’非昌字而何？非但臣言之，昔年金忠为大王卜数，他说‘靖难师出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但逢大木穿日，小不利耳。’大木穿日，非东字而何？胜败皆已前定。大王再统众出师，万万勿疑。”燕王听了，回想前言，方大悟道：“原来东昌一败，也有定数。卿能知祸福，不啻蓍龟矣，敢不敬从。”复下令检阅将士，以备南下。

临行之日，亲祭东昌阵亡将士张玉等。一面奠酒焚帛，一面大恸道：“胜败兵家常事，不足深计，所恨者艰难之际，丧吾一良辅，令吾至今寝不贴席，食不完咽。”说罢，涕零如雨，又自褫所服衣袍，命左右焚之，以衣亡者。诸将看见，尽皆感激，情愿效力。燕王祭毕，又烹宰牛羊，以享将士。因谕诸将道：“凡为将惧死者必死，捐生者必生。前白沟河之战，南军怯懦，见敌即走，吾兵故得而杀之，所谓惧死必死也；尔等不畏刀枪，不顾首领，故能出百死而全一生，所谓捐生必生也。今贼势鸱张，渐渐见逼，与其坐而受制，莫若先击之。诸君若体予言，自能一战而成功。”诸将皆顿首道：“谨遵令旨。”

燕王遂出师，行至保定，打探得盛庸已离德州，而进兵于夹河。平安之兵，驻于单家桥。因命兵将，由陈家渡过河，与盛庸之军相逆。盛庸探知，也列阵以待。到了次日，两阵对圆。燕王闻知朝廷国东昌之捷，有“只须破敌，无使朕有杀叔父之名”之诏，心胆愈大。因先帅三骑，掠阵而过，以观南营之虚实。盛庸恐其有诈，又受帝戒，不敢轻动。燕王掠阵归营，遂挥兵攻其左腋。看见南军拥盾自蔽，矢刀皆不能入，因制下铁钻，长六七尺，钻上皆横贯铁钉

，钉末又有利钩，令勇士奋勇掷于盾上。若被钉钩钩住，遂牵连难动，不可轻举以为蔽。再以矢石攻之，南军无以蔽，遂弃盾而走。燕兵乘其走，驰骑蹂躏之。南军遂哄然奔溃。燕将谭渊看见南军败走，遂率部下指挥董中峰等，从旁转出而迎击之。不知南军奔溃，只因拥盾为铁钻钩牢，一时矢石骤至，无以为蔽，实非战败。今忽见谭渊阻其归路，南将庄得遂率众上前死战。南兵人人要归，则人人死战。谭渊虽勇，如何抵敌得住，遂同董中峰，皆被南军杀死。燕兵欲去救援，因天色近晚，遂各鸣金收兵。

到了次早，燕王谓诸将道：“为将事敌，贵乎审机识变。昨南军虽少挫，然其锋尚锐，谭渊竟去逆击，欲绝其生路，彼安得不死战耶？皆致丧身！今日若败走，须顺势击之，自大破之。”众皆从计，因麾众进战。盛庸亦遣将来迎。先还是将对将，杀了半晌，不见胜负。这边添将，那边加兵。渐渐两家兵将，一齐拥出。遂战作一团，杀做一块。但见旌旗蔽日，金鼓震天，枪刀乱舞，人马纷驰，箭下如雨，炮响若雷。阵面上，杀气腾腾，不分南北；沙场中，征云冉冉，莫辨东西。虽不分胜败，早血流满地；尚未定高低，已尸积如山。自辰时战起，直到未时。真是棋逢对手，犹龙争虎斗不已。此时盛庸军在西南，燕王军在东北。燕王战急了，因又挥剑，仰天大叫：“鬼神助我！”叫声未绝，忽东北风大起，卷得尘埃障天，沙砾满面。吹得南军眼目昏迷，咫尺看不见人。燕兵知是天助，乘风大呼纵击。南兵乱慌慌，只觉风声皆兵，哪里还敢恋战。遂兵不由将，将不顾兵，各各奔溃。燕兵乘胜从后追杀，斩首数万，溺死掉沧河及被追骑蹂躏死者，不可胜计。盛庸无奈，只得单骑逃归德州。

却说吴杰与平安，闻燕兵攻盛庸，遂引兵欲与盛庸会合，同破燕兵。未至夹河八十里，忽有人报燕兵已大破盛庸，盛庸已败去德州矣。吴杰、平安听了大惊，欲要上前，又恐燕兵乘胜，难与争锋，只得退还真定。燕王既击走盛庸，因谓诸将道：“盛庸虽败去，尚有吴杰、平安据守真定，未经一创。欲移兵击之，但思野战易，攻城难，莫若设计以诱其来，则破之易也。”邱福道：“闻吴杰、平安，昨日来会盛庸，因探知盛庸兵败，遂引兵回，焉肯复来。”燕王道：“当计诱之。”因散军四出，声言各境取粮。又密令校尉扮做百姓，怀抱婴儿作避兵之状，奔入真定城内，布散流言道：“燕王在夹河乘风之利，胜了一阵；却因胜而骄，凡精勇兵将，皆遣去四境取粮，军中竟不设备。盛元帅是奉旨征燕的，今虽失利，焉肯就往。倘若再来，燕兵定败、小民等住居，不幸与燕营相近，故各自逃生，以避其难。”吴杰与平安听了，信为实然，立刻出师，欲掩其不备。不半日，即至滹沱河，距燕营七十里。探马报知燕王，燕王大喜，忙下令起兵渡河。有将道：“日将暮矣，夜战不便，请俟明早，未为晚也。”燕王道：“彼坚城不守，忽尔自至，此时也机也。乘时与机

，当急击之不可失；若缓至明辰，彼探知吾兵有备，退守真定，城坚粮足，再攻之，难为力矣。”都指挥陆荣道：“时机虽不可失，但今乃十恶之日，为兵家所忌，不宜进兵，奈何犯之？”燕王笑道：“拘小忌者误大谋，吾焉肯自误。”遂拔剑挥众道：“敢有不进者斩！”将士不敢少停，遂拔营急进，与南军遇于藁城。吴杰见燕王迎战，知其有备，虽悔其误来，然而不可退矣，因列方阵于西南以待。燕王看见，谓诸将道：“方阵四面受敌，岂能取胜？我但以精兵攻其一隅，一隅败，则其余自溃。”因令兵将盛陈旗鼓，以虚糜其三面，另命朱能、邱福率精勇，击其北隅。朱能、邱福领命，引兵正与南军酣战。燕王就领骁骑数百，沿滹沱河绕出其阵后，大呼突人，奋勇驰击。南军一时无将可敌，唯强弓硬弩，紧紧守护。一时矢下如雨，燕王贴身所建的宝纛旗，箭集于上，就如猬毛。燕师多被射伤。燕王正无可奈何，忽东北大风又起，一时风沙走石，废屋折树，乱扑向南军。燕兵看见，以为天助。急乘势杀来，南军遂溃。燕王率众紧追，直追至真定城下，俘斩六万余人，生擒都指挥邓馘、陈鹏等。吴杰与平安，仅保入城。南兵被擒与投降者，燕王俱不杀，悉释之南还。南军甚是感激，由是南军征燕之气，愈不振而解体矣。

正是：

三次大风起，三番成大功；

始知圣天子，消息与天通。只因这一胜，有分教：强者愈强，弱者愈弱。欲知后事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二十三回 明降诏暗调兵马 设毒谋纵火焚粮

燕王既战胜还营，看宝纛旗上之箭，甚是寒心，因说道：“寡人虽感上天庇保，身不被伤，然征战之危，亦可见矣。”即叫人将旗送回北平，谕世子可善藏之，使后世无忘今日创业之艰难也。遂发兵进徇河北诸郡县。诸郡县探知南兵败，多降于燕。燕兵遂进次于大名，一面休养人马，一面上书朝廷，请诛齐、黄，即罢兵息民，以懈朝廷之心。

朝廷先闻了盛庸兵败，后又报吴杰、平安亦败，甚是惊慌，急诏廷臣商议。廷臣并无别策，唯有请降之名，实征兵调将而已。今见燕王上书，请诛齐、黄，方肯罢兵。只得传旨逐齐泰、黄子澄于外，令有司籍其家，以谢燕人，希图燕王罢兵。但齐、黄虽然逐了，而帝心殊党快快。方孝儒与侍中黄观同奏道：“陛下令逐齐泰、黄子澄，虽因燕王要挟，然此一举，却实与兵机相合。

”建文帝道：“如何相合？”二人道：“目今盛庸兵败，一时征调未集，正欲缓之，而燕王忽有此请。陛下既逐齐、黄以谢之，何不更遣一使臣，降诏以赦其罪，而令其罢兵还燕。况燕军久驻大名，暑雨为沙，已将困矣；若将诏赦之，彼定依从。彼若依从，自然驰备。而我调兵马渐集，自强弱分矣；再调遣东



军，以攻永平，扰燕根本。彼自然往救，俟其往救，然后集将调兵，追蹶其后，则破之必矣。”建文帝闻奏大喜，遂命黄观草诏，赦燕王之罪，使归本国，仍复王爵，永为藩屏，以卫帝室。诏成遣大理寺少卿薛岩责往燕营，以谕燕王。又命黄观作宣谕，一道刊印数千纸，付岩带去，密散燕营将士，使归心朝廷。

薛岩受命而往，既至燕营，使人报知，燕王命人。薛岩捧诏直入，欲燕王拜受。燕王不肯，道：“不知诏中何语，语果真诚，再拜不迟。”因索诏书读之。读完，燕王大怒道：“此诈我也！既要我罢兵，为何自不罢兵。又遣吴杰、平安、盛庸，暗出兵，扼我炯道？此不过借此缓我进攻，少待其征兵调将耳。你今敢入虎穴，而捋虎须，可谓目无寡人矣！”叫勇士把薛岩推出斩首。众勇士得令，竟将薛岩拖翻，要跳剥了去斩。薛岩大惊失色，忙大叫道：“朝廷诚伪，朝廷之事，小臣不过奉命而来，焉能与知？大王斩臣，实系不幸！”燕王听了，方命放了。又说道：“懿文皇兄既薨，齐晋二王又逝，当嗣大统者，非嗣人而谁？即使太祖误立建文，然寡人皇叔也，齿属俱长，正当尊礼。奈何听信奸人齐泰、黄子澄之言，乃迁张口、谢贵等，至北平监制寡人；又明诏内臣，削夺护卫；又暗敕张信，手擒寡人，意何惨刻！寡人不得已，而举兵诛君测之奸，使朝廷明亲疏之分。送齐、黄于寡人，则寡人自还燕而守臣节。乃转付托齐、黄以大权，而调天下兵以压制寡人。试思寡人从太祖征战以取天下，遇过了多少英雄，寡人俱视如土直。今日用这几个朽木之兵，粪土之将，来与寡人抗衡，何其愚也！彼其意，不过恃天下之兵多耳。何不思耿炳文以三十万败于真定；李景隆以五十万败于北平；吴杰、郭英等以六十万败于白沟河。由此观之，兵多岂足恃乎？岂不闻‘兵不在多而在精’，一旅精兵，可破顽师十万，彼庸碌臣，乌足以知之。汝今既来我营中，我营兵将威武，也该看个明白，回去报知他君臣，方不虚此一行。”因传令着各营将士，分队扬兵较射。又着一将，领薛岩各营观看。薛岩死里得生，哪里敢违拗分毫，只得随着一将，一营看过，又是一营，戈甲相连，旗鼓相接，一路看来，约有百余里。各营兵将，莫不驰马试剑，演武较射，真是人人豪杰，个个英雄。薛岩细细看了，不觉胆寒，回见燕王，唯有称赞，以为天兵而已。燕王见薛岩称赞，因笑道：“兵强何足道，妙在更有用兵之方略耳。吾欲直捣长驱，有何难哉！”因留薛岩住了数日，方才遣还。临行又说道：“朝廷既诏求罢兵，寡人非不欲罢，但怪朝廷心不相应耳。汝且先归报知，寡人亦遣使来问明白。”薛岩即归，遂将燕王之言奏知，建文帝听了不悦。

过了数日，燕王果然遣指挥武胜来上书。书内称：“朝廷既欲罢兵，昨获得总兵官四月二十日口书，又有会合军马之旨，此何意也？由此观之，则罢兵

之言，为诚乎？为伪乎？不待智者面后知也。不过欲张机阱，以陷人耳。人虽至庸，岂能信此！”建文帝看了，知燕王不肯罢兵，遂大怒，命系燕使武胜于狱。早有跟随武胜的人，忙报知燕王。燕王大怒道：“敌国虽隙，从无斩使臣之理！彼敢如此者，未遭吾毒手也。吾必要涂毒他一番！”众将道：“涂毒无过杀戮，但彼兵散处北地，纵能杀戮，亦算不得涂毒。”燕王道：“彼兵聚集北地，所资之粮，必由徐沛而来。吾今遣轻骑数千，邀截而烧绝之。则彼兵缺粮，兵虽多，势必瓦解矣。”众将道：“若能烧绝其粮，则此番涂毒，可谓真涂毒矣。”燕王见众将皆以为然，遂命指挥李远，领兵六千，由徐沛一带扰其粮道；又令邱福、薛禄合兵，潜攻济州、以焚沙河、沛县之粮。三将受命，各各分路而去。

且说李远，领兵六千，暗带火器，突至济宁。此时燕王大兵驻扎大名，去济宁甚远，故济宁守备不严。忽被李远等突至，忙聚众防守。李远等却不侵搅地方，待奔至，忽而将仓廩放火烧将起来。守兵知是焚粮，急来救营，可是火猛风狂，早已将所积之粮，俱已烧得罄尽矣。再说邱福、薛禄，合兵一处，往攻济州。原来济州，地非险要，城廓不坚。邱福、薛禄兵到了，也不攻打，竟命军士架起云梯，一拥登陴，城虽破了，却不据城。探知南来粮船，正在河下，遂潜师竟至沙河沛县，先分兵据在两头，再细细看来，果有数万号粮船，塞满于中。邱福、薛禄遂命军士，将带来的火药，分数十处放起火来。及火烧着了，南军方才知，慌忙要救，而火势猛烈，扑灭不得。船多拥塞，撑放不开，只得任他延烧。一霎时，数百万粮米，悉被烧毁，直烧得河水有如沸汤，鱼鳖尽皆浮死。漕运军士，一哄逃去。邱福、薛禄与李远三人，‘见粮尽烧完，大功已成，归报燕王。燕王大喜，命各记功。原来朝廷虽然屡败，然天下终大，兵损又增；粮饷不缺，气尚未馁。今被此一烧，德州之粮响，遂觉流难，将土之气，未免索然。一时报到京师，朝廷臣民，尽皆大震。无可奈何，只得又命户部行文，各处催解粮饷接济。只因这一事，有分教：南军不振，北军愈壮。不知后来如何攻战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#### 第二十四回 间计不行于父子 埋伏竟困彼将士

却说燕王既烧了南粮，知南军不振，遂遣兵攻取彰德。彰德守将乃都督赵清，闻燕兵来攻，紧紧守护。燕兵攻之不克，遂绝其樵采，而伏兵诱之。赵清不知是计，又因城中乏薪，因遣兵追击，而欲护民樵采。忽城旁山麓，伏兵齐出，遂被杀伤千有余人。赵清忙闲城门，不敢复出，令民拆屋为炊，以救目前。燕王屡攻不下，因遣使入城招之道：“天下大势，已八九归燕，彰德孤城，何能坚守，莫若早早请降，可以转祸为福。”赵清应道：“天命在燕，臣非不识。时势归燕，臣非不知。但臣受朝廷之命，而守此城，今天命尚未改，时

势尚未定，而一旦以城降人，恐燕殿下亦不乐有此不忠之臣也。殿下若朝至京城，夕下二指之帖以召臣，臣不敢不至。今为朝廷守此城，死则死此城，尚不敢贪富贵，而贻羞于古也。”使者以其言回报燕王。燕王听了，甚喜道：“此不随不抗，识时守正之臣也，姑缓之。”遂命撤兵，罢其攻。

忽燕世子星夜遣人，赍文书来告急，称南将平安，自真定率兵来攻北平。兵雄将猛，攻打甚急，乞速发兵救援，以固根本。燕王看完，大怒道：“平安怎敢大胆乘势袭我！”因问诸将：“谁敢往救北平？”忽见都指挥刘江，挺身出道：“臣不才，愿往救之。”燕王问道：“往救之兵，不过满万；而欲破平安围城之众甚难，不知计将安出？”刘江道：“末将闻‘兵不厌诈’，实击之，不如虚声惊走之为妙。末将此去，查明言救援，直与对垒，则众寡见矣，难保必胜。臣有一计，将兵分为二，以炮声为号。臣先率一半，不与之战；竟放一炮，突然决其围；若放第二炮，则臣已决围而入矣；若放第三炮，则臣已决围而入城矣；若不闻第三炮，则臣战死矣。臣若入城，声言救至，守城军士，自勇气倍增，而愿战矣，后兵一半，预令每人各带十炮，俟臣三次炮响后，远远近近，放炮不绝，使彼闻之，必谓有大兵来救援。臣再往城中杀出，平安虽勇，而将士人各一心，亦必震惊而走矣，何患北平之围不解哉？”燕王听了大喜，称为妙计，因呼酒壮其行。刘江率兵至北平，如其言而行之。果大败平安，擒斩数千人。

平安遁还真定，报马报到京师。建文帝愈加不悦，因诏群臣廷议。众臣皆无一言，唯方孝儒奏道：“日今河北师老无功，德州饷道又被烧绝，事势艰危，大有可忧。向以罢兵之说诱之，既不能行，则当别用一策以图之，安可坐视以待祸。”建文帝道：“卿有何策，可试言之。”方孝儒道：“臣闻燕王平素最爱次子高煦，及三子高燧。世子高炽，为朴实，尝为二弟所谗。今世子居守北平，而高煦、高燧，随征在外，正嫌疑之际，何不因其嫌疑，而用计离间之？使燕王信谗，则必疑其子，而趋归北平矣。俟彼趋归北平，然后徐图其后，不又易为力乎？”建文帝听之大喜，即命孝儒草诏赐燕世子，令其背父归朝，许以燕王之位。遣锦衣卫千户张安，赍赐燕世子。又令张安至北地，故露消息，与人知觉。

张安受命而行，既至燕国，遂悄悄进见世子，将朝廷诏书赐与，令其拜受开读。燕世子正色说道：“在朝廷则大君为重，在家庭则严父为尊。寻常细事，尚且父在子不得自专；何况朝廷诏命，为子者焉敢私开。”张安忙说道：“此天子密诏，单赐小殿下，不可使燕大王知之。”燕世子道：“为君可以疏臣，为子焉敢背父！”因命得当将官，将诏书并张安，送赴军前。张安百般劝诱，世子只是不听。张安此时不过一人，如何拗得世子过，只得听其送来。

且说燕王有一个宦臣，叫做黄俨，素与三子高燧相好，忽闻得朝廷赐书与世子之信，遂乘此而献谗言于燕王道：“世子近来与朝廷甚亲，往往有密谋相通。今又闻朝廷有秘诏至燕赐与世子，千岁爷不可不察。”燕王不信道：“世子为人纯谨，焉肯背父，而与朝廷交通？”高煦亦谮说道：“黄俨之言非虚，父王若不信，可遣人回国，访问朝中可曾差人来往，便明白了。”燕王踌躇不决，忽报世子遣官送诏并赍诏人张安至。燕王接诏书看了，因叹息道：“吾父子至亲，犹思离间，何况君臣乎？奸臣乘机播弄，安可免也。且建文小子，动以仁义为名，如此诏书，教子不孝，诱臣为奸，是仁乎？是义乎？殊可笑也”因对张安道：“汝何等狗官，也敢来摇唇弄舌，离间吾父子！本当斩首，姑念非首谋。若竟纵汝还朝廷亦不知辱。”因命系之于狱。又想朝廷用计离间我父子，不胜愤怒，遂命邱福、朱能、房宽、张信、李远、陈文一班将士，各率靖难师，分路南伐。众将领命，一时齐发，声势之盛，远近震惊。不多时，报靖难兵攻破河东及东平，擒获指挥詹憬，其余官吏俱遁去。唯吏国郑华，知势不支，先托妻子于友人，自率民兵守城，城破而死。不多时，又报靖难兵攻破坎上，擒获指挥薛鹏。又报靖难兵攻沛县，未及战而指挥王显早以城降；知县颜伯玮，衣冠升堂，向南再拜恸哭道：“臣文臣，无能报国！”遂自缢死；主簿唐子清，典史黄谦，皆被擒获，不屈而死。

此时南兵屡败，各郡县守将，皆惊惧无策，但愿燕兵不至为幸。唯徐州乃南北必经之道，守将畏怯，只要坚守，不敢议战。却亏了翰林程济，正奉命监军于此，因对守将道：“诸君奉命守城，但务守城，未尝不是。但须知战守，原合一者也，未有不善战而能善守者。今燕兵乘胜而来，若容其围城，则必心高气扬，极力攻打矣。莫若伏兵要地，乘其远来疲劳，突出而迎击之，彼纵不大伤，亦必为吾一挫。挫后再来围城，亦为易守矣。”众守将听了，皆喜道：“参谋之论是也，末将等自当努力，但不知燕兵从何路来，当伏兵于何地，并乞参谋教之。”程济道：“燕兵自从北来，众将军可分兵作三队，俱出北门外，十里一队，十五里一队，二十里一队，俱捡由深树密处埋伏。燕兵初来，不可轻出。俟燕兵过尽围城，城中兵放炮出战之时，然后十里埋伏的人马，速放炮震天，从燕兵之后杀来。燕兵自着惊，不敢恋战而败走矣。燕兵败走之时，切不可苦苦邀截，若苦苦邀截，彼必死战矣！可纵其败走，却合兵逐之。至十五里，伏兵起而击之；至二十里，伏兵再起而击之，彼自心寒胆丧而远走矣。”众守将听了，更加欢喜，就要分兵去埋伏，程济止住道：“燕王三日后方到，埋伏太早，未免将士劳苦，后夜发兵，未为晚也。”众将皆依计而行。

果然三日之后，燕兵突然涌至。此时燕将张武、火真，因屡屡战胜，绝不

提防徐州有埋伏，竟长驱而来。直到城下，正欲围城攻打，不意城上炮响如雷，鼓声动地。不多时城门大开，拥出两将，统兵出来大叫道：“从叛逆贼，不要逞强！今汝身人重地，料想不能生还，莫若速速投降归正，还保一条性命。若不悔悟，只怕顷刻之间，立为齑粉矣！”张武与火真大怒道：“一路来经过了多少城池，望见靖难旌旗，便远远迎降，稍若不知天命，即立见摧残。今汝这几个残兵败将，怎敢说此大话！”就挺枪直冲过来，与二将对敌。两下里战了十余合，忽听得燕兵阵后，炮响连天，鼓声震地。燕兵纷纷来报道：“南还埋伏精兵，转从阵后杀来，甚是凶勇，须速分兵迎敌！”张武、火真听了，着慌道：“不曾提防，误中他计了！”遂不敢向前苦战，忙撤回兵马，往阵后来救应。到了阵后，恐被南兵拦住，前后夹攻，遂拼死杀开一条血路而走。喜得南兵只是杀人，却不阻截归路，让燕兵败回，却合伏兵随后赶杀。燕兵既脱出了险地，犹自夸道：“南兵终是胆怯，若因紧了不放，岂不尽受伤残。”正说不了，忽又听得鼓炮震天，突出一支伏兵来邀杀。二将大惊失色，只得挥兵苦战了一番，被杀了许多，方才脱去。走不得四五里，忽又听得鼓炮震天，突出一支伏兵来邀杀。二将惊得魂魄全无，被伏兵杀得七损八伤，方才脱去，报知燕王。只因这一报，有分教：小小孤城，不当大敌。欲知后事，请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五回 梅驸马淮上传言 何将军小河大捷

却说燕王见张武、火真来报徐州战败缘故，不觉大怒，复发兵来攻徐州。当时徐州众守将，见杀败燕兵，皆以为从来未有之功，便出撤文，申文书，各处报捷。又请文人铺叙战功，立一石碑，竖在北门外。程济再三劝止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，此招灾惹祸之端也！”众守将正兴兴头头，哪里肯听。程济无法，只得捱到夜深，悄悄叫人备了祭礼，自往碑下祭之；众守将闻知，皆笑他作怪。不期过了些时，燕王亲率大兵，破了徐州。看见立碑在此，勃然大怒，命左右锤碎。左右领命，方锤得一锤，燕王又止住道：“且录下碑文来看了再锤。”及录下碑文来看时，而程济的名字，已被先一锤锤下去矣。后来燕王照碑上名字诛人，而独不及于程济，故程济得安然从建文帝之亡，人方知程济道术之妙，此是后话。

且说燕王攻破徐州，守将皆逃，就乘胜一路抢州夺县，而来势甚强旺。早有朱能、邱福，并一班将士，共上一表道：“大王功高德盛，宜早即皇帝位，以慰天下臣民之望。”燕王不允，道：“寡人举兵者，为靖难除奸也，非私天下也。此事岂可轻议？但诸将士，劳苦有功，不可不少为升擢。”就升邱福、朱能、张信、刘才、郑亨、李远、张武、火真、陈珪、李彬、房宽等，为五军都督佥事；纪善、李忠，升为右长史；其余将士，俱进秩有差。一面发兵来

攻淮安。

朝廷闻知，见声息日近，举朝张惶失措，无一人可用，因思驸马梅殷。他尚太祖宁国公主，大有才智，太祖最为眷注。临崩时，梅殷侍侧，太祖因嘱之道：“汝老成忠信，可托幼主。”复出遗诏授之道：“敢有违大者，汝讨之。”建文帝因事急，遂将各地召募的民兵，合在军营上，共四十万，命梅殷统领，驻割淮上，以扼燕师。梅殷受命统兵，谨守要害，以防燕师侵犯。报到燕王，燕王因思梅殷系太祖驸马，亲爱相关，难于攻逼。因写书一封，遣使送与梅殷，内言：“往南者，欲进香金陵，以展孝思，非有他也。敢烦假道。”梅殷看了，回书道：“进香乃王之孝，但皇考有禁，不许进香。遵禁者为孝，不遵禁即为不孝。况奉命守淮，岂敢假道？”燕王看了回书，因大怒，又致书道：“进香有禁，是矣，寡人遵祖训；而兴兵以诛君侧之奸，难道亦有禁乎？况寡人乃太祖嫡子，伦叙当承；今又为天命所归，岂汝人力所能阻也！”梅殷览书亦大怒，因叫人将来使的耳鼻割去，道：“来书词语狂悖，我也难回答，只好留汝口，报与燕王，说：‘当今天下，乃太祖之天下。当今天子，乃太祖所立。王既系嫡子，太祖何不立王？太祖既不立王，则王臣也，宜安守臣位，不可作此叛逆之想，以成千古不忠不孝之罪人’！”使者归报燕王。燕王知梅殷忠直，难于煽动，遂舍淮安，竟望徐、宿而来。

不期平安自围北平被刘江炮声惊走后，访知燕王大兵进至淮徐，遂暗算道：“燕王只知乘胜而前，却不防后，我今领兵从后追之，前后夹攻，自成擒矣。”因选精兵四万，随后赶来。燕探马报知燕王，燕王道：“平安暗暗袭人，以为得计，必不防我有备。”因遣都督李彬等，领两队人马潜伏于流河左右以待之。平安一时贪功，果不防备，打听燕王的营寨，离此不远，进进兵。不期到了淝河，忽一声炮响，左右突出两队伏兵，截住厮杀。平安吃了一惊。虽急急交战，终觉被算，人心慌张。而李彬又系勇将，战不多时，平安料不能胜，只得领兵退走。燕王见了，也不命将追赶，竟乘势分兵打破了宿州。一时齐鲁诸营堡将士，闻知燕王势盛，皆相率来降。

那平安虽遇伏兵截杀，一时退兵，但兵精将猛，不曾大损。闻知总兵官何福，领兵屯于小河，遂引兵前来，与之相合。何福正虑燕兵势大，己军单薄，见平安引兵来合，不胜欢喜，因商量道：“燕兵一路来犯，乘胜至此。今既至此，离神京不远。若不努力，大杀他一两阵，使他心寒远适，则朝廷事危矣。我虽拥兵于此，却恨寡难敌众。今幸将军天降，誓当同心，以报朝廷。但不知燕王之众，何以破之？”平安道：“燕王自幼从太祖东征西战，久称知兵，凡诸巧计，俱算他不倒。唯有鼓励将士，奋勇血战，倘或朝廷福大，伤残得他，方能平此祸难。”何福道：“将军之言是也。”因激励将士，打点鏖战。

却说燕兵到了小河，要渡过南来，见无桥梁，大将陈文令众军伐木为桥，先将步卒并辎重渡了过去，随后又渡骑兵，就分兵守桥。何福见了，因对平安道：“此时不战，更待何时！”平安道：“将军请先率步兵，沿河而东，争其所守之桥，诱其兵出，然后待末将驰骑兵奋击之，自无不胜。”何福以为然，遂领了许多步兵，分做两翼，沿河而来，欲夺燕兵所守之桥。燕王看见，先命大将王真，领兵过河追击，自却随后接应。王真过得河来，看见何福的步兵散漫，犹未急击，不料平安领一队精骑，忽然冲至面前，大叫道：“燕王逆贼，怎不自出，却叫你来替死！”就挺枪劈面刺来。王真暗吃一惊，急急躲过，再举刀相还，争奈一时神气不振，又当不得平安勇猛，斗不上三合，早被平安刺死落马。陈文看见，吃了一惊，忙要上前接应，不期何福率步兵从桥后突到，四围逼紧，脱身不得，也被何福杀了。南兵见杀了两员燕将，不觉勇气百倍，遂乘势渡过桥来。燕将张武正在林中放马，忽见王真、陈文被斩，忙忙提刀上马，从林中突出，大叫道：“甚么人敢大胆杀人！”此时燕王看见，也带着指挥韩贵，赶来接应。遂合兵一处，向前攻击。南阵上早有丁良、朱彬二将，接着厮杀。平安看见燕王立在阵前，暗想道：“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必擒王。杀这些散贼何用？”遂乘众人酣战，竟悄悄纵马挺枪，飞奔燕王。燕王看见大惊，欲挥将与战，而众将皆有敌手，只得回马就走。平安紧紧追来，燕王见平安追得紧，欲待回身接战，却奈剑系短兵，当不得大战。又知平安雄勇，敌他不过。事急了，大叫道：“一甚么贼将，敢追寡人！”平安道：“我是平将军，奉献大王一枪！”一面说，一面将枪尖指着燕王的头。相去不远了，果是圣天子百灵相助，平安的战马，忽一个前蹶，跪倒在地，早将平安跌下马来。平安急急爬起来，再翻身上马，欲往前追，而燕王已驰去远矣。平安方知燕王有些奇异，不复来追。再到桥边，早见了良、朱彬战败，为燕兵捉去。而燕将韩贵，也被南兵杀死，因又助着何福，大杀一阵。燕兵见燕王被迫而去，不敢恋战，俱渐渐退过桥去。何福见了欢喜，遂申文奏报小河之捷，又请增兵破敌。只因这一请，有分教：勋臣统兵，勇将阵亡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六回 魏国公奉旨助战 李都督恃勇身亡

却说建文帝见何福上表报捷，龙颜大悦，因降诏褒奖，又敕魏国公徐辉祖，率京军五万助战。徐辉祖奉旨领军，连夜赶至小河。

此时燕兵屯在齐眉山下，与何福、平安，日日对垒，不能取胜，正自忧疑。忽又听得报徐辉祖率京军来助战，军心愈觉惶惶。燕王毫不在意，但激励众将，奋勇与战。临对阵时，何福、平安乘着屡胜，其气已壮，今又增了徐辉祖，领五万京军来助战，一发添上威风。何福又请徐辉祖掌了中军，却自与平安两骑马飞出阵前，往来索战。北阵朱能，光与平安对战。战不多时，又是薛禄

与何福对战。北阵上又有一将出，南阵上就有一将与之交锋；南阵上又有一将冲来，北阵上就有一将与之抵敌。从午时杀到酉时，直杀得征云滚滚，战气腾腾，并不见有输有赢。

忽北阵上又突出一员大将，乃是都督李彬，十分骁勇，此时见两家苦战，并无胜负，因大叫道：“厮杀不能斩将，直管杀些甚么？待我斩一个大将，与你们看看。”遂一骑马飞过阵来，直奔徐辉祖。不期徐辉祖“忙家不会，会家不忙”，看见有将冲来，知他要乘空袭取，因将刀按在身边，只做不知。待他马冲到面前，枪刺近身边，方提起刀来，将枪隔去。还趁势劈一刀来，大骂道：“你要枪刺人，独不怕刀砍你么？”李彬被徐辉祖伏刀将枪隔去，又随手还刀，知是惯家，方吃了一惊，急急勒马倒退以避刀。不料那马跑急了，陡然勒回，未免要往后一挫。谁知这一挫里一个后蹶，竟将李彬闪了下来。徐辉祖麾盖下一班将士，见李彬闪下马来，遂一齐上前捉人。李彬自知不免，遂弃长枪，拔出短剑，大叫道：“今日之死，误也！但我也不肯独死！”独挥剑斩了数人，方被南兵乱刀杀死。

北阵将士，尽知李彬骁勇，今见他被杀，未免心寒，又见天已薄暮，遂个个皆退去。南阵平安、何福，并诸将见斩了李彬，诸将又皆败去，一发有兴，喊叫连天道：“今日定要打破燕营，生擒叛贼！”如狼如虎，一齐逼近燕营。亏得燕王见势头不好，忙将强弓硬弩，射住阵脚。南兵攻打不入，方才退去。燕营将士，想起前日一路而来，俱是乘胜，意气扬扬，不期今日连输了两阵，又兼勇将李彬被杀，便觉兴致索然。诸将中就有进言的道：“北兵虽强，不过一方；南兵纵弱，天下皆是，只管征调得来。况朝廷名分尚在，恐一时成功不易。莫若且还北平，养成精锐，俟有衅隙，以图再举。若不揣势力，强争苦斗，恐怕有失，非算也。”又有的说道：“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，兵法也。大王深知兵法，岂可强为。”燕王听了，知人心摇动，不便以威势压之，因默然不语。喜得朱能挺身而出道：“诸将为何出此言也？昔汉高祖与项羽争天下，汉高祖连败七十二阵，志气不衰，遂一战而胜，终有天下。今大王自起兵以来，所取非一地，所败非一人，自北而南，一路攻城，交战克捷多矣，今奈何偶然一挫，便辄议还师。且请问诸君，还师北平，还是自立乎？还是北面事人乎？凡为此言者，非不智则不忠也，乞大王速斩以警众。”燕王听了大喜，道：“诸将亦非不忠，各人智略不同耳。然究竟思之，终以朱将军之言为是。为今之计，唯有急思破敌，再言还师者斩。”众将方不敢言。然虽不敢言，而请燕王北还之议，早纷纷传到何福耳朵里。何福满心欢喜，以为燕兵一还，则我执燕之功成矣，遂按纳不定，竟将燕王北归消息，报知朝廷。朝廷闻知又按纳不定，遂君臣商量道：“燕王既北还，则徐辉祖率京军五万，无战可助矣。驻



兵于外，未免要运粮接济，不如召还，以实京师。”建文帝以为然，遂降诏召还。只因这一召，有分教：南军失势，北将成功。欲知后事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七回 燕大王料敌如神 何将军单骑逃脱

再说燕王自两败之后，因与众将商量道：“平安、何福，皆久战之将，今又加徐辉祖相助，实难摧挫。若苦苦与之争锋，徒劳杀伤，莫若且坚壁勿战，只作北还，以懈其心。况彼驻扎之地，非城非廓，粮草皆须搬运，我但暗暗遣兵，或断其饷道，或绝其樵探，彼自不能安而搅乱矣。”众将皆以为然。燕王算计已定，故平安、何福屡屡来挑战，俱坚壁不出。平安、何福无可奈何，忽又有旨召徐辉祖还京，锐气未免减少了一半，也就不敢十分来挑战。

燕王打探得徐辉祖召还，知何福失势，遂遣朱荣、刘江，暗暗率兵，四处断其饷道，又遣游骑，四处捉其樵探。何福闻知，急急差兵救护。东边才保全了回来，西边又报劫夺。日日惊扰，不得安宁，乃愤怒要与他大战。燕兵又坚壁不出，每日空来空往，把一团锐气，又消磨了几分。因与平安商量道：“我兵驻扎此地，要搬运粮草，利于速战；而燕王又不明战，只暗暗侵扰，未免我劳彼逸，殊非算也。莫若移营灵壁以就粮，既可免其惊扰，又可坚持以待战，不知将军以为何如？”平安道：“此言是也。”遂令军士移营于灵壁。

此时燕王虽坚壁不出战，然而两垒相对，恐有意外之变，日夜提防，将士不解甲者月余，未免劳苦而生怨，诸将因请燕王道：“目今盛夏，淮南一带，地土卑湿，又兼暑雨连作，军中常恐瘟疫。今南兵已移营灵壁，大王何不且渡过河去，择一善地，休息士马，相机再进，何如？”燕王道：“诸君只知过河为安，却不知过河有大不安也。既两敌相持，进则人心奋，退则人心馁。今将士虽劳苦，然心中必惕厉而思破敌。若一渡河，乐于便安，则人心懈矣。人心一懈，则敌人乘势来击，未免被其戮辱。安乎？不安乎？今何福图安，移营灵壁，即诸君之劝我渡河也，吾见其锐气索然，不出数日，吾自有计击走之。”诸将道：“大王妙算过人，臣等不及也。但击走何福，更有何计，请大王明示。”燕王道：“兵贵乘隙。寡人闻得南军运粮五万将到，平安帅兵六万，前往护还，此隙也。我往击之，我自猛而彼自怯也。兵又贵击情，我亲领兵与战，彼自尽力相持。俟彼此战疲，我败走以诱之，彼见我败走，力虽疲亦必追逐；疲而追逐，其情可知。我再伏精锐，出而击之，彼纵英勇，亦未有不惰而败走者。”诸将听了，大喜道：“大王神算，真无遗策。但他运粮已近，宜速为之。”燕王因命次子高煦，领精兵一队，伏于林间，再三诫之道：“纵我战败，亦不许轻出，必要窥伺敌兵疲倦之极，方可出而击真惰归，不患不成功矣。”高煦领命而去。燕王就分遣壮士万人，四路掩击护粮之军。自引兵分作两翼，进攻灵壁。何福见燕王久不出战，今忽来攻，必然有谋也，坚壁不出。

且说平安率兵护粮，也防抢夺，将六万兵分列于外，叫负粮者居中而行。忽见燕兵来抢夺，就引兵纵击，杀伤燕王甚众。燕王乃回师，命众将与平安交战。战了许多，不见输赢。燕王临阵细观，见其兵将前后连络，更班出战，因亲麾一队；转出其旁，横冲其阵。南军不曾提防，被燕王冲做两段，首尾不能相顾，兵心遂乱。燕将乘其乱，一发奋勇力攻，平安渐渐退下。何福在壁上，远远望见平安有败阵之势，忙引大兵，开了壁门，冲将下来，大叫道：“平将军勿慌，我来也，誓必破贼！”平安见何福兵出，胆又壮了，遂复抖精神，向前力战。一班燕将虽不畏怯，但战已久，忽又何福的大兵齐出，一时只好抵敌，哪里又能斩将搴旗，何福、平安转攻，致使时有杀伤。此时高煦伏在林间窥看，早有副将说道：“燕师受伤矣，可出击之。”高煦道：“燕师虽小有杀伤，却大势不败。南兵何福初出，正在奋勇之时，此时我若出击，纵能击败，他亦未至寒心。非父王命我伏兵意也，须再俟之。”又窥了多时，见两军血战既久，俱有疲倦之色，燕王引众渐渐退去，高煦方挥众道：“此其时也。力战成功，在此一举！”遂放起号炮，一齐冲出林来，邀击南兵之后。南兵苦战了一日，虽侥幸战胜，却已精疲力竭，忽见有伏兵邀击，怎不心慌。又见邀击之将，乃是高煦，素知其勇，一发手忙脚乱，不敢恋战，唯有夺路而走。平安、何福虽亦吃惊，然欺高煦兵少，尚拼命相持。当不得燕王大兵听见炮响，知高煦伏兵已出，又复杀回。何福、平安不能支持，只得弃了粮，率领败残士卒，奔回灵壁，坚闭不出。高煦东西驰击，斩首万余，获马数千，五万南粮，俱为北兵得了。

何福败还，与平安商议道：“兵败犹可再胜，军中正尔乏食，五万粮饷，又尽失去，何以支給？”平安道：“将士乏食，守此何益？为今之计，唯有率众，乘燕王不备，突围而出，就食于淮，再作他图。”何福道：“将军之言是也。”因传令将士道：“粮饷被劫，军中乏食，须就食于淮，以待后运。但燕兵围营，必须突出，方能前往。尔众将士，俟明日号炮三声，即齐心奋勇而出。违误者斩！”众将士苦战了一日，又见有明旦突围之令，尽去安歇，以待炮声早起，好去突围。不期燕王用兵神速，见何福败还灵壁，坚守不出，锐气正衰，恐其停留长志，又有救援，遂不待天明，即躬率将士，悄悄攻其壁垒。诸将见燕王先登，谁敢不前，一时尽蚁附而上。燕王命放炮三声，众将齐攻壁门。燕王这边放炮，南军在睡梦中听见，认是本营将军放炮，催众突围，往淮就食，忙忙爬起来收拾了奔到壁门。你见我来，我见你至，都以为真，竟将壁门开了。走到门外一看，见外面燕兵摆满，方知误了。及再要重闭壁门，而燕将早已喊声如雷，有如潮水一般，一涌杀入矣。南军不曾提防，突被杀入营中，一时鼎沸。诸将也有卧而未起的，也有起而未及披挂的，或被杀，或被擒

，无一人得免。燕王忙传令禁止杀入，但早已杀得人马濠平堑满矣。诸将报功，生擒武臣陈暉、平安、马博、徐真、孙成、王贵等三十七员，文臣陈性善、彭与明、刘伯完等一百五十人，降者无数，唯何福一人逃脱。只因这一败，有分教：满朝失色，再谋无功。欲知后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十八回 燕王耀兵大江上 建文计穷思出亡

却说灵壁之败，报到朝廷，君臣闻之，皆无人色。廷臣只得又议各处召兵，建文帝又遣礼部侍郎黄观往安庆，翰林修撰王叔英往广德，都御史练子宁往杭州，三处召募义勇民兵，人援京师。三人受诏出朝，因诣黄子澄而问计。黄子澄大恸道：“大事去矣，吾辈万死不足赎误国之罪！诸公此行，恐亦无济。不过臣子之心而已，他难论矣。”三人闻言，遂号泣而往。然所到之处，已知金陵不能守，并无一人应矣。

再说燕王既破了何福，遂引兵要渡过淮来。此时盛庸自夹河败后，不敢南还，因走至淮上，收拾了马步兵数万人，战船数千只，镇守淮河南岸。燕王兵到北岸，诸将说道：“彼南岸有船，我北岸无船，何以能渡？”燕王笑道：“同一淮河，彼南岸之船，即我北岸之船，又何分焉？”诸将不悟，无言可对。燕王因命众军，伐木造筏，又命扬旗击鼓，声张其势。若将待筏成，早晚即渡者。南军在南岸望见，虽知其造筏艰难，一时未必能渡，却见他猛勇之势，未免惧怕。盛庸因吩咐排列炮石，紧紧护守。不期燕王却遣朱能、邱福等将，率数千骁勇，悄悄西行二十里，于无人之处，用小舟潜渡过南岸。南军只虑北兵筏成要渡，哪里有防潜袭，忽炮声大作，邱福、朱能等将，率兵冲入其营，大叫道：“燕王大兵已尽在此矣。有令不许走了盛庸！”南兵突然被攻，又见喊声动地，金鼓震天，心胆俱破，皆无斗心，四散而走。盛庸要逃，不及上马，只得登一小舟，潜逃却去。朱能、邱福见南兵逃走，忙挥南舰往渡北兵。燕王笑笑道：“诸君试看，这些战舰，属南平属北平？”众将皆拜服道：“大王胜算，真如观火，非诸将所能及也！”

燕王既渡，又与众将商议道：“此去京师，东西皆路，不知当从何路为直截？”诸将中有说当先取凤阳为直截，有说当先取淮安无后患，燕王道：“皆不然也。若先取凤阳，我想凤阳楼橹坚定，非攻不下。苦攻，则未免震惊皇陵，试思皇陵岂可震惊乎？若先取淮安，我想淮安积储饶裕，人马众多，攻之岂易破乎？若攻不破，势必旷日持久，那时援兵再集，岂我之利乎？莫若乘胜直趋扬州、仪真，况两城兵弱，不须苦战，可招而下。既得真、扬，耀兵江上，则京师震骇，必有内变矣。京师既定，凤阳、淮安又何虑焉？”诸将皆喜道：“大王之言是也。”燕王因遣指挥吴玉，前往扬州招降，然后发大兵随之。

此时扬州守备，乃指挥崇刚与御史王彬，二人皆忠义之臣。燕兵未至，有

一个指挥叫做王礼，颇有才勇，闻知燕势日强，因说崇刚与王彬降燕以明知机，而图富贵。崇刚、王彬大怒不从，遂将王礼下狱，欲论其罪。及吴玉来招降，崇刚、王彬又拒绝道：“奉命守土，但知杀贼，焉肯从贼！”吴玉见二人固执不降，遂密写了飞书，散入城中招降道：“有人能擒守将献城者，加官重赏。”早有一个千户叫做徐政，原与王礼同谋，因王礼下狱，不敢复言。今得吴玉飞书，暗暗通知王礼，又会同一班党羽，候燕兵一到城下，即拥众鼓噪，打开狱门，放出王礼，同拥至守备衙，捉住崇刚与王彬，大开城门，献于燕王。燕王大喜，遂升二人为都指挥。又欲崇刚、王彬归降，二人不屈，遂命斩之。扬州既下，仪真孤城，不劳力而亦破矣。

仪真既破，北军登舟往来江上，旗旗蔽天。南军望见，知势难遏，尽皆解体。建文帝闻报，慌张无措，方孝孺奏道：“事急矣，宜以计缓之。”建文帝道：“何计可缓？”方孝孺道：“如今事急，唯有遣人，许以割地，讲和或者可延数日。倘东南招募一集，况有长江之险，彼北军又不惯舟楫，再与决战江上，则成败未可知也。”建文帝不得已从之。又思外臣讲和，恐其不信，因假太后之命，遣庆成郡主往燕营讲和。郡主既至燕营，道达太后之命，以割地分南北为请。燕王笑道：“此非太后意也，特欲假此缓我师耳。军中非叙亲情之地，郡主请回，无多言也。”郡主无奈，只得还朝复命。

燕王在江上，独往独来，并无一人与之相抗。唯盛庸又领许多海舰，至浦子口迎战，连战至于高资港。朝廷闻知，忙遣都督佥事陈瑄，帅舟师助之；陈瑄既至，知势不可为，遂叛而降燕。陈瑄既降，而盛庸败绩矣。燕师至龙潭，朝廷又遣李景隆并尚书茹琳往龙潭，仍以割地讲和为请。燕王终是不肯，竟遣李景隆等回朝。建文帝见割地讲和不听，因急召齐泰、黄子澄，入朝议事。近侍奏道：“齐泰已奔往广德。黄子澄已奔往苏州。口说征兵，实不知所为何事？”建文帝道：“起事皆出汝辈，而今事败，皆弃朕去了！”因长叹不已。忽报燕兵已进屯金川门，左都督徐增寿守左顺门，竟对众宣反，谋开门迎降。御史魏冕听了大怒，因手击之，又奏闻于帝。帝大怒，命左右擒徐增寿至廷，责以不忠，亲自下殿手诛之。

既诛徐增寿毕，有茹(王常)等众臣劝帝幸湖湘以避之，又有王韦等众臣劝帝幸浙海以避之。方孝孺独奏道：“国君与社稷同死生，避之非是，臣请效死勿去。”建文帝道：“方卿之言是也。朕意已决，卿等且退。”众臣退出，忽又一臣跪下奏道：“事已定矣。时已至矣，陛下宜早为之，不容缓矣。”建文帝视之，乃是向日奏北平兵起的程济。知他是个异人，因问道：“大位已不可保，汝云事已定。时已至，莫非欲朕死社稷乎？”程济道：“陛下大位虽不保，而太祖的社稷却未曾失，何必死殉。”建文帝道：“社稷既不必死，臣下有

劝应幸湖湘的，也有劝朕幸浙海的，莫非此中尚有义，可赴乎？”程济道：“陛下以天下之大，尚不保此位，岂湖湘、浙海之死灰，得能复燃耶？”建文帝道：“一方之死灰，既不能燃，则燕王北平一方，为何而猖獗至此乎？”程济道：“此中盖有天命也！天命所在，不当以大小论也。”建文帝道：“既天命在燕，太祖何不立燕王，而竟立朕，毋乃不知天命乎？”程济道：“太祖，圣主也。又有贤臣刘青田辅佐之；岂有不知天命。然太祖不立燕王，而立陛下者，正知陛下亦有天命。且知天命之气运有后先，不可强，故委曲而为之也。”建文帝沉吟道：“殉社稷既不必，图兴复又不能，然则朕一身将何所寄？”程济道：“唯有出亡而已。”建文帝道：“出亡固是一策，但行之于列国则可，行之于当今则不可。列国时诸侯割据，晋亡则于秦，楚亡则于吴，故出境则免。今天下一家，何地不，人于版图，一稽查而即得。况燕王既不念君臣大义，又何有于叔侄之亲。万一后日求而得之以被害，莫若今日死社稷之为得体也。”程济道：“兴亡既有天命，死生独无大命乎？陛下之大位固止于此，而陛下之生却正未艾，陛下又何虑乎？”建文帝道：“天命既然一定，而人事亦当先谋。朕帝王也，一旦出亡，不知税驾何所？为士为农，为工为商，亦当先定其名，方不露。”程济道：“士农工商，皆非帝王之事，唯有祝发，庶可游方之外。”正说未完，忽一老太监哭奏道：“万岁爷，今日遇难，奴婢有事，不敢不奏。”只因这一奏，有分教：龙体披缙，帝头削发。欲知后事，请看下文。

## 第二十九回 欲灭迹纵火焚宫 遵遗命祝发遁去

词曰：

弱者败来强者胜，尽忠虎斗龙争。谁知胜败是天生。得昌方得位，无福自无成。暗测潜窥虽莫定，其中原有高明。似聋似哑似惺惺，已将善后计，指点作前程。

却说建文帝正与程济商量出亡之事，忽一个老太监，叫做王钺，跪下哭奏道：“万岁爷，今日事急矣，奴婢有事，不敢不奏。”建文帝道：“你有何事奏朕，快快说来。”王钺道：“昔年太祖爷未升遐之先，知奴婢小心谨慎，亲同诚意伯刘基，封了一个大篋子，付与奴婢，叫奴婢谨谨收藏。在奉先殿内，不许泄漏。只候壬午年，万岁爷有大难临身之日，方许奏知。今年已是壬午，奴婢又见燕兵围城，万岁爷进退无计，想是大难临身了，故不敢不奏知。”奏罢涕泪如雨。建文帝听了，忙命取来。王钺因往奉先殿，叫两个小近侍抬到御前。建文帝一看，却是一个朱红篋子，四面牢固封好，篋口用两柄大铁锁锁好，锁门俱灌了铁汁，使人轻易偷开不得。建文帝见了，大恸道：“前人怎为后人如此用心？”因命程济打去了铁锁，将篋子开了。一看却无别物，只得

为僧的度牒三张，袈裟三套，僧帽三顶，僧鞋三双，并祝发的剃刀亦在内。度牒一张是应文名字，一张是应贤名字，一张是应能名字。又朱书于篋旁：“应文从鬼门出，其余从御沟水关而行，薄暮会于神乐观西房。”建文帝细看明白，再三叹息。向程济道：“你方才议及祝发，朕犹诧以为奇异，不知太祖数年前，早已安排及此，惟智者所见相同，然亦数也！”因对篋子再拜受命，就要叫人祝发。程济忙止道：“且少缓，此秘举也，不可令人知。宜应酬外事，掩饰耳目。”建文帝会意，乃传旨，着众亲王并勋卫大臣，分守城门。

到了次早，乃六月十三日，燕王正围城攻打，谷王(木惠)与李景隆分守金川门，知大势已去，就开城门迎燕王。燕王大喜，遂率兵将一涌入城，先使人在前宣言道：“逆命者死，投诚者荣！”早迎降者，纷纷逃走者不绝，唯刑科给事中叶福井、工部郎中韩节，也不降，也不逃，尚立于城门死守，早被燕兵杀了。又有一个门卒，叫做龚翊，年十七岁，众门卒见城破了，叫他同报名去降，他不听，竟大哭一场，逃遁而去，隐于昆山，终身不出。当日燕王兵到，城中迎接者，皆称功颂德，甚是快畅。忽御史连楹，冲着马头而来，燕兵只认他是迎降，遂让他走到马前，不期他对着燕王大声说道：“燕殿下乃太祖嫡子，既奉太祖之命，分列燕藩，便当尽孝，以遵太祖之成命，而羽翼王朝，为何乘朝廷之柔弱，遂为此叛逆之事？殿下纵恃兵强，篡了大位，而不忠不孝，如何能服天下？”燕王道：“此天命也，汝迂儒不知，但当顺受。”连楹道：“天命篡君，既可顺受，倘天命杀父，亦当顺受耶？”燕王听了大怒，尚未开言，而左右将士，竟用乱兵杀了。连楹身虽被杀，而尸犹僵立不仆。

燕王既杀了连楹，又见徐辉祖引一队兵来，与之巷战，故不敢便逼近阙下，建文帝因得在宫中打点。此时一班具位之臣，已各有所图，皆不入朝矣。唯有数十忠义之臣，或感恩深，或思义重，或激于君臣名分之难逃，竟不顾身家生死，入朝来相傍。程济因说建文帝道：“时至矣，不容缓矣！陛下虽不死殉，却当以死传。”建文帝道：“死何以传？”程济道：“纵火焚宫，而以烬余之袈裟为证，则不死而死矣。然后祝发遁去，便踪迹不露，可安然长往矣。”建文帝点头道“是”，遂命内侍聚珠衣宝帐，并内努珍异于兰香殿，纵火焚烧。一时宫中火起，皇后马娘娘知事不免，因领众亲幸嫔妃，皆赴火焚死。宫内外一时鼎沸，皆乱传上崩矣。程济同诸臣，请建文帝至一秘殿，就宣左善世僧博洽，与帝将发剃去。剃完，帝脱去龙衣，换上袈裟，并僧帽、僧鞋，竟为和尚。

正是：

可怜王者身，忽为佛弟子。

细想不须惊，太祖曾如此。

太祖未及终，建文全其始。

程济就取出应文这张度牒，付与建文帝道：“此谋名与陛下相同，陛下应须领受。”建文帝受了，程济复取那一张度牒，问诸君道：“有师必有徒相从，不知谁愿为徒？”忽有二臣应声而出，一个是御史叶希贤，一个是吴王教授杨应能，俱说道：“臣二人名应度牒，已是前定之数，又何辞焉？”建文帝大悦。程济因又使傅洽替二人将发剃了，换上僧服，付与度牒，使其与帝相随。其余众臣看见，俱伏地哭道：“臣等受陛下深恩，纵不剃发，也须从亡，少效涓埃。何忍频年食禄，而一旦危亡，便戛然弃去！”建文帝道：“相从固好，但恐人多，惹出是非，反为不美。”程济道：“事急矣，非留连之时。”建文帝因举手挥诸臣退出。诸臣无奈，因大恸，拜别而去。程济遵太祖遗命，先令御史叶希贤，按察使王良，参政察运，教授杨应能、工资、刘伸，中书舍人梁良玉、梁中节、宋和、郭节，刑部司务冯口，待诏郑洽，钦天监正王之臣等十三人，从御沟水关而出，约于神乐观相会。然后程济与兵部侍郎廖平，刑部侍郎金焦，侍读史仲彬，编修赵天泰，检讨程亨，刑部郎中梁田玉，镇抚牛景先，太监周恕等九人，请建文帝至鬼门。

这鬼门内门在于禁中，外门直在太平门外，乃太祖暗设下一条私路，以备不虞。紧紧封锁，无人敢走，不知内中是何径路，尽皆惶惶。此时燕兵满城，不敢从宫门直出，只得同走到鬼门。见鬼门的砖门坚厚，砖门外又有栅门紧护，建文帝心惊道：“似此牢固，如何可启？”牛景先道：“陛下勿忧，待臣启之。”遂在近侍手中，取了一条铁棒，要将栅门抉开。只道年久还要费力，不期铁棒只一拨，那一扇栅门，早已拨在半边，露出砖门。再将铁棒去搞砖门，谁知铁棒才到门上，还不曾用力，那两扇砖门早呼啦一声响，又双双开了。见一条路有物塞紧，众皆吃惊。程济忙上前，将塞路之物，扯了些出来看，原来是灯草，因奏道：“太祖为陛下心机用尽矣！”建文帝道：“何以知之？”程济道：“只留此路，已见亲爱之心。又恐空洞中蛇虫成穴，一时难行，故将灯草填满其中，便蛇虫不能容身又无人窥视。今事急，陛下要行，只消一次，便肃清其路矣。非亲爱之至，谁肯如此设策？”建文帝听了，不胜感激，又望太庙拜了四拜，方命近侍，点起许多火把，一路烧去。果然灯草见火，只一点着，便顷刻成灰。只消半个时辰，早已将内鬼门直至外鬼门一路灯草，烧得干干净净，竟成了一条草灰之路，且温暖而无阴气。君臣们平平稳稳走了出来。程济恐人踪迹，被看出破绽，又吩附近侍，将内外鬼门，照旧关好。然后九人随建文帝走到后湖边。只因这一走，有分教：大位不保，年寿尚长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 梦先帝驾船伺候 即君位杀戮朝臣

当时程济等九人，随建文帝到后湖边，正欲寻船渡去，忽见一个道士，驾着一只船在那里观望，看见建文帝众人走近，忙叫人将船撑到岸边，自立在船头上迎请建文、众人上船。到了船中，建文坐下，就问道士道：“汝是何人？怎知我到此，却般舟相待？”道士跪下奏道：“臣乃神乐观道士。前蒙太祖圣恩，赐名王异。昨夜三更，梦见太祖万岁爷，身穿大红龙衣，坐在奉天门上，叫两个校尉，将臣缚至御前，诘问道：‘汝为提点，职居六品，皆皇恩也，何不图报？’臣应道：‘臣虽犬马，岂不感恩，但愧身为道士，欲报无门。’万岁爷道：‘汝既思报，明日午时，今上皇帝要亲幸你观中，你可舡一舟，至后湖鬼门外伺候。迎请到观，便可算汝之报。汝能殷勤周旋，不致漏泄，则后福无边；倘不奉吾言，定遭阴殒。今且赦汝。’因命校尉解缚臣，始惊醒。是以知陛下驾临，故操舟伺候也。”建文听了，感泣不尽。不多时，船到太平堤边，一同上岸。道士王异在前引路，君臣们散步随行。走到观中，时已薄暮。坐不多时，杨应能、叶希贤等十三人也来了，查一查，共是二十二人。建文道：“今日沧桑已变，君臣二字，只合藏之于心，不可宣之于口。我既为僧，自有僧家的名分。向后但以弟子称师，师便尊矣，其余礼节，一概勿拘，方便于往来。”程济道：“师言是也。”众人皆含泣受命。程济又道：“从亡，因众人恋主之心；倘相从而惹是非，不如不相从之为安也。众人既要相从，须斟酌定相从之行藏踪迹，方不致人之疑。”建文道：“此言有理。”因酌定杨应能、叶希贤两个和尚，与程济扮做道人。此三人随师同行同止，顷刻不离，以防祸患。冯口、郭节、宋和、赵天泰、王之臣、牛景先六人，各更名改号，往来道路，给运衣食。其余则遥为应援，不必拘也。议定同宿观中。按下不题。

且说燕王战败了徐辉祖，正打点入宫，忽见宫中火起，遂忙率众，入宫救火。救灭了火，忙问：“建文何在？”皆称赴火死矣。燕王不信，亲于火中检查。一时不见尸骨，再三查问，内官因检出皇后的尸骨，指着道：“这不是？”燕王方才信之，因哭道：“小子无知，何至此乎？”

燕王正清宫未了，早有谷王(木惠)，安王楹，及文武大臣，上表请正大位。燕王初也逊谢，后见劝进者多，遂于六月十七日，亲御奏天殿，登了皇帝的大位，改元永乐，复周王(木肃)、齐王口的爵土，命翰林侍读王景，议葬建文之礼。王景议了，奏道：“建文虽为奸臣所惑，不为亲亲，然实系太祖高皇帝所立，已临莅天下四载，天下咸称其仁，乞仍葬以天子之礼为宜。”永乐君从之，遂降旨敕有司，以天子之礼葬之。又揭齐泰、黄子澄等奸臣，榜于朝，以完其诛好之案。因众奸逃去，又悬赏格于朝，有能擒获奸臣者，重赏加官。自赏格一悬，而用事于建文的一班臣子，皆纷纷擒至。尚书齐泰被执到京，永乐



君问道：“汝今倘能遣张吕、谢贵来监朕么？”齐泰无语，因命族诛之，妻发教坊司为娼。太常卿黄子澄逃至苏州，欲航海借兵，被太仓百户汤华擒至。永乐君痛恨之，问道：“谋削夺诸王是汝么？”亦命族诛之，子侄共六十五人，妻妹皆发教坊司为娼。右副都御史练子宁，被临海卫指挥刘杰擒至，永乐君问道：“当日入觐，朕当陛不拜，敕法司拿者是汝么？”练子宁道：“可惜先皇不听臣言！若听臣言，岂有今日？”永乐君大怒，命牵出碎磔之，族诛其宗一百五十人。兵部尚书铁铉，亦被擒至。永乐君道：“为君自有天命，天命在朕，人岂能违？当日济南铁闸，不过成汝今日之死，于朕何伤？”铁铉道：“人谁不死？死于忠，快心事也，胜于篡逆而生多矣！”因昂然反背立庭中，永乐令其转面反顾，铁铉不肯，道：“无面目对篡逆也！”永乐大怒，令人去其耳鼻。铉亦不顾，永乐愈怒，复令人碎分其体，铉至死骂不绝口。礼部尚书陈迪，刑部尚书恭昭，皆被擒至，俱谩骂不屈，同受惨刑而死。

燕兵初破金川时，宫中火起，尽道上崩。方孝儒闻知，即纆衰麻日夜号哭。及永乐君悬了赏格，镇抚伍云，将方孝儒系了，献至关下。永乐君见其纆衰至，因问道：“汝儒者也，宜知礼。朕初登大宝，你服此纆衰麻，何礼也？”孝儒道：“孝儒先皇臣也，先皇遭变崩逝，孝儒既食其禄，敢不哭临！至于殿下登大宝，孝儒不知也。”永乐默然，命系于狱。左右侍臣问道：“方孝儒奏对不逊，陛下何不杀之？”永乐君道：“朕在北平发兵南下时，姚国师再三奏道：‘方孝儒好学笃行人也。金陵城下，文武归命之时，彼必不降而犯上，恳求忽杀之。若杀之，则好学之种子绝了。’朕已应允，故今舍容之，姑命系狱，以观其后。”过了几日，朝廷要颁即位诏于天下，命议草诏之人。在廷臣子，皆说道：“此系大制作，必得方孝儒之笔为妙。”永乐因命侍臣，持节于狱中，召出孝儒。仍是纆衰麻而陛见，悲恸之声彻于殿陛。永乐见了，亲自降榻而慰道：“朕为此举，初意本欲效周公辅成王耳。奈何成王今不在矣，故不得已，而受文武之请，以自立。”孝儒道：“成王既不在，何不立成王之子而辅之？”永乐道：“朕闻国利长君，孺子恐误天下。”孝儒道：“何不立成王之弟？”永乐道：“立弟，支也。既支可立，则朕登大位，岂不宜乎？且此乃朕之家事，先生无过。若今朕既即位，欲诏告天下，使众咸知。此岂小故，非先生之笔不可也，可勉为草之。”因命左右授以笔扎。孝儒大恸，举笔投于地下道：“天命可以强行，武功可以虚耀，只怕名教中一个篡字，殿下虽千载之下，也逃不去！我方孝儒，读圣贤书，操春秋笔，死即死耳，诏不可草！”永乐大怒道：“杀汝一身何足惜，独不顾九族乎？”孝儒道：“义之所在，莫说九族，便十族何妨！”哭骂竟不绝口。永乐怒气直冲，遂命碎磔于市，复诏收其九族，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。昔有人题诗，痛之道：

一个忠臣九族殃，全身远害亦天堂。

夷齐死后君臣薄，力为君臣团首阳。

永乐既杀了方孝儒九族，忽见钦天监密奏道：“臣夜观天象，见文曲星犯帝座甚急，陛下当防之。”永乐闻奏，暗想：“降服之臣，何人可疑？”忽想起昔年袁忠彻细相景清之相，曾说他身矮声雄，形容古怪，为人必多深谋奇计，叫我当防之。莫非是此人欲犯我！到明早视朝之时，群臣皆在，独景清一人著绯衣。永乐愈疑之，遂命左右擒之，抄其身，暗藏短剑一口，欲以刺帝。永乐大怒，命擒出剥皮，实以草，系于城楼上。一日，永乐驾过之，忽索断，景清之皮，坠于驾前，行三步为犯驾状。其神遂入殿庭为厉，永乐愈怒，命族诛之，并籍其乡。

当时忠臣被杀之外，还有侍郎黄观。领朝命征兵上江，后闻得燕王已渡江正位，自恨大事已去，乃朝服东向再拜，拜毕投江而死。妻翁氏，在京师闻朝廷有旨，将给配为奴，翁氏遂携一女，亦投水死。翰林王叔英，征兵广德，听得燕兵已入京城，暗想征兵亦无用矣，乃沐浴其衣冠，望阙再拜，拜毕又书一联道：“生既久矣，深有愧于当时；死亦徒然，庶无惭于地下。”书毕，自缢而死。妻亦缢死，女投井死。他如各省官员，并御史曾凤韶，及临海樵夫，尽节而死者，一笔如何能写得尽？只因永乐这一除异己之臣，有分教：柯校既剪，渐及根株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 一时失国东入吴 万里无家西至楚

话说永乐既得了天下，又杀戮了一班异己之臣，遂封赏姚广孝等一班任命之臣，各个进爵，以酬其从前怂恿扶助之功。姚广孝等既遭富贵，又各衣锦还乡，报答有恩，以酬其尘埃拔识之力。后来姚广孝终不蓄发娶妻。一日奉命赈济苏湖，往见其姊。姊拒之曰：“贵人何用至贫家为？”不肯接纳。广孝乃易僧服往，姊坚不出，家人劝之，不得已出立中堂，广孝即连下拜，姊曰：“我安用你许多拜？曾见做和尚不了；底是个好人”遂还户内，不复见。广孝赈济事毕，入朝复命，未几而卒，此是后话，不题。

却说建文一个仁主，同着二十二个忠臣，寄宿在神乐观中，有如失林之鸟，漏网之鱼，好不凄凄惶惶。到了次日，打听得燕王夺了大位，改元永乐，悬赏格追求效忠于建文之臣，杀戮了无数。建文与众人甚是心慌，建文道：“此地与帝城咫尺，岂容久往？可往云南，依西平侯沐晟，暂寄此身；或者地远，无人踪迹。”史仲彬道：“沐西平侯驻扎地方虽远，然受命分符，声息与朝廷相通，岂敢匿旧君而欺新王？况大家声势，耳目众多，非隐藏地也。”建文道：“汝所虑亦是，但沐晟既不可依，则此身将何所寄？”程济道：“师母过虑。既已为僧，则东西南北，皆吾家也。只合往来名胜，以作方外之缘。倘弟

子中，有家素饶，而足供一夕者，即暂驻锡一夕，亦无不可。”建文道：“汝言有理，吾心殊竟一宽。但居此郊坛之地，甚不隐僻，必速去方妙。”程济道：“是，明日即当他往。”

到了次早，牛景先与史仲彬商量道：“师患足痛，岂能步行，必得一船，载之东去方妙。”遂同步至中和桥边寻船。原来这中和桥，在通济门外，是往丹阳的旱路，往来车马颇多，河下船只甚少。二人立了半晌，忽见一船远远而来。二人忙走到岸边，牛景先不等那船摇到面前，便大声叫道：“船上驾长可摇船来装载？”船上人回说道：“我依船自有事，弗装载个。”史仲彬听见是同乡声音，忙打着乡语道：“我是同乡，可看乡情面上，来装一装，重重谢你。”叫还未完，只见那船早摇近岸边，跳上两个人来道：“哪里不找寻老爷！却在这里！”仲彬再看时，方认得是自家的家人。因家中闻知京中有变，不知消息，差来打探的。仲彬与景先见船来的凑巧，不胜之喜。因吩咐船在桥边，忙回观报知，就请师下船，且往仲彬家暂住。师与众弟子皆大喜。但恨二十二人不能同往，又未免恻恻。船中原议定叶杨两和尚，并程济一道人与师四人，仲彬、船主，自应随侍，其余俱使散走，总期于月终至吴江再晤。众人听了，各分路而去。

史仲彬暗暗载师与弟子转出大江，行了八日，方到吴江之黄溪。仲彬因请师入至大厅，尽率家人出拜。恐正居不静，遂奉师住于所旌之西边一座清远轩内。此轩一带九间，前临一池，后背一圃，树木扶疏，花竹掩映，甚是清幽。师徒四人同居于中，颇觉快畅。过了三四日，相约请弟子俱陆续到了，大家相聚甚欢。牛景先道：“弟前日过丹阳时，曾撞着一个老僧，见我匆匆而走，因笑道：‘前程甚远，何用急走，徐行则吉。’弟想其言，深有意味，今欲弃去前名，改为徐行，以应僧言，不识可乎，求师指示。”师点头道：“改名甚好，可以渐消形迹。”由此冯口改称塞马先生，宋和改称云门生。赵天泰此时穿着葛衣，因说道：“我即以衣为名，叫做葛衣翁罢。”大家相聚一堂，虽伤流落，却也欢喜，建文道：“此地幽雅可居，又得众弟子相从，吾即投老于此，何如？”仲彬道：“师若不弃布衣菜饭，弟子犹可上供。”程济叹道：“世事岂能由人料定，且过两月再作区处。”建文听了，也不留意。

不期永乐即位之后，名列奸臣者既已杀尽，乃查各处在任诸臣。暗暗逃去者共有四百六十三人，欲要拿来处分，却又无大罪。到了八月，方降旨着礼部行文各府州县，将逃去请臣尽行削籍，不容复仕。有浩敕者，俱是追缴。史仲彬是翰林侍读，受有浩命，该当追缴。早有人报知仲彬，仲彬一时不知详细，只道是走漏消息，心甚慌张，忙通知建文。建文也自着忙，因问程济道：“你前日说‘世事岂能由人’，今果然矣。莫非朝廷不能忘情于我，知我在

此，故先追夺仲彬的诰命，以观动静，恐还有祸及我。”程济道：“祸害必无，师请放心。但既为僧，即如孤立野鹤，原不宜久住人间。况此地离宫阙不过千里，纵使朝廷忘情，亦不安也。”建文听了道：“是。”即欲远行。仲彬苦留道：“追夺仲彬诰命，未必为师。请暂宽一日，容再打听。”建文只得住下。

到了次日，只见吴江县丞，姓巩名德，奉府里文书，着他至仲彬家追夺诰命。仲彬相见，问知来意，只得捧出诰命缴上。巩德收了又道：“有人传说建文君在于君处，不知果有此事否？”仲彬听了，假作吃惊道：“久闻建文君已火崩矣，如何得能在此？”巩德便不再言，微笑而去。仲彬送巩德去后，忙走来对建文痛哭，将巩德之言说了，又道：“本欲留师久住，少尽犬马之私，不意风声树影，渐渐追求到此，倘有不测，祸及于师，却将奈何？”建文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我明白即当远行。但师弟相聚未久，又要分散，未免于心测惻耳。”众弟子听了，俱各泪下。仲彬因命置酒，师弟作别，饮了半夜，说到伤心。郑洽不禁叹息道：“临天下，当以仁义称至治，今天下谁不称仁慕义，乃不能保其位。此何意也？”梁良玉流涕答道：“曹瞒篡汉，司马懿篡魏，反俨然承统，此又何意？总之天难问理难穷耳。”程济道：“得失乃天数，而篡自篡，仁义自仁义，千古原自分明，诸君何不察也？”郭节道：“这总难言，只合听之。且请问：师此行当往何地？不知何时方得再晤？”程济道：“目今福星在滇中，弟子欲奉师至云南。但云南道远，众弟子难至。襄阳中，当可以再晤。来春三月，当约会于廖平家。不知师意何如？”建文道：“所议甚善，即如此可也。”大家议定，方各就寝。

到了次日，建文与两个和尚，一个道人，竟往京中而去。其余众弟子，各各分散。建文师弟四人，行藏不甚怪异，在路中虽无人物色，但心中终有些惧怯。及到了京中，不敢从金陵城外过去，恐有人认得，惹是招非。四人算计，竟买舟渡过了大江，望六合而来。到得六合，天色晚了，要往大寺去住，又恐有人认得，只得就借一个草店里歇宿。此时师弟四人，寂寂寥寥，在一间破屋内，吃了粗粝晚食，卧了稻草床铺，也说不得。到次早起来，离了草店，因想往楚，沿江西行。在路晓行夜宿，受过了许多风霜劳苦，方才到得襄阳。你道建文为何要到襄阳，来见廖平？原来燕兵入城时，建文意欲身殉社稷，却念太子文奎年小，无处着落，偶值廖平入朝，知他忠义，遂悄悄将太子托付与他。廖平慨然受命，藏太子而出，差的当家人送回襄阳，故建文要来看看太子。及到襄阳，访问廖平，不期廖平住在府前，正是众人瞩目之地。这日，忽然三个和尚，一个道人，突至其家，廖平出迎，似惊似讶，默然不语。竟邀入后堂去了。早有人看在眼里。此时京中有人传说建文帝不曾死，已削发为僧，逃亡

在外，朝廷遣人各处追求，一发动人之疑，故就有人来问廖府家人说：“前日那三个和尚，是何人？”家人报知廖平，廖平着惊，因暗暗与建文商议。建文道：“我此来只为要看看文奎，今已见他平安，我心已放下。既此地有人踪迹，我即去矣。”廖平道：“师间刚到此，坐席尚不曾温，怎忍就去？城中西北有一座西山，甚是幽僻，无人往来。我曾造个草庵在上，养两个村僧照管。今屈师暂住于中，再打探消息。”建文见廖平情意殷殷，只得应允，乘夜移到西山去住。

早有两个府役，将前日见三个和尚，一个道人，到廖侍郎家，廖侍郎邀入后堂，不见出来，踪迹可疑，恐是建文帝等情，悄悄报知知府。知府听了着惊，遂打轿来见廖平，问道：“朝廷疑建文未死，出亡在外，部中行文书到各府州县搜查，此事干系甚大。本府昨闻得府上有三个和尚一个道人来相投，不知是老先生甚么亲眷？故本府特来请教。”廖平听了变色道：“老公祖此问甚奇！治生吞居司马，岂不知法度，有甚和尚道人敢来投我？”知府道：“本府亦知无此事，因有人来报，不得前来请问。”廖平道：“既有人报知此事，糊涂不得，倒要屈老公祖暂住，可叫此人来，入去一搜，看个有无，方见明白。

”知府见廖平说话朗烈，料想搜也无用，只得打一恭道：“既没有，转是知府有罪了。”忙忙退回，又唤府役来问道：“这和尚道人你曾亲眼看见么？”府役道：“小人实实亲眼看见。他侍郎人家，深房大屋，就搜也没用。这和尚道人，料不曾出城，只求老爷吩咐四门，添人防守，出入细查，他便插翅也飞不去。”知府大喜，即唤守门人来，吩咐严紧盘信。只因这一盘信，有分数：锤碎玉笼，劈开金锁。欲知后事，待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二回 士卒奉命严盘诘 君臣熟视竟相忘

却说廖平见知府去了，又打听得知府吩咐四门盘诘，心中还是一忧，只得乘夜到西山报知建文。建文大惊，因问程济道：“雀投罗，鱼在网，却怎生能脱去？”程济道：“师自天而坠渊，亦非小事，安能不被一惊？若要保全，还要经历几难。此第一难也。”建文道：“后难且莫问，但不知今此一难，汝有何计，可以脱我否？”程济道：“若无妙计，也不敢请师出亡，也不敢从师远遁了。”建文见程济说话有担当，颜色方才定了。廖平因问程济道：“知府有心四门严紧盘诘，俗人还可改装逃去；三个僧人，到眼即见，怎生隐藏，不知有何妙计？”程济道：“他严紧盘诘，我自有设法，使他不严紧盘诘。”建文道：“既有设法，就可速行。”程济道：“今日甲午，明日乙未，门奇俱不利。只到后日丙申，门是生方，又正值了奇到门，又遇天德，贵人在西矣，保无事。”算计定了，等到丙申前一夜，先吩咐备一只小柴船，将三师藏伏其中，悄悄撑到西水城边伺候。只候岸上报捉住建文了，众水军跑去看时，就乘空

而去。又吩咐草庵中一个僧人，叫他如此如此；又叫几个家人，吩咐他如此如此。众人俱领命去。

等到丙申清早，自扮做一个乡人，亲到西城门边来察听。只见城门一开，早有一个和尚，夹在人丛里慌慌张张，往外乱闯。众门军是奉知府之命，留心要捉建文的。看见有和尚要闯出城，遂一齐上前拦阻盘问。那和尚见有人拦阻，忙转身要跑。众门军看见有些诧异，忙捉住问道：“你是哪寺里的僧人，莫非就是建文帝么？”那和尚惊呆了，口也不开，只是要跑。早有旁边看的人说道：“这是建文无疑了。”这个人只说得一声，又有三四个一齐吆喝道：“好了，捉住建文，你们大造化，都要到府里去领赏了！”众门军认了真，都来围着和尚，连守水城门的军也跑来，围着要分赏，哪里还盘信那只小柴船。那小柴船早已不知不觉撑出水门去了。

建文脱了此难，方知永乐不能忘情，遂一意竟往云南。在路上因问程济道：“你既有道术，又有才智，我命你充军师护李景隆兵北伐时，你为何半筹不展，坐看他们兵败？”程济道：“胜败，天也！当其时，燕王应胜，景隆应败，皆天意也。弟子小小智术，安敢逆天？使逆天而强为之，纵好亦不过为项羽之老亚夫，死久矣，安得留此身于今日，以少效区区。即今日之效区区，亦师之难原不至伤身，故侥幸亿中耳。”建文听了，不胜叹息。

一日，行到夔州地方，见前面树林里，走出一个人来，建文道：“前面来的，莫非是冯口么？”程济举头一看，说道：“正是。”遂上前叫道：“冯兄，我们师弟都在此。”冯口忽然看见，又惊又喜。路上不便说话，就邀四人同往馆中。到了馆中，却是一带疏篱，三间草屋。厅上坐着十数个村童，因有客至，俱放了回去。大家坐定，冯口方说：“自史家别后，回到黄岩，府县见我是削籍之人，为朝廷所忌，凡事只管苛求。我竟弃家来此，以章句训童子为衣食计。只愁道路多歧，无处访问消息，不期天幸，恰逢于此。”建文亦诉说在襄阳廖平家之难，“我今要往云南去，不知他曾被我连累否？我甚放心不下。”冯口道：“师在，则廖平有罪；师既无踪，则廖平自然无恙，又何虑焉？”因沽村酒献师，大家同酌，草草为欢。住了三日，师弟四人方才起身往云南去。在路耽耽搁搁，直到永乐元年正月，方到云南。

果然云南离京万里，别是一天。人看见，只知是三个和尚，一个道人，并没别样的猜疑。故师弟四人，放下心肠，要寻一个丛林为驻栖之地。访知永加是个大寺，遂往投之。那寺中当家的老和尚，叫做普利，看见建文形容异众，又见两僧一道，皆非凡品。又想起昨夜伽蓝托梦，说明日午时，有个文和尚，乃是天降的大贵人，领三个徒弟，要借这寺中栖身，你可殷勤留他，若怠慢不留，定遭神谴。恰好今日午时，果然有师弟四人来投，说要借寓，即时就满

口应允，备斋款待。建文师弟四人，也安心在永加寺寄迹，按下不题。

且说廖平自师脱去，门军捉住他草庵和尚，解与知府。廖平虽叫人与知府辩明放了，却纷纷传说廖侍郎家窝藏建文帝。他着了忙，恐在家有祸，遂弃家只身走出，要往云南寻师。又恐不僧不俗，难以追随，只得向东而走。不期走到会稽，盘缠用尽，资身无策，竟自负柴薪上街货卖，以给衣食。这事且不表。

再说史仲彬与师分别之时，曾约明年三月于襄阳廖平家相会，时刻在心。一到正月尽，即起身往襄阳而来。至三月初三日，方到廖平家里。细细访问，方知廖平为前番之事，已将家眷移住于汉中，自家遁去，不知何方，只留下仆人看屋，以待众人来会。再问仆人：“曾有谁先在此？”仆人道：“只得牛爷在内。”仲彬忙入去相见，各诉别来之情：“不知师曾到云南也不曾？又不知今日之约，能践也不能践？”

过了六日，忽见冯口走来，相见时，细问行藏，冯口说自家行遁在夔州教书，并说了路中逢师，要往云南，留住三日之事。二人又问：“师到云南，不知可有居停之地？又不知今日之约，复能来践么？”冯口道：“自师行后，我不放心。正月中，即到云南去访看。喜得师已安居于永加寺中。说起今日之约，不敢来践。恐旧事复发，故命我来，一者通知众弟子，二者访廖君消息，三者就约诸弟子，明年八月会于吴江，即便作天台之游。”仲彬、景先听了，放开心肠。又过了数日，众弟子俱陆续来到，唯梁良玉不至。再细细访问，方知己物故了，大家感伤了一番。说了师相约之话，方各各回去。唯牛景先留住西山不去，冯口仍回云南，报知诸事。

建文见廖平家中无恙，心中放下，但不知他行遁何处，未免有怀。及听到梁良玉物故，不胜悲涕。自此无事，潜踪匿影在永加寺，过着日子。到了永乐二年正月，建文想起吴江之约，便打点起身。此时冯口已先告回，约于天台相会矣，只与两和尚一道人相伴而行。知牛景先住在西山，要会他同往，故就往襄阳。访知前知府已去，旧事无人提起，遂大着胆，竟到西山来见景先。景先忽见师到，欢喜不胜。建文竟先遣景先，到吴江报信，然后僧道们慢慢而来。将近四安，程济道：“明日辰时，我师又有一难。我四人可拆做四处孤行，方不犯它之忌。若聚在一处同走，未免动人耳目。”建文听了吃惊，忙问道：“此难得免么？”程济道：“不但今日可免，由此终身亦可免矣。但凡大难临身，必身亲历方才算得，若枉道避之，则违天命矣。本可不言，但恐临事师惊，故先说破耳。”到了次日，程济取出两件褴褛旧僧衣，替建文穿在身上，又取一个瓦钵盂，叫他托了，装做沿路乞食之状。又嘱咐道：“若有所遇，切不可惊张退避。”建文点头。四人遂分四路而走，约于前途相会三人不题

单说建文听了程济的话，遂大胆从四安而来。走到市中，撞着一乘大官轿抬到面前，轿大街窄，走不得，只得立在旁边，让官过去。那官轿中的官人，早看见了建文，遂自瞪着眼，将建文熟视。建文因受程济之戒，便不退避，也瞪着眼看那官人。又恰值抬轿的立着换肩，彼此对看了半晌，方才过来。你道此官是谁？原来是都给事胡滢，为人忠厚老成。永乐君因察知建文未死，出亡在外，欲待相忘，又恐他潜谋起义；欲要行文书各处搜求，又念他无家可归；又感他屡诏不许杀叔，倘搜求着了，未免要受杀侄之名。故明敕他访求异人张邈，却暗暗命他察访建文踪迹，若有异谋，急召地方扑灭；倘安于行遁，便可相忘。故胡滢今日遇着建文，见他孤身褴褛，惻惻于心，故一字不问，让他过去，又恐一时被他瞒过，故复往来湖湘十余年，知其万万无他，直至永乐十七年，方才复命道：“建文死灭矣，万不足虑。”永乐信之，故后来禁网渐开，建文得以保身归国，此是后话。且说建文见那官看得紧，未免心中突突。只等那官过去，急赶到前边，寻见两和尚，与程济说知撞见官府醉心看他之事。程济忙以手加额道：“吾师又一难过了。”建文道：“这员官，我有些认得他，却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。”程济道：“师尚认得此官，此官岂有不识师之理。识而不问，亦忠臣也。”建文点头。恐人心不测，遂急急入吴而来。

至八月初九日，船到黄溪，天色将暝，师上岸先行，两僧一道收拾了衣钵，就随在后。师到了仲彬家，因前往久路熟，竟突人前堂。原来仲彬自得了牛景先之信，便朝夕在堂等候。忽见师至，大喜，即款至后堂。不多时，两僧一道也到。仲彬家酒是备端正的，随即献上。师大喜，遂欣然而饮。饮至半酣，忽向杨、叶、程三弟子道：“可痛饮此宵，我明辰当即去矣。”仲彬大惊道：“师何出此言，弟子望师，不啻饥渴，今幸师至，快不可言，即留数月，亦不满愿，奈何限于明辰，岂弟子事师之念，有不诚乎？”建文道：“非也。众弟子之心，可表天日，可泣鬼神，何况于我。我欲速去者，因新主尚苛求于我也。我前日到四安，遇一冠盖显臣，见我注目细看，定然认得。彼虽一时碍于名分，不便作恶，归必暗暗奏知朝廷。若明知我在，必然追求我。无处追求，必波及通臣之家。东南逋臣，第一要数汝，有祸自然先及汝。我之速去者，为汝计也。”仲彬道：“师若忧祸及弟子，弟子自甘之，请师勿虑。”建文道：“留我者，愿我安也。我心惶惶，强留何益？”仲彬默然半晌道：“师即急行，亦须十日。”程济道：“行止随缘，何必谆谆断定。”

建文见仲彬留意殷勤，住了三日，至十三日，始决意往浙。仲彬亦请随行，遂分两路，师与两僧一道四人一路，景先、仲彬一路。既至杭州，恐有人识



认，遂悄悄住在净慈寺内，暗暗与两和尚一道人，以及景先、仲彬，流览那两峰六桥之胜，甚觉快畅。留连了二十三日，方渡造江去，要游天台。不期牛景先忽然患病，不能从行，留在寺中养病，又不期师行后，竟一病不起，奄然而逝。只因这一逝，有分教：往来渐独，道路愈孤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三回 耶水难留再至蜀 西平多故遁入山

话说建文渡过钱塘江，乃是九日。到了重九这日，方登天台游赏。忽见冯口约会了金华、蔡运、刘伸，同走到面前谒师。大家相见甚喜，遂相携在雁宕、石梁各处，游赏了三十九日，方才议别。蔡运不愿复归，也就视发，自号云门僧，留住会在稽云门寺。冯口、刘伸、仲彬各各别去，建文依旧同两僧一道，从旧路而回。

一日行到耶溪，因爱溪水澄清，就坐在溪边石上歇脚。建文忽远远望见隔溪沙地上，坐着一个樵夫，用手在浅沙上划来划去，就象写字一般，因指与他三人道：“你们看，隔溪这个樵子的模样，好似廖平。”三人看了，说道：“正是他。”程济因用手远招道：“司马老樵，文大师在此。”那樵子听见，慌忙从溪傍小桥上，转了过来。看见大师，便哭拜道：“弟子只道今生不能见师，不料今日这里相逢！”建文扶他起来，亦大恻道：“我前日避难逃去，常恐遗祸于你。后冯口来报知汝家无恙，我心才放下。但不知你为何逃遁至此？”廖平道：“知府捉师不着，明知是我放走，无奈不得，却暗暗申文，叫抚按起我做官，便好追求。我闻知此信，所以走了。”建文道：“我前过襄阳，打听得知府已去任。汝今回去，或亦不妨。”廖平道：“弟子行后，家人已报府县死于外矣，今归岂非诬君？”建文道：“汝若不归，则流离之苦，皆我累你。”廖平道：“弟子之苦，弟子所甘，师不足念。但师东流西离，弟子念及，未免伤心耳。欲留师归宿，而茅屋毫无供给，奈何，奈何！”建文听了，愈觉惨然，遂相携而行，直送三十里，方痛哭分别而去。建文师弟四人，向蜀中而来。

到了永乐三年，要回云南，行至重庆府，觉身子有些不爽，要寻个庵院，暂住几日，养养精神，方好再行。因四下访问，有人指点道：“此处并无大寺院，唯有向西二里，有一村坊，叫做善庆里。里中有个隐士，姓杜名景贤，最会在佛面上做工夫。曾盖了一个庵儿，请一位雪庵师父，在内居住。你们去投他，定然相留。建文师弟听了，就寻善庆里庵里来。走到庵中，叫声雪庵，雪庵听见，因走出来，彼此相见，各各又惊又喜。你道为何？原来这雪庵和尚，是建文帝的朝臣，叫做吴成学，自遭建文之难，便弃官削发为僧，自称雪庵。恐近处有人知觉，遂遁至四川重庆府住下，访知善庆里杜景贤为人甚有道

气，因往投之。杜景贤一见，知非常人，因下榻相留，朝夕谈论，十分相契，遂造一间静室，与雪庵居住。当日出来，与建文相见，各各认得，惊喜交集。建文道：“原来雪庵就是你。”雪庵道：“弟子哪里不访师？并无消息，谁知今日这里相逢！”因以弟子礼拜见了，又与三人见礼。就请师到房中，各诉变后行藏，悲一回，感一回，又叹息一回。建文住了几日，因见庵门无匾额，又见案有观音经，因写了“观音庵”三个大字，悬于庵前。杜景贤闻知庵中又到了高僧，便时时来致殷勤。建文因住得安妥，便住了一年。直到永乐四年三月，方才别了雪庵，又往云南。

到了云南，建文问程济道：“我今欲投西平侯沐晟家去住，你以为何如？”程济听了，默然半晌，方说道：“该去，该去，此天意也。”建文着惊道：“汝作此状，莫非又是难么？”程济道：“难虽是难，却一痕无伤，请师勿虑。”建文道：“事既如此，虑亦无用。但他一个侯门，我一个游僧，如何入去与他相见？”程济道：“若要照常通名请谒，假名自然拒绝，真名岂不漏泄，断乎不可。我看这四月十五日巳时，开门在南，太阴亦在南，待弟子用些小术，借太阴一掩，吾师径入可也。”你道建文为何要见沐晟？只因这沐晟，乃西平侯沐春之弟。建文即位时，沐春卒，沐晟来袭爵，建文爱他青年英俊，时时召见，赐宴赐物，大加恩礼，有此一段情缘，故建文想见。这日听见程济说得神奇，不敢不听。等到十五日巳时，果然见沐晟开门升堂，遂不管好歹，竟闯进门来。真也奇怪，就像没人看见的一般，让他摇摇摆摆，直走上堂，将手一举道：“将军请了，别来物是人非，还认得贫僧么？”沐晟见那僧来的异样，不觉心动。再定睛细看，认的是建文帝，惊得直立起来。一时人众，不敢多言，只说一声：“老师几时到此？”就吩咐掩门，叫人散去。将建文请入后厅，伏地再拜道：“小臣不知圣驾到此，罪该万死！”建文忙扶他起来，道：“此何时也，怎还如此称呼？此虽将军忠不忘君之雅意，然祸害相关，却非爱我，切宜戒之。”沐晟受命，亦作师弟称呼，就留师在府中住下。

不期此时安南国王胡整不靖，永乐差严震直作使臣，到云南诏沐晟发兵往征。宣过了诏书，到第二日，要回朝复命，来辞沐晟，忽看见一个和尚走进去。沐晟便吩咐掩门，不容相见。此时建文做和尚，出亡在外的消息，已有人传说在严震直耳朵里，今日又亲眼看见，怎不猜疑到此，遂趋近沐晟，低低说道：“犬马之心，正苦莫申；今幸旧君咫尺，敢望老总戎曲赐一见。”沐晟听了，假惊道：“旧君二字，关祸害不小，天使何轻出此言？”严震直道：“老总戎体要忌我，我已亲眼看见。同是旧臣，自同此忠义，断无他念。”沐晟暗想：“他看见是真，若苦苦推辞，恐不近人情，转要触怒。”只得低低说道：“天使既念旧君明此，自同此肝胆，同此死生，但须谨慎。”遂入内与建文

说知，随引震直入见。震直入到内厅，看见建文一个九重天子，今为万里孤僧，不胜痛楚，因哭拜道：“为臣事君不终，万死，万死！”建文亦泣道：“变迁改革，此系天命，举国尽然，非一人之罪。今还恋恋，便足断迹夷齐。但须慎言，使得保全余生，则庶几无负。”震直听了，哽咽不能出声，唯说道：“臣愧其无辞，但请以死，明心而已。”遂再拜辞出，归到旅舍。忽忽如有所失，竟吞金而死。

地方官见使臣死了，自然备棺衾收殓，申交上司。上司自然奏闻天子。沐晟听知，暗暗与建文商议道：“震直一死，固是灭己明心之念。但死得太急，地方官奏报朝廷，朝廷未免动疑，又要苛求。虽昨日之见，无人得知。但府中耳目众多，不可不防。况晟今又奉诏南征，师居此地，恐不稳便。”建文道：“汝言是也。”因问程济，程济道：“居此者，正师之一难也。今虽已过，自宜远隐，以避是非。”师方大悟，遂别沐晟出来。又问程济道：“出便出来了，却于何处去隐？”程济道：“隐不厌山深。弟子闻永昌白龙山，僻在西围，甚是幽邃，可到那里，自创一店，方可常住。”建文道：“此言有理。”大家遂同至永昌白龙山，选择了一块秘密之地。此时因有沐晟所赠，贤能二和尚，遂伐木结茆，造成一座小庵，请师居住。

到永乐五年七月间，住了一年有余，虽喜平安，却不抄不化，早已无布无食，渐近饥寒。程济无奈，只得出来四下行乞。一日行乞到市中，忽遇见史仲彬，两人皆大喜，仲彬忙问道：“如今师在哪里？”程济道：“师如今在白龙山上，结茆为庵，草草栖身。你为何独身到此？”仲彬道：“我非独身。我因放师不下，遂约了何洲、郭节、程亨同来访师。料师必在云南，故相伴而来。因路上闻得朝廷遣都给事胡濙，往来湘湖云贵，秘密访师。故我四人不敢作伙招彰，夜虽约了行，当日里则各自分行。这两日，因我寻不着，正苦莫可言。今幸相遇，方不辜负我心。”说罢，就引程济到寄宿之处，候何洲、郭节、程亨。三人齐归了，与程济相见过，算计夜行。此时是七月十八夜，月上皎洁，彼此相携出门。上下山坡，坐坐行行，直行了二十余里，方到庵前。天已亮了，程济叩庵，应能和尚开门，看见仲彬四人，忙入报师。仲彬四人，亦随人而拜于榻前，建文喜而起坐榻上。众人问候了一番，各各泪下。随即取出礼物献上，建文一一收了。自此情兴颇畅，因率仲彬等四人，日日在白龙山游赏以为乐。住了月余，四人要辞去，建文不舍。许何洲、郭节、程亨三人先行，又留仲彬住到永乐六年三月，方许其行。到临行日，建文亲送，痛哭失声，再三嘱咐道：“今后慎勿再来。道路修阻，一难也；关津盘洁，二难也；况我安居，不必虑也。”仲彬受命而去。建文在庵中，住过了两年，乃是永乐八年。这两年中，众弟子常常来问候建文，不至寂寞。一日说道：“想我终身，只合投

老于此处。”程济笑道：“且住过了一年，再算计也不迟。”建文惊问道：“为何住过一年，又要算计，莫非又有难么？”程济笑而不言。不期到永乐九年，地方报知府县说：“白龙山庵中，常有不僧不俗之人，往来栖止，或歌或哭，踪迹可疑。恐害地方，求老爷作主。”府县听了，竟行牌地方，叫将白龙山庵拆毁。只因这一拆毁，有分教：困龙方伏地，惊雀又移巢。不知后来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四回 忠心从亡惜身亡 立志逊国终归国

话说地方看了牌文，立即将白龙山庵拆毁。建文大惊，急问程济道：“你旧年曾说‘且住过一年再看’，今果住了一年，就被有司拆毁。你真是个神人！莫非还有大难么？”程济道：“即此就是一难。已过了，师可勿忧。”建文道：“难虽过了，而此身何处居住？”程济道：“吾闻大理浪穹，山水比白龙更美，何不前往一游。倘若可居，再造一庵可也。”建文大喜。师弟四人收拾了，竟往浪穹。到了浪穹，登山一览，果然山苍苍，林郁郁，比白龙更胜。两僧一道见师意乐此，遂分头募化，草草盖造一庵。不消一月，早已庵成。建文安心住在庵中。不期到永乐十年二月，而应能和尚竟卒矣；到了四月，而应贤和尚亦亡矣。建文见贤能两弟子，一时俱死，大恸数日，不忍从僧家火化，遂命程济并葬于庵东。过了月余，无人相傍，只得纳一个弟子，取名应慧。到十一年九月，因应慧多病，又纳个弟子，取名应智。到十二年十月，应慧死了，又纳个弟子，取名辨空。到十三年四月，同程济出游衡由，闻知金焦、程亨、冯口、宋和、刘伸、郑洽、黄直、梁良玉皆死了，不胜悲伤，无意游览，遂回庵中。到十五年二月，又别筑一个静空于鹤庆山中，时常往来。忽雪庵和尚的徒弟了空，来报知前一月其师雪和尚死了，建文大哭一场。自此之后，想起从亡诸臣，渐渐凋谢，常拂拂不乐。直到十七年四月，在庵既久，忽想出游。又同程济先游于蜀，次游于粤，后游于海南，然后回来。到十九年十二月，不喜为僧，蓄起发来，改为道士。到二十年正月，命徒弟应智、辨空，为鹤庆静室之主，自与程济别居于淶泉。到二十一年，建文又动了游兴，遂与程济往游于楚。此时二人俱是道装，随路游赏，就在大别留住了半年有余。到二十二年二月，因想起史仲彬，一向并无音信，就随路东游，按下不题。

却说史仲彬自戊子年谒师东还之后，日日还思复往。忽被仇家将奸党告他，虽幸辩脱，却不敢远行。到今甲辰年，相间十七年，不知师音来，心愈急切；又闻新主北狩，已晏驾了；革除之禁，渐渐宽了，遂决意南游访师，竟往云南而来。一日行到湖广界上，因天色晚了，住一旅店投宿。主人道：“客人来迟，客房皆满，唯有一房甚宽，内中只两个道者，客官可进去同住罢？”仲彬入房，看见两个道人，酣睡床上，忙上前看时，恰一个是师，一个是程济。欢

喜不胜，因自通名道：“史仲彬在此！”建文与程济梦中听了，惊而跃起，看见仲彬，满心欢喜。建文问道：“汝为何到此来？”仲彬道：“违师十七年，心中不安，故欲来问候。不知师将何往，又为何改了黄冠？”建文道：“我东游正为思汝，改黄冠亦无他意，不过逃禅，久而思人道耳。”仲彬又问：“贤能二师兄，何不同来？”建文道：“他二人死已十余年了。”仲彬听了，不胜感伤。又说道：“师可知新主北狩回銮，已晏驾于榆林川了？”建文闻言，喜动颜色道：“此信可真么？”仲彬道：“怎么不真？弟子从金陵过，闻人传说太子即位，已改元洪熙矣。”建文听说是真，因爽然道：“吾一身释矣。”到了次日，即相率从陆路东游。因偕行有伴，一路看山玩水，直至十一月，方到吴江，重登仲彬之堂。仲彬忙置酒堂上，程济东列，仲彬西列，相陪共饮。忽仲彬有个叔祖，叫做史弘，住在嘉兴县，偶有事来见仲彬，在堂下窥见，忙使人招出仲彬，问道：“此建文帝也，我要一见。”仲彬还打算瞒他，说道：“不是。”史弘道：“你不须瞒我，帝在东宫时，我即认得了。后来我家当抄没，若非天恩赦了，我死无所矣。不独君臣义在，文，恩主也！今幸瞻天，安敢不拜。”仲彬不得已，报知建文，史弘进拜堂下。拜毕，即命坐于仲彬之上，就说：“所曰感恩之事，建文不胜感激。”四人饮至夜深而止。

住了数日，建文欲起身往游海上，史弘道：“弟子才得面师，不忍即别，愿随行一程，以表拳拳。”仲彬亦要随行，建文不欲拂其意，只得允了，遂行到了杭州方辞。史弘、仲彬回去，只同程济渡过钱塘江，直到南海，礼过大士，方才从福建、两广回到涿泉。此时已是洪熙元年六月。洪熙又晏驾，又是太子即位，改元宣德。建文闻知，说道：“吾心可放下矣。”

到了宣德二年，建文又将发剃去，复移居鹤庆静室中。忽闻赵天泰、梁田玉、王资、王良皆死了，不胜悲恸。到宣德三年正月，又闻知史仲彬，为仇家讼其从亡之事，竟以此累死，又恸哭不已。到了十月，游行汉中，遇见廖平之弟廖年，报知廖平已于元年死于会稽山中。未死之前，曾寄书家中，叫将他妹子配与太子文奎为室。今已成亲三年矣。建文听了，又大恸不已。想起从亡诸臣，死去八九，竟神情恍惚，中心无主，又蓄发出游。自此以后，东西游行，了无定迹。直到宣德八年，朝廷因奸僧李辇反，就下令：“凡是关津，但遇削发之人，即着押送原籍治罪。”建文闻知，又还涿泉。到宣德十年，闻知何洲、蔡运、梁中节、郭节、王之臣、周恕又俱死了，心下更惊惕不安，因谓程济道：“诸从亡皆东西死矣，我不知埋骨何所？”程济道：“叶落还是归根。”建文道：“可归么？”程济道：“事往矣，人老矣；朝代已换矣，恩怨全消矣；天下久定矣，何不可归？”建文自此遂萌归念。到正统二年，又削发行游。

到正统五年庚申，建文年已六十四，遂决意东归。命程济卜其吉凶。程济卜完道：“无吉无凶，正合东归。”建文遂投五华山寺，登梵宫正殿，呼众僧齐集，大声说道：“我建文皇帝也，一向行适于此，今欲东归，可报知有司。”众僧听了皆惊，忙报知府县，不敢怠慢，因清至藩司堂上。建文竟南面而坐，自称原姓名，追述往事：“前都给事张瑄，名虽访张邈，实为我也。”府县不敢隐，报知抚按，飞章奏闻。不多时，有旨着乘驿道至京师。既到京师，众争看之，则一老僧也，诏寓大兴隆寺。此时正统皇帝，不知建文是真是伪，因知老太监吴亮，曾经侍过建文，遂命他去辨观真假。吴亮走到面前，建文即叫道：“汝吴亮也，还在耶？”吴亮假说道：“我不是吴亮。”建文笑道：“你怎不是？我御便殿食子鹅，曾掷片肉于地，命汝舔吃，你难道忘了？”吴亮听说是真，遂伏地痛哭，不能仰视。建文道：“汝不必悲，可为我好复命。说我乃太祖高皇帝嫡孙。今朱家天下正盛，岂可轻抛骸骨于外？今归无他，不过欲葬故乡耳。”吴亮复命后，恐不能取信，遂缢死以自明。正统感悟，命迎入大内，造庵以居。厚加供奉，不便称呼，但称老佛。后以寿终，敕葬于北京西城外黑龙潭北一邱，一碑碑题曰“天下大师之墓”。因礼非天子，故相传言之西山不封不树。此时从亡二十二臣俱死，唯程济从师至京，送入大内，方还南去，不知所终。程济当革除时，与魏冕言志，魏冕道：“愿为忠臣。”程济道：“愿为智士。”今从亡几五十年，屡脱主于难，后竟致主归骨，自称智士，真无愧矣！后人览靖难逊国遗编，不胜感愤，因题诗叹息道：

风辰日午雨黄昏，时势休教一概论。

神武御天英烈著。仁柔逊国隐忠存。

各行各是何尝悖，孤性孤成亦自尊。

反复遗编深怅望，残灯挑尽断人魂。